《天方正学》

例言

正学原有经典，因典帙浩繁而兼学西经者，骤难晓畅经义，兹译其紧要，人所不可不知者。譔着简易便于诵读，并会通儒书，详明注释，尤易于讲究，如必欲求其全，则于经典考之，书有经文，有解释，有大注，有小注，除集儒书原文，余皆天方经语。

书有纲目，经文为纲，注文为目，句读分析，先诵其纲，次读其目，讲究经义，字字推祥，祥审玩索乃必有得。

是书天方之语，汉字译而成文，如译经述事，则为可译者，若人名、地名。有不可译者，只可借音译之，如穆斯林，谓西方学者则斯当音思，林读去声便合，音义兼译，如母明，谓忠信之士，母字译音，明字则音义兼译，谓非认主赞圣明道之士则非母明也。

是书额录平上去入，木字亦加圈破必须审音读之，庶不误于音义。如明通之士不必圈破自知平上去入之宜，但半通者多，若不圈破，恐误认其字岂但误读其音哉。

是书凡言穆罕默德或称贵圣或称至圣，有三界分别，三界者先天，中天，后天也，罕格欲造化天地万物显穆罕默德为勒梳理，罕格贵其能为天地万物之灵光是故以先天言则称贵圣，未有天地之先尤当称贵圣，故阿丹以后皆以先天称穆罕默德贵圣，迄五十世穆罕默德本名出世，是谓中天，自满克迁移麦地那着《古尔阿仪》教化各国，始称至圣，若谓穆罕默德灵光为万物之灵根则谓后天也，以先天贵圣称之，

不以至圣称之，称西方至圣者，以与东方至圣有别也。

是书最为简略，而与前代舆王公及介廉刘子诸先觉之书，则理合道同，解说无异，惟借字译音处大同小异，合乎经典语音而已，如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灿然明备者，概不重出，以省繁渎，如五事之宜，教规之备，有典礼详明，有五功释义，则予不多赘，予所译所注，惟以简而明之，易于诵读而已矣，明人哲士，玩索其经，会通其义，无不小补云。

《天方正学》序

夫我清真正教，始于人祖阿丹，阐自穆罕默德至圣，理得宗正，道有是学而究之实发源于天方，厥后真传授受，代不乏人，前明代舆王公，国朝介廉刘子，乃相继解说经义，各着有汉克他补，今子义篮子者，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考证详明，译解精细，着成天方正学一书，概心存古道欲使人不囿于奇异，不惑于虚无，须知大典大经尽是三纲五常之大学也，因谆谆然嘱余作序，余不揣固陋，细加磨勘，校正无讹，愿我同人，当以是书做一合参典则，凡专尚经义者，兼可以习汉文，止习汉文者，亦能以通经义，则于子义子循循善诱之苦衷始不负矣，况是书之作，言近旨远，言简意赅，固不可以文害词，尤未可以词害意。将来流传中外，其有益于吾道不少也，则伊斯俩目庶渐兴而渐盛焉，是为序。

咸丰辛酉孟秋燕都王崇名守谦氏拜书。

《天方正学》序

天方之教来此中华，启自隋唐之际，其前所述之原始，亦如太史公序三皇以来所云尔，子独喜其教之纯正，而不背于先圣之旨者，故于蓝子天方正学之书而有序焉，予少赖蒙读儒氏书，不得其传，殆及壮而老矣，少有所得，愿以才疏学浅，近亦无甚进境，蓝子以此编示余，颇能自遵其教，而有以法明其先圣阿丹与穆罕默德者，其为功于回教固不小也，蓝子深通儒书，岂知更多浹洽而不鄙，予之所言，则其见理亦不可及矣。

穷维国朝之清书，先帝创之，而巴克什，图海纂成焉，清文之始，出自蒙古，蒙古之字出自畏吾，畏吾之字，出自天方，而天方字母，固西北文字所由先也，第其疆域各殊，语音互异，自有时势变迁，所不得不然者矣，考伏羲氏之六书，其源亦本于天方字母而变化之，虽形音不同，而理无不同，兹正学一书，循流溯源，备祥字母分合出音，于诸学者知所自来，至于天方典礼所载言行一切，此书可与相辅而行，而予检阅两书，实皆与吾儒相表里，有秩然其不紊者存，而其精蕴则俟乎其人，天下有惑异端，而有殴若堂等教者，非特回教所不齿，亦吾儒所深恶也，回儒之教人以善，固同此理哉，予不揣固陋而为之序。

大清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桂月穀旦。

诰授中宪大夫刑部广西司主事湖广司行走加二级随带加二级新安俞曰政谨序。

《天方正学》序

从古天壤有正道，而后有正学，有正道而正学以立，有正学而正道以明，学也者，所以适于当行之道也，道率于性，学则穷理以尽性，道原于主，学则尽人以合主，事盖尽人可为，功非一蹴可几，第循序渐进，资深逢原，在善学者深造而自得之耳，煦着此天方正学为汉克塔布，以吾人寄居东土凡讲经论道，只凭西经《古尔阿仪》，苟能神而明之，则大而纲常伦理，小而日用饮食，上而文武圣神，下而匹夫匹妇，皆可尽其性，以尽万物之性学到位，天地育万物境地亦不为难，而世人于回儒往往分视之而未能参观，良由不明天方经义，以致见少多怪，岂知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是以不揣固陋。于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末，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煦不敏，未窥斯道之高深，然不敢以生质愚柔自安于无知无能，惟是勉勉循循，深思默悟，聊为综厥始终，究其真而清其源。以冀发明先天已有之道，后天既有之理，启常人不悟之蒙，勉中人参悟之学，如斯而已矣。

至儒易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者，要皆不外乎此。然后知天方经典，洵吾人根本之学也。吾人自隋唐时入兹东土迄今千二百余年守善行道，莫不各安本业，谓非正学之明证欤，是为序。

大清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孟春月蓝煦子义氏敬谨译于武昌官署并序。

天　方　道　统　图

天地开辟首出阿丹传至穆罕默德六千一百余年

阿丹传至施师传至努海传至易卜拉欣传至伊斯玛依和伊斯哈格传至叶尔孤白传至穆萨传至达吾德传至尔萨传至穆罕默德（有集大成着《古尔阿仪》）

阿丹生众男女，皆成配分派，各立一国，惟施斯好道，阿丹道统授予施斯，施斯授努海，努海授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授伊斯玛依，伊斯玛依授其弟伊斯哈格，伊斯哈格授叶儿古柏，叶儿古柏授穆萨，穆萨授达吾德，达吾德授尔萨，尔萨辞世，不得其传，纪纲堕，异端起，六百年，至圣穆罕默德出，集大成着《古尔阿仪》天经，为万世道学正宗，盖各圣出，道如月夜之明，而至圣出，道若日午之光，后代络绎不绝，无一不本至圣之知，即无一不本至圣之道，而代代相承，永万无替者，莫不为此十一代子孙，递心传于其间，而无非几兹道统也。

天方道统述

昔者，天方道统，始于人祖阿丹，自阿丹大圣传至穆罕默德至圣，为道统十一代，若其世统，自阿丹迄穆罕默德乃五十世，其六千一百余年，厥惟灵光道脉，原世世相承者，第授受道统，仅兹十一位，故尔萨大圣迄穆罕默德至圣六百年而道统未传者，因不得其人也，迨穆罕默德出，而道始复传，考其世系，乃尔萨是穆罕默德孙辈，然大道传流，无亲疏尊卑之挟，无偏无倚，至公至正者，生而知而相断道统授受之际，无妄无勉，实学真传，亦叮咛告诫，固正大光明也。

真　一　隐　显　图

真一本光，原有无始，清静无形，至大至能。数一灵光，两仪犹弓，主圣相依，不即不离，因主大命，乃为一本。

四本元气，合为混沌，四元凝结，以钟五行，六合天地日月为九天，人祖身具呼吸，呼吸之性，真主之命也。

真一：主　数一：大命　四本：混沌　九天：　人祖：呼吸

清浊显然图

清谓鲁尔哈即灵光

浊谓嘎莱布即浊体

清体：性命　浊体：呼吸

真主真光为真一，灵光为数一，真一显数一，数一隐真一，隐显为两仪，曰命，曰性，主圣相依，不即不离，即俩依俩海，印兰拉忽，穆罕默德勒苏伦拉希，须臾不离也，盖主圣两仪之相依，譬如两弓之共一弦也。古人曰：天之道犹张弓乎！此之谓也，煦曰：凡为物莫非该道之器也，道该于厥中，故道不离乎中也。

真一静而为阴，动而为阳，阴阳合而两仪生，四本之元，造化阿丹，元元造化而成体，两仪中具，而成性，性具仁、义、礼、智、信，诚则形，形则动，动而灵，谓之人，名曰阿丹，为天下万世人人之始祖，故曰：人祖，圣哲生而知，知当躬浊体中所具清体，曰天命在朕，朕明俩依俩海，印兰拉忽，穆罕默德勒苏伦拉希，天道幽行，胥于是乎知之矣。

灵　光　降　升　图

灵真动静，二气变化，降升屈伸，造化缘因灵机先天来降。

降而升，屈而伸，荣而枯，寂而有，元化周流后天复升。

大命——先天降命，复命归真，圣哲——己私降品，克己复礼，贤哲——好欲降品，好义行善，愚者——不知不觉，罪业——降而下之，昆虫——变而化之，草木——性命归之，元气渣滓——元气升之。

水风火土——真气着之，金石草木——灵光动之，昆虫鸟兽——清浊皆升。人——好学爱教——贤人——切磋琢磨。圣人——聪明睿知。大命（返回原初）

灵光降升说

灵光降升者，主圣隐圣显之也。真主降命为仁，曰人，故人者，仁也。仁本二人，仁原天理，聪明睿智之谓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允执厥中，德行为仁，浑是天理。一尘莫染，克复归真，党存己私而忘公道，道几难矣。如贤尚能克己复礼，渐？圣域，仍复圣品无难，如好欲染汗，渐生贪心，犹践败身俗事，可不谓愚者乎？愚而思，齐乎贤，好义行善，固守真一，本固而知识渐开，犹可品升贤哲，愚昧自是，欺弱辱贤，人面兽心，作孽为匪，终于罪业不足恤也，真主普慈今世，不分贤愚，独慈后世，专为穆民，所谓断不慈悯非人，非则降多灾海罪业，知识启矣，品遏论焉。

注：译真主普慈今世不分贤愚，谓见在今世之人，贤愚善恶，皆受真主慈悯宽恩，事或遂其谋为，既死，则善者贤者升而上之，大恩小恩及之，恶者愚者降而下之，大罪小罪折之，因其所行所为报之至公，谓独慈后世专门穆民，谓长远受恩者惟独穆民也，译为穆民，忠信之士也，译多灾海，罪狱也。

降而下之，昆虫鳞介，变而化之，草木萌芽，然造化生物，各具真一之理于阴阳之气，虽昆虫草木，各具其气以生，各因其理以成，凡百物之真，百味之良，归之溟涬，而溟涬元气，虽曰后天，后先天者也，是真一之气也，在干曰真阳，在坤曰真阴。乾坤配德，阴阳合

而两仪具矣。四元升而四本生矣，风火水土集义于气，气着而草木金石形矣。草木金石禀赋真一元气，乃具数一灵光。灵着而动，动则变，变而昆虫鸟兽形矣，盖无一不具明灵之光，无一不升腾于人也，人类气质参差，敏而好学者，学道受教品渐升，光渐明，是为贤人，尤切磋琢磨，盖道学之实，曲能有诚，诚则明，明则圣，圣人天道为本业，聪明睿智，无为有守，性体圆明，曰鲁哈尔至高与真主无间矣，谓发体哈全美矣。



罕格运元说

稽古未有天地之先，惟有真一罕格，乃清净本然有质无形，极清极静，罕格真一静极而动，动有阴阳之义，显数一有质有形之光。即有天地人物先天矣。此即先天贵圣穆罕默德灵光。灵光五凤，中具两

仪，内有五德，以备五质，外有五色，以备五行。先天五质极大，分大阴大阳，则为阴为阳，为十大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甲与乙合化土，乙与庚合化金，丙与辛合化水，丁与壬合化木，戊与癸合化火，天干大阴大阳之相合，所化是先天之五行也。

斯先天五行极大，化少阴少阳，则分阴分阳。为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子与丑合化土，寅与亥合化木，卯与戌合化火，辰与酉合化金，巳与申合化水，午与未合化土。地支少阴少阳之相合，所化即后天之五行也。然后始有混沌，贵圣穆罕默德灵光隐白哈领略呼海中三千年，是子丑两支寅初罕格于阿尔实。立二十八宿，阿尔实为天梁，二十八宿为天柱。

罕格于是运行真一之元，以一千五百年行一支，分上中下为三元。上三元，中三元，下三元，谓九宫为会一万三千五百年为统。九宫显然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然而五黄在中央正中即罕格主运八方，是为天道。

上三元五宫黄道运会也。上三元之一宫，在大阴照临之处是为人道。中三元八宫白道运会也，中三元之二宫，在坤位昏暗之处，是为地道。下三元二宫黑道运会也，下三元之三宫尽天地之气矣，其寅初分天地所显日月星辰，所行至是而已，其日月星辰或上行或下行或左旋或右转，皆罕格运行之机也。

罕格真一之元，儒称干元，谓干曰天。干元会支辰曰坤曰宫，支辰附干元曰地曰支，支者枝也，以天干为干，地支是其所出，故谓之枝。夫干枝本末，皆罕格真一也。大哉干元，乃罕格动静之道也，罕

格真一原有无始，永远无终者，原有即其静。动即运行时景，静则隐而无迹，动则显而形有质（有质有形之光也）。有形所以见其运行，运行所以显出万物（有质有形之物也）。静极而动，动极而静，一定之理，罕格前定之理，经云：泰格迪尔，前定也。运行一统之终，即其动极也。动极而静，必有之理。静极复动，亦必有之理。若谓静极不复动，永终斯局不复生，则碍永远无终之。经云：夫罕格运无极，开于寅闭于戌者，真一主显太极，运于寅极于戌也。子复其元，丑胚胎万有，寅则大运行，亥则休息而静焉。罕格运元悠远，故静极而复动，亦如故矣。即经所云，罕格真一主宰，永远无终者也。日月晦而复生光，星辰陨而亦可复。混沌分而水清火现。山岗亦渐出，草木亦复生矣。见在上上统，中中元时景，所有劫数上古人稀，千余年一劫，中古人稠，五百年一劫，下古年未远而劫又临，其劫数无定限者，吉凶人自为，古人为善者多，后人为恶者众，夫罕格福善祸淫，权衡至公，善则转祸为福，恶则除福降祸。吾人可不体真主仁爱万物，而敢自罗于劫乎，甚可畏也。

上　统　上　上　元　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上上元，黄道运会，其时在寅，兹一千五百年，气运尚静，日长夜永，先天贵圣穆罕默德灵光首出大圣人名号阿丹，居克尔白，身长两丈，寿一千五百岁，得好娲配为夫妻，产男女一百四十五人，相继配成，各夫妇分土七十二国，命其各于国中

徧传子子孙孙，惟其长子施斯好道聪明睿知，承继天方道统，劝各遵行伊斯俩穆，世居克尔白，千数百余年得努哈而授之修真归真，寿一千三百岁。

上统上中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上中元，白道运会，其时在卯，兹一千五百年，气运正行，天道犹缓，天方努哈大圣人出世居克尔白，身长一丈五尺，寿八百余岁，聪明睿知，承继天方道统，兼为天方国皇王，生子三人，长撒穆，中哈穆，少伏羲，其时七十二国皆遭洪水之难，惟努哈大圣预知，备造船只，率其三子及臣工七十余人得渡登舟，继而洪涛渐消，复降船只，命撒穆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治中土，都于满克即昆仑之阳为天方国也，命哈穆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治西土，都于欧罗巴，昆仑西去十二万里顺流西下也，命伏羲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治东土都于赤泥阵，昆仑东来十二万里顺流东下也，伏羲制易，着六书，因天干地支造甲辰以定岁时，建寅为岁首，为太昊皇帝，道传阴康，封之为神农，乃继位为炎帝。

上统上下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上下元，赤道运会，其时在辰，兹一千五百年气运萌动，水火用事，人身丈余，寿五百岁，亦三四百岁不等，天方国大圣易卜拉欣，伊斯玛依，伊斯哈格，耶尔孤白，皆着经授受道统，赤泥国黄帝颛帝尧舜帝，禹王汤王相继治世，为皇王，立法则义，制因太具皇帝之道统而为道者因其易以着运山复着归藏，因历元以作甲子，盖甲历运寅而甲子运子也，颛帝以孟春为元以纪元，尧帝

宗之，禹王以年称岁，建寅月为岁首，汤王以岁称祀，建丑为正月，亦法伏羲氏之道为道，伏羲天方之道，自昆仑发源而来也，道授神农而黄帝得之尧舜禹汤继之。

上统中上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中上元，白道运会，其时在己，兹一千五百年，气运正动，生识生智，人身九尺，寿二百岁至百余岁不等，天方国大圣穆萨达吾德尔萨皆着经授受道统，赤泥国大圣文王周公孔子着周易以明天道，老子着道德经曾子着大学礼记以言人道，子思着中庸以言至道孟子继之矣，皆相继伏羲之道统也，周建子之月为岁首，祀复称年，孔子欲行夏之时迄汉初始行也，夏之建寅复太昊之建寅也，建寅为是者运元始于寅故也。

上统中中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中中元，紫道运会，其时在午，兹一千五百年，气运极动，万物全备，上五百年人身八尺，寿百岁，天方至圣穆罕默德穆斯塔珐出，集大成着古勒阿尼，教及万国，各国朝觐天天，赤泥皇王唐太宗遣僧西往取经未遂，复遣大臣石堂往天方朝觐请经，穆斯塔珐命旺嘎思大人带随处三千士护送天经而来，贞观六年，太宗留回使驻留长安，讲经授道，中五百年，人身七尺尤奇，寿九十余岁，天方大贤哈桑侯赛尼德憨白色里默穆都知克勒门腊布萨英祖师代舆真人相继解说古勒阿仪，儒教周濂溪邵康节相继传道解说易经，二程子朱子相继注解周易，下五百年，人身七尺，寿九十岁，天方大学士马真刘介廉安道祖李真人杨道祖傅真人相继讲经授道迄今之时也。

上统中下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中下元，白道运会，其时未，兹一千五百年，气运乱动，百物消乏，上五百年，人身六尺有奇，寿八十余岁，中五百年，人身六尺，寿八十岁，下五百年，人身五尺有奇，寿七十余岁。

上统下上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下上元，黑道运会，其时在申，兹一千五百年，气运稍差，天文失度，上五百年，人身五尺寿七十岁，中五百年，人身四尺有奇，寿六十余岁，下五百年，人身四尺，寿六十岁。

上统下中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下中元，碧道运会，其时在酉，兹一千五百年，气运错乱，星亦晦陨，上五百年，人身三尺有奇，寿五十余岁，中五百年人身三尺寿五十岁，下五百年，人身二尺有奇，寿四十余岁。

上统下下元图

罕格大哉真一之元上统下下元，绿道运会，其时在戌，兹一千五百年，元气将尽，日月晦暗，上五百年，人身二尺，寿四十岁，中五百年，人身一尺有奇，寿三十有余，下五百年，人身一尺，寿三十岁，三十日世尽，以此也天地之气而草木枯死，日月无光亦弗能行。

罕 格 运 元 之 元

三月：清明执事天仙伏羲，二月：惊蛰执事天仙施师，

正月：立春执事天仙阿丹，正月：雨水执事天仙好娲，

二月：春分执事天仙努海，三月：谷雨执事天仙神农。

罕 格 运 元 之 亨

六月：小暑执事天仙穆萨，五月：芒种执事天仙伊斯哈格。

四月：立夏执事天仙易卜拉欣，四月：小满执事天仙伊斯玛依。

五月：夏至执事天仙叶儿古柏，六月：大暑执事天仙鲁特

罕 格 运 元 之 利

九月：寒露执事天仙尤努斯，八月：白露执事天仙苏莱曼。

七月：立秋执事天仙达吾德，七月：处暑执事天仙优素福。

八月：秋分执事天仙易得利斯，九月：霜降执事天仙叶哈雅。

罕 格 运 元 之 贞

十二月：小寒执事天仙宛嘎斯

十一月：大雪执事天仙额米娜

十月：立冬执事天仙尔萨

十月：小雪执事天仙尔布顿拉希

十一月：冬至执事天仙穆罕默德

十二月：大寒执事天仙伍外斯格尔尼

卷二

天方字母尔立甫图

灵根精汁养化气气凝神省已神明大修穷道学真



廿八分为母其原一个人个中为妙慎世内固全身

天方字母解义

初惟●，实体也，主也，静也。动而为○，妙体也，妙体之显然为ا，乃妙体流行者也。

ب者，ا之真一气。气著而理隐者也。

ت者，ا之著，此两仪，形著而气隐者也。

ث者，ا之显象，象著而理见者也。

ج者，ا之化成，理气浑同，色妙同然者，万化之理，至是倏然矣。

ح者，气也，天命流行，一大极也。

خ者，物也，各正性命各具一大极，万化之形，依然而已也。

（注：上所言先天造化序，下所言后天成物之形）

ﺩ者心也。

ﺫ者性也。

ﺭ者知识也。

ﺯ者状貌也。

ﺱ者天也，古有三点在其下，ﺱ者天之三光丽乎天，日月星也。

ﺵ者地也，地之品物陈乎上，金木火也。

ﺹ者男也，刚健中正，自立之质也。

ﺽ者女也，柔顺附从，依赖之象也。

ﻁ者鸟也，禀天气两仪而生者也。

ﻅ者兽也，禀地气两仪而生者也。

ﻉ者金也，禀地与水之两仪而生者也。

ﻍ者石也，禀地与火之两仪而生者也。

ﻑ者草木也，大极种子，禀天地水火而生者也。

ﻕ者山也，盘根峙立，所以固地者也。

ﻙ者川也，旁流行回，所以适地者也。

ﻝ者谷也，所以养人物也。

ﻡ者果也，所以补人也。

ﻥ者人物所由墨池之发挥者也。

ﻭ者人物之生死关。

ﻫ还ﻩ之初，有ﺍ之迹，两弓一弦者，分之不开，合之有别，中有弦影之象，所谓天人之性，始终归复，至此而止。

ى者我也，万化归于我，我外无物，是故ى之后，不复有字矣，可知万化之序，至我而止也，ى即ا 之屈，ا 即ب之伸。执我则为ى，归主则为 ا，归根复命之义，由ا至于ه有归复之义。浑同一体而无迹也，人物皆有ه两仪之象，大极具焉。

ى我之象也，展之则为ى，收之则为ه，修道所易而不难者，此也。ه主也，ب我也，我即主所化者，是故我有伊玛尼，即有لا字格，ل与ا合为لا故我与主当为ه即是我之伊玛尼，لااله الا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两弓一弦，不即不离，无形真经者也。

•主也，体也。‥两仪也，用也。体与用，互相得也。∴体与用与为也，作用相参也，天地人三才者也。ا乃一点之舒，有承上启下之象，为先天至化者也。满德“˜”为后天之化者也，ا为道序，有继天立极之象，有三极之全仪。ا为化者始，满德“˜”为化之中，ى为化之末，三字当同用者，乃以我自我主而万化归于我，盖有是义矣，真主造化万物，至我而止，我有无为之道，天地位，万物育，是故我虽万化之末，而为首出庶物者也。先天之化，本然动静，本知体中，预定万化之理，化而万物虽殊，明灵本是一体，所谓万有未形，其理森然已具。

自ذ、ض以下，皆言中天物，皆有对待，亦分阴阳，加点别其音义，本字原有阴阳对待，而و与ه阴阳归化之境也，ى单字，我也，万物归之我也，لا字格，其意深矣，لااله الا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贵圣与真主相近之格之象。

字母二十有八，皆一点所化而有者。外加一点，本字为本然之体，

加点为分别之用，然则体用乃全，有全体大用义焉。又谓一点有本然之体，两点有分别之用，三点为显然之象，ث之三点，为本然里之显然。پ之三点，为日月星，三光者，天也。ش之三点，为金木火，品物流行，皆外表之显着，满德“˜”皆ا之变用，其义理亦同，ه为ھ之本然，两弓去一弦之象，凡用于文，则形者止，显者降。断其一切声音，故又为断绝，ۃ之两点是ه之表也，里性则一，表着阴阳，故从两点，ه为理世之元，大哉干元，万物资始，ۃ为像世之始也，ا与ه二字相连而为و，是故ا能冠万字之首。به荣也，由本发枝而生荣也，又谓自疆也，系也，有所沾系也，ب为唇边，以文起语，必随于前，又语助辞，有虚实之用，由体起用，多此字俙之也。ته单也，一也，各自独任，不相位偶也，各正性命之义，入于名字，则为女迹。入于事焉，可男可女。ثه专也，常守一物也，又赞人之生也，又ثايا大荒中沙堆也，取其布一而有万也。جه含也，互相吞含也，其意两相为欲也。حه聚也，圆通也，周圆也，一族圆通，生也，活也。خه无两也，昏也，落也。又خلق造化也，物类也，性情也，其义可以形，可以理，可以入于形理之中，可以起乎形理之外，取其气著而理降也。دله心也，人之身命统会之所也，万物各具一大极也，ذات本性也，人之有本然之体，是故万物各具一本然也，又ذلول顺从、顺服也，其性柔和，能承顺也。ره主意也，见识也， 取万物各有知能之义。زه状也，貌也，立也，取万物各有规模之义，سه显迹也，天也，高也。شه铺陈也，平也，地也。صه体质也，凡物依赖之体，ضه依赖也，凡物依赖之象，طه鸟音也。ظه兽鸣也。عه金声也。غه盘声也。فه草木子也。قه山形也。كه流水也。

له米豆也，蔬菜也。مه果实也，万物之遂也。نه人物由此而出也。وه到也，全约也。又وفات死也，尽也。هه他也，又دهدى道也，路也。又هداية显道也，觉之也。又هدا心窍也，空也。处灵不昧也，喜也，委顺也，或用于言语之初，如有省悟也，或用于言语之中，如有头绪也，或用于显然，如指点也，或用于隐藏，如讳言也。یه我也，我包含二十七字之形，我包含二十七字之义也。“ ˊ ”上也，始也。“ ˌ ”下也，终也，“ ˋ ”前也，中也。上、中、下，三才也，长、中、少，合内外之道也，“ ˊ ”奇也，三才，子也，长男中男少男有三才之理也。“ ˝ ”偶也，三都，女也，长女，中女，少女，有三极之义也。是故奇偶为万字之用，而万字所得以明也。

字母二十有八，太阴之数也，为音三十有六，太阳之数也，阴阳会合，六十有四，为天地相承之数也。或问：ب从一点而在下，ت从两点而在上，何也？答曰：一点，理也，理无对待，故为一点，本隐而在下也，一阳生于下，气著而理隐，为潜龙勿用，两点，象也，象有两仪，故为两点，本显而在上，二气著于上，形著而气隐，为见龙在田。或问：ث从三点，何也？答曰：上一点，理也，因气而显，三阳开泰，或曰：پس从三点，在س之下，何也？答曰：日月星光辉丽乎上，而在天之下，离丽文明之象。或问：ش从三点而在上，何也？答曰：金木火，品物显于上，虽س是天，而地亦是天，品物流行之象，其余雅伏羲画卦着易，变字母之形，为六书，意义无不同然。

稽古元皇，阿丹大圣，诞生于天方，敷治于中土，生而知之者，知当躬大道，初惟一•（点）真机，为万化之原，是故作字，亦初惟

一•（点），以点成画，以画成字，以字成文，以文言道，所以点为万化之原，圣作之，贤述之，抉隐发微，学有正宗，理有奥义，二十八字，点画纵横，自然成序，分音异声，互为变化，奇偶错综，随机发语，美哉至哉。

若夫日星天文，山河地理，位列时行，二十八类也，大圣伊斯玛依，考古明典，丕振后贤，大贤欧麦尔，统分三类，语辞虚实，义释理明，经义以解，故曰点者文字之本原也，画者文字之资始也，字者点画之著象也，文者人心之灵机也，变化流行之迹无往而不通。东西文字弗同，而语言各异，意义未有不同矣！今以西音东译，广布同人，庶得考厥经义，岂浅鲜而无补哉。

昔者，圣皇伊斯玛依，考经解义，发明斯文，皞皞词气，触处见道，字母四七为形者，大天地二十八星象，小天地二十八气体，四九为音者，形音相生，千有八韵，字母为本，本十二源，源十二枝，枝十二派，阴阳发声，音别义殊。变化六千四百相乘为数，（人为小天地，人身谓之小世界），编珠织锦，载诸方策，示发后人。毋曰聪明，毋曰睿智，损益毫厘，流弊百世，故天方十万区域，形声楷模，古今同辙，流传万方，虽西去十二万里，而东来十二万程，总不离乎昆仑祖脉。

凡字母元音始于寂寞，发自气机，显于喉舌齿唇，四体为根，高低偃仰，开合升沈，刚柔扬抑，重浊轻清，错综变化，凭先天之四音，后天之五声，调叶元音也，是故字母声音，万理具备，乐斯成焉。乐者声音之文，而文本形声之乐也，乐文传道，触类机生，故伏羲大圣，

仰观俯察，理象纵横，阴阳奇偶，卦作易成。六书立法，模范转注，寓意谐声。（伏羲大圣，所制六书，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儒学斯文，考经著书，虽为异迹，理共道同。是故凡各国文字之兴，皆出天方字母之法。凡各国经书之著，不无古兰之经。天方古兰，为万国经典鼻祖，各国大贤大圣，不聆古兰奥旨，焉能发精微蕴奥，而能述经著书哉？

天下万国，大圣大贤，人祖阿丹下，有十余万，皆著经书，有可称大贤，有可称圣哲，有可称大圣，有可称至圣，有经书明礼，其著经书，盖有道学，故穆罕默德闻经敷教，统而识曰，圣人十二万四千有奇，不尽出于天方，要皆我真经所发，亦本古兰所言，乃能明道，故称圣人。

卷三

凭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真主尊名起，真主安拉胡，无形真经，俩依俩海，印兰朗乎，穆罕默德勒苏陇拉希。两弓一弦，不即不离。（译曰：真主安拉胡普慈今世之人，不分贤愚，独慈后世者专为穆民也，穆民者忠信之士也，穆民明经识主，真主真一无妄，至大至能，无有比似，原有无始，永远无终，生天贵圣穆罕默德为数一，为万物灵根，隐是真主，显是贵圣，主圣两间互为相依，犹两弓一弦分之不开合之有别，不即不离，须臾不离者也，若其可离，非道也，非其道而造化何有焉！非其造化而三才万物何有焉！胥于是乎知真经之道至大。）知斯之谓知道，行斯之谓行道，学斯之谓学道，圣哲生而知，贤哲学而知，愚者不学而不知。（圣哲生知也，贤哲学知也，不知而不学不

谓愚者乎？人各原本来之道，不知而不学何能知道，然不知而不学者无闻终无知也。）知道端倪，两仪天则。（两仪一阴一阳也，天，天德也，则法也，阴阳天德，刚而能柔，天之法也，然天则赋予人为仁，是故仁原天理，阴阳天德之谓也，人所当知者道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不学不能知其端倪，惟生知者，学知者，皆知两仪天则，全体大用，故身体而力行之。）知道可以事师，可以事亲，可以事君，而事君必以忠，知道即能至忠也，事亲必以孝，知道即能至孝，事师必以信，知道即能定信，（凡知其道者，必尊其师，知其师方可以事师，愈事师而信愈定，然后事亲事君即能力行其事也，孝必至孝，所谓至孝者尽心诚敬，曲顺而无违也，忠必至忠，所谓至忠者尽心格非，直言而无讳也，故尽心事君者必自尽心事亲而来，而能尽心事亲者必由定信事师而能也。）

定信可以受业，可以藏身，受业承其真，定信能护真归真。（能敬信明师，始可以受业矣，事师得实学，受真传，事亲而亲逝，事君而未逮，始可以藏修矣，藏修事真主，可以沐浴矣，沐浴乃洗其心也，道心虽微，愈涤愈辉，道心即是真心，宁洗真心，保守道身，护真归真，即能复命归真矣。）然归真本夫伊玛尼，伊玛尼光明，普慈万民，伊玛尼光辉，普照万方，真经斯道，其至矣夫。至道斯行，其成矣夫，（译伊玛尼，人物秉受真主真光光辉也，秉受光辉，务忙俗事污染，以至不能复其本来面目，不能归真，何能复命，如能沐浴道心，日新其德，月益其明，则伊玛尼光明，能复命归真，能普慈万民，抑克己照物，又能普照万方，盖伊玛尼，道之光也，道明而光，斯道成矣，

首译真经斯道，得而行之，斯其至矣，自修身沐浴，克己复礼，乃至道斯行斯其成矣，方为全美。）右译真经一章，左译经传二十有八章。皆发明真经要旨，学者次第研究，乃必有得，幸勿忽焉。

经云：罕格显穆罕默德灵光，显耶给尼树，灵光五凰，栖树而觉，曰知机矣，天地万物备于我矣，（罕格真主也，穆罕默德灵光先天贵圣也，耶给尼定信也。）

经传第一章

真经隐是真主，显是穆罕默德灵光，盖真主原有真一之气，初显穆罕默德灵光，定信即具，当未有天地之先，惟有真一罕格，斯罕格真一显数一灵光，及耶给尼树。（知体似树，定信也，谓定信树，树稳定也，信仁义礼智信也，有仁义礼智信根底，所显之树方能稳定，故谓之定信树，西语谓耶给尼树，后来草木因之二有形也。）灵光两仪，五色彩凰。（五色五行之兆也，中俱两仪，后来五行皆由两仪所出，亦皆具有两仪也。）栖于耶给尼树，愔愔然，知造化之机，曰我知之矣，罕格欲显天地万物，显我为灵光，为天地万物灵光。我之知体，为天地万物知体，天地万物备于我矣。

经云：罕格显穆罕默德灵光，化风火水土，混沌清浊分，天地日月始矣。乾坤阴阳合，金石草木生矣。（译曰：罕格真主也，穆罕默德灵光先天贵圣也。）

经传第二章：真一主欲显天地万物，首显数一灵光，然数一灵光钟毓积发，化为风火水土，始出日月天地，生化金石草木形形色色，而古今形形色色，无非贵圣穆罕默德灵光所出，儒中庸云：大哉圣人

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此之谓也。

经云：罕格显穆罕默德灵光，于风火水土造化阿丹，三才完焉，化育咸宜，五行生焉，流行不已。

经传第三章：真一罕格以数一灵光，于风火水土中造化人祖阿丹，西典所载，盘古开辟第一人，名曰阿丹，为天下古今凡人之始祖，西经所载，罕格曰：我亲手于四元造化阿丹身体，以我鲁哈尔吹入阿丹身体，（鲁哈尔即灵光也，魂魄也，）然后阿丹始能灵活为人，天地人为三才，化育咸有敷施之宜也。金木水火土为五行，相生流行而自不能已也，罕格为三才万物真主宰，自真一无极而隐众妙，起敷一太极而显大能。西经云：真主谕尔萨曰：我不因穆罕默德，不造化天地万物，穆罕默德识机认我，我是隐藏之宝，喜人认我也。盖今人古道，万物之灵，无非贵圣灵光之灵，万物之能，莫非真主大能之能，所以造化天地万物为人，而人享主恩，初不知其恩之所由来，乃罪孽地狱，亦不知其罪之所由至，阿丹生而知，膺守自己之天堂，玩赏眼前之地狱，知其恩之所由免，奈何其子若孙，贤愚不一，而天堂地狱，两造萦萦，机密关头，竟成永远难了之局也。

经云：阿丹为穆罕默德身体之祖，穆罕默德为阿丹灵光之父，阿丹知之曰：天命在朕，朕明俩依俩海，印拉朗乎，穆罕默德勒苏陇拉希。天道幽行，传经训诂。

经传第四章：阿丹生而知，知当躬灵光，自先天贵圣穆罕默德所出，明天之所命，维稽厥躬，儒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穆罕默德灵光，天之命也，具在当躬，为之性也，天道幽行，行斯之谓行

道，人祖阿丹，以子孙众多，因作训诂，传经为教，号曰教门，学者号穆斯林，认识当躬主圣真经谓穆民，谓能明讨嘿德尔林，（译讨嘿德认识真主也，尔林经典也。）知斯之谓知道也。

典云：阿丹额见圣光，形似宝珠，明如日月，然后肋产好娲，天命为后，生施斯，光传施斯额，递传阿卜杜拉希额，阿米乃孕，光见胸前，然后生圣人即穆罕默德（译曰：阿丹凡人之始祖也，好娲凡人之始祖母也，施斯阿丹之子，阿卜杜拉希阿丹之四十九世孙也天方至圣穆罕默德之父，阿米乃即穆罕默德之母也，光是穆罕默德灵光即先天贵圣穆罕默德也。）

经传第五章：西典云：至圣穆罕默德之光，昔见于人祖阿丹之额，形似宝珠，明如日月，阿丹肋产好娲，奉真主明命，配合为后，好娲即孕，光见于胸前，产施斯，光又见于施斯之额，阿丹约施斯曰：敬哉斯光，人天之粹，修尔躬，肃尔容，恪谨天命，择配为廉，入室为洁，既妊不再，谨尔动，慎尔食，肃尔居处，不念不正，不恩不道，汝其明言告尔妇，如其明言告尔子，子子孙孙，服膺成命，传继罔替，汝暨汝父汝子孙，将必蒙其休福，盖天方至圣穆罕默德之光，自阿丹施斯，递传至四十九世阿卜杜拉希之额，择配阿米乃，既孕，光见阿米乃胸前，至圣未出之先，世统传其光，道统传其道，真经传其名，圣贤颂其名，及其既出，天印黼黻具其名。(至圣穆罕默德胸膛，生有天印黼黻文，文即清真言，身体长天印亦长后人因之，为黼黻衣，呜乎，后人敦其圣品乎。)天语童谣报其名。(圣母阿米乃一日坐于室中，忽闻空中天仙呼曰，阿米乃产生之子，即穆罕默德，既生满克城

乡有童谣曰穆罕默德贵圣出矣，一人之生万国之庆，邪魔敛迹，天下太平万世所依赖。)圣祖阿卜杜曰，人皆谓我孙，是穆罕默德贵圣，即以穆罕默德命名，不亦顺天应人乎，所有孕产奇微，瑞应祥兆，译有至圣实录兹无庸赘。

西方至圣穆罕默德，生于满克教及万国，日劝人，夜劝神，圣为圣中至圣，贵为贵中至贵，先天开万化之源，中天立人道之极，集大成《古兰经》着矣，传天道，伊斯俩目兴矣。

右译天方至圣实录所言，为经传第六章，满克城在天方国，昆仑之阳，地面之最高，生有天房曰克尔白，阿丹出此传世，施师传光，至圣穆罕默德出，此集大成，着古兰天经，所集阿丹大圣奉罕格降敕天经十六道，伊德利斯大圣奉罕格降敕天经四道。努海大圣奉罕格降敕天经五道，易卜拉欣大圣奉罕格降敕天经五道，尔萨大圣奉罕格降敕天经十道，穆罕默德至圣奉罕格降敕天经二万四千道，凡阿叶提六千六百六十六事，集成苏勒百十四章，纂为三十本，名号《古兰经》，虽千古万国诵音不二，讲意乃一，世俗不明经义，每一诵而已，凡有悟才人，闻其经中之义，行其当行之道，不贵乎能诵，乃贵乎能讲，所谓能讲其精蕴奥义也，穆罕默德伊斯俩目，乃真经正道，人神并劝，及于万国，有教无类者，以其心之诚也，自古圣人，十二万四千有奇，其中论道为大圣数十人，而穆罕默德真经至道，又其众圣中之至圣也，先天为贵圣，乃真主所贵，贵其能为天地万物之灵，为万有之先天，凡人之贵者，灵光是孰，先天为谁，故曰：贵为贵中至贵，先天开万化之源，中天立人道之际，国朝 高宗纯皇帝曰：穆罕默德为千古群

命之一总命，天地神祇莫不籍其命光而有。

经云：尔林秉俩希，大固图布，不偏不倚，正直为主，普慈于世，尝升阿勒什。

经传第七章：尔林秉俩希，其知之大，无有比似，凡天下善恶意念，顷有顷无，无一不知，穆斯特珐灵光，尝升阿尔实之位。若日月之上升也。凡天地神祇，靡不听命焉。故曰：日劝人，夜劝神，儒中庸谓圣人中和所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陆氏曰，东海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盖谓东方孔子仲尼，西方穆罕默德（穆斯特珐即穆罕默德字也）。心同理同，道无不同，均能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虽地之相去十数万里，世之相后数百余年。彼此设教化民，周流天下，凡天覆地载，所有人神，无不幽格明感，相劝而化焉。

穆斯特发曰：舍勒尔体，吾之言也，妥勒格体，吾之行也。哈格格体，吾之道也。（译曰：舍勒尔体，常道也。妥勒格体，中道也。哈格格体，至道也。）

儒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文章，常道也。性与天道，至道也。非必不得闻，圣门教而不躐等。哈格格体道理深奥，非一蹴可几。由舍勒尔体到哈格格体，尚有许多层级工夫。若不究其舍勒尔体，则哈格格体一闻，即落魔外矣。然不得哈格格体，则舍勒尔体虽闻，亦不得一贯焉。惟圣人之道，非质敏忠信，断不轻授。儒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

君子之所以教也。

儒朱子曰：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煦曰：或有所弃者，弃其无所信，抑弃其所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朱子曰：君子虽诲人不倦，又恶夫意之不诚者。

煦曰：教之至贵，非其意诚，必不答也，况有所挟乎？道之至真，非其忠信，亦不答也，况有可恶乎？

经云：尔领比艾雅敏俩希（真知），固图布性分风火水土，道章春夏秋冬，二气能化，百穀能成，水旱虫蝗瘟疫，皆其所以治世。

经传第八章：尔林比艾雅敏俩希，真知不妄，即是天仙，固图布，执事天仙，即其性以掌其令，时序无差，阴阳二气因之而能化，草木百穀因之而能成，凡水旱虫蝗瘟疫，皆其所执事焉，亦因之而治世焉，常人鸟得而御除，非大知者，儒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至诚之感，伊玛尼光辉矣。伊玛尼如是，犹尔林比艾雅敏俩希，普照万方矣。

经云：尔林比艾哈格敏俩希（正知也），太弗斯勒（注解也）古勒阿仪，大伊玛目（领袖也）。

经传第九章：尔林比艾哈格敏俩希（正知也），昔天方国正知贤者，学于穆斯特珐，知识大悟，才哲明敏，能注解古兰天经，承圣业，掌经库，为四大伊玛目，一伊玛目艾尔撰，一伊玛目沙斐尔，一伊玛目马立克，一伊玛目助斐勒，此四大伊玛目，皆天方国大学士也。

经云：尔领筛陀尼，弗悟古尔阿仪，相沿俗习，致古尔阿仪朦晦，

致高母延罪。(译曰尔领筛陀尼，俗知者，古尔阿仪天经也，高母，乡学者。)右译西经所传，为经传第十章，尔领筛陀呢，虽学焉，未能精通，不闻经典奥义，遽为知者，或俗众所举，遂为师长，但古勒阿仪正义不明，和为奉行故事，不能明古兰精蕴奥旨，致坊内乡学人等，不得和其经中之义，不获行当行之道，以至后世延罪，过孰大焉，虽谨厚者，亦乡愿也，儒孟子曰：同乎俗流，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儒孔子曰：恶似而非，恶莠恐其乱苗也。故曰：乡愿德之贼也。（同流合污而媚于世，故在乡俗之中，独以愿称，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乃深恶之也。

经云：穆罕默德伊斯兰俩穆，舍勒尔提，妥勒格提，哈格格体。舍勒尔提念礼斋课朝。妥勒格提清廉保养念。哈给格提曰道，念礼斋课朝曰功，哈给格提功出自然，自然之功，人无为也，明师启之，才智悟之，启一之，悟百之，启十之，悟千之。穆民才智是参悟。（译曰：穆罕默德天方至圣，伊斯俩穆明所行之道，舍勒尔提常道，妥勒格提中道也，哈给格提至道也。）

经传第十一章：舍勒尔提念礼斋课朝，（常人学常道，穆斯林习学一切规矩，以常人能为之事而为之。）念是念清真言，礼是礼每日的五次奈玛兹。拜真主安拉乎。（一日五次拜功，礼乃沐浴礼拜也，黎明时，未时，日西时，日暮时，一更时，二更时有奇数拜，若不能候至二更，可在宵礼后接礼奇数拜，此五番拜皆拜真主安拉乎。）斋是不思饮食，清净思过，嗜欲之念不许复萌，惟契真主安拉乎。（穆斯特珐曰：诚能清净思过忘其饮食而不自思，诚能愧悔自反，息其嗜

欲而不复行，是尔等之斋。夫我则不暇，惟契真主安拉乎，我之斋也。）课是课家产财货，年一算，凡十四两，捐课三钱五分，千两万钱，法此算课济贫，谓之天课也，此外尤多济人，谓之所德格。（凡尽其所有，以济危难饥寒之苦，谓散所德格者，其功莫大焉。）凡临克尔白，礼拜真主安拉乎，谓之哈志。（克尔白天房也，哈志朝也，天地开辟初，即有天房，非人匠所能为，玉门四百六十六大圣设教于此，挂幔帐帷幄千层令人参悟。）

各于城乡聚处，设清真寺，立敏拜尔楼，七日一朝，听乎图拜圣谕，聚礼两拜，亦谓罕志。(各于其所，七日一聚，听乎图拜圣谕，译乎图拜呼唤也，呼唤众人听圣谕，昔穆斯特珐至麦地那城，尝于郊外枣林中，手扶枣枝，谆谆诱劝，教诲众民，译其所谕曰：感赞真主以我作证，凡非真主，除非是安拉乎，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的钦差，差我教化尔等，今世富贵凭先天福分及世间财帛，后世福分凭今世功课和清廉耳麦里，宜养性，宜修身，感赞真主至公，以天堂回敬行善之人，以多灾海回作恶之人，世间尊者，忠如事亲，凡事其亲者，孝如事主，事主之道，凭迪克尔，尔等于清晨及晚歇时，自己隐隐哀怜，记想调养你之真主，默契胜过高念，能知默契之妙，乃不类于昏聩之人矣，略译数语以明圣谕，昔圣谕初宣，尚不多人，顷时民集数千，跻跪满野，始则小声，不敷语大放其词，高声宣讲，使众皆闻，，嗣后各城乡因之，设清真寺，立敏拜尔楼，七日一聚，谓之聚礼，凡乡学人等，皆集于寺，伊玛目登楼代圣宣讲圣谕，仍以枣仗扶持，高声宣讲圣谕，赞皇王，劝庶众，无非圣人教诲，

期天下大同归善道，近世奉行故事，七日礼拜，不过唱诵而已，如问其意，竟有茫然不知，凡成己成人知者，必以方言剖白，细讲宣明，使闻者得以会意，领悟，转相劝诱，开导愚氓，必家喻户晓，然后可期物训民善矣。)妥勒格提清廉保养念，（妥勒格体曰中道，常人行常道，亦有清廉行中道，而妥勒格体功课，昼夜百刻，不敢疏忽，躬行实效，可与至道，必须至诚，）清史清来源，凡有所得之物，须来源洁净，如谋算夺来之财，不洁之物也。谋算夺来之食，不洁之食也，学者之食，可不洁乎？（学者当有计较，凡一切日用之物，来源必须洁净，食用庶几心安，如若损人利己，其心能安乎？其食洁乎不洁乎？时常如是计较之，必不肯谋夺矣，人无计较，如损人骗人，致人父子不亲，致人兄弟不睦，致人夫妻不和，致人朋友不信，类此安得不是谋夺而取，伤害而来者，朝夕所食所用，不洁不净也。）廉是绝其好欲，俭而不贪也。（好则污其身，欲则污其心，贪则心必骗而身必败。）保是固其精气神，坚裕而充实也。（酒败精而乱性，色弃精而丧气败神。哀伤气怒动气，皆道之所忌者。如无忌惮，不保其身，不可以语道矣。儒孟子亦谓守身为大。）

养是避烦处静，含养其性也。（养性之道，要知喜怒哀乐皆中节，一失其节，即失其养矣。故宜避烦处静，期其以成当体之道。儒孟子亦善养浩然之气。儒程子曰：学之而不养，养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学在知其所有，又养其所有。见之既明，养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进曷御焉，此之谓也。）

念是念俩依俩海，印兰朗乎，穆罕默德勒苏龙拉希。（妥勒格体

念法三宗，一默运气道之念，一默运意念之念，一默存于心，自念于口之念，此三宗念法，惟默运气道甚是勉强，未尼为善，且伤元气，儒孟子所谓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但默运意念与默存于心虽均属中道，较之始初，渐归自然。穆斯特珐谓心念强于口念。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此之谓也。）

哈格格体曰道，至人无为，自然之道也。（译哈格格体，至道也。至人无为而有自然之道。儒易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儒中庸云，诚有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盖哈给格提，本无为，即无为而为，从容中道，道之自然为，要知其自然之为，而不害其自然之为，是以诚之者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愚者，无时不害其自然之道，故愚人多活一日，多做一日之孽，贤者多活一日，多为一日之善。）

念之功本然赞本然，忘己忘物，息息相关，道之自然念，念之功实矣。（一呼一吸为一息，无念，念也，道之自然念，息息相关，不有心思意见，忘己忘物，念之功实矣，不思而得也。）

礼之功，本然复本然，作中成体，升降成章，道之自然礼，礼之功实矣。（礼曰乃玛兹，谓凝洗也，功课，凝洗之功也，礼须务守其中，天方大贤阿里，问礼于穆斯特珐，答曰：二龙其中一颗丹，似禄仪盖形乎，道之体，中也，儒孔子问礼于老子即归，三日不语，众弟子问之，孔子曰：吾乃今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养乎阴阳，东西两圣，均指物托喻，曰二龙，曰龙龙，皆喻阴阳也，合

而成体，作中也，一颗丹，中也，散而成章，当躬阴阳升降之体，是无形真经而成章也，乘乎云气，养乎阴阳，如孟子之善养浩然耳。）

斋之功，本然报本然，镕其气质，诚其真一，道之自然斋，斋之功实矣。（西经云：罕格曰：斋属我，我报之，亲切至矣，穆斯特珐曰：斋以镕气质也，镕化气质以归真一，犹镕金以成大镛也，试其真一，则诚者天之道也，斋也。）课之功，本然课本然，去血气浊污，存德性清净，道之自然课，课之功实矣。经云：意勒罕，免勒罕，分所受与所知，捐所有与所能，公心公世以公道也。（译意勒罕，主慈悯我，译免勒罕，我慈悯人也，谓我受真主慈悯之恩，我当分其恩以慈悯人也，我于道学无所不知，有诚切恳恳者，当振聋启聩使亦得而学焉，推之能言者，以言为课，则排难解纷，莫不有济焉，有力者，当以力为课，则救患扶危，莫不有恩焉，输己成人之美，集腋成人之裘，皆捐所有与所能也，夫道本至公，而世皆真主之道，有者皆道之所有，即真主之所有也，岂私我哉！）

朝之功本然朝本然，礼西而东，理复而从，道之自然朝，朝之功实矣。（礼西而东，即当躬本然，朝本然，日月流行，自东而西，礼西而东，复礼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盖此意焉，道之自然朝，朝之功实矣。）实者，实而不虚，非假借比似也，五功本自然之功，无为之为也，但有明师启迪，方能透彻几征，则隐显几微，甚是分晓，动静分晓，触类旁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经曰：穆民是才人，又曰：才人除非是参悟。儒礼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然记问之学，不足以

为人师，必也，承受真传者，方可答学者之问，否则何能开明大悟，其将偏见启俗，呜呼，道不明也，夫道之不能明，而何忍不浅译哉。

经云：阿卜代斯，吾斯里，常净秽污，中人净罪孽，廉士净好欲，至人净己私，先其心净焉，后其身净焉，（译阿卜代斯，沐也小净也，吾斯里大净也，浴也。）

经传第十二章：阿卜代斯，吾斯里，常人洗其身外秽污，便谓洁净了，心中秽污，终不能洗，中人沐浴其身，必思人曰我一切罪孽，皆为我身之污也，愧悔，悉为作孽之非矣，人能自愧自悔，其庶几矣，诚能沐浴身也，廉士必无罪孽，亦须沐浴者，道学忌好欲，有所好，污及其身矣，有所欲，污及其心矣，时常省察戒慎，不使好欲偶萌，则身心可俱净矣，至人本无罪孽，亦无好欲，方寸之中，浑然天理，但我虽不往，不能禁物之不来，尤时沐浴其心，不使外物有所入，凡一切纷至沓来，如浮云之过太虚，漠然无动于中，己私克尽，天理复完，若凡人外净身，亦必内净心。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此之谓也。儒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谓也。

经云：阿卜代斯，吾斯里，穆民道学，沐浴道心，道心几微，愈涤愈辉。

经传第十三章：穆民岂仅沐浴身心而已，尤宜沐浴道心也，道心人所共有，但为世俗所污者众也，能沐浴道心者，如治镜然，奔腾原足莹明，后来尘物污蔽，具光遂微，惟有力如磨洗，外面去一分障碍，内面即显一份精光，儒汤汁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谓也。

经云：耶给尼具于道心，人心弗定，修身学礼，务守其中。

经传第十四章：道心人所共有，但人心为血气所蔽，故多疑惑。而耶格尼不能具也。予以当躬之心，人同此心也。正则天理具在，偏则人欲忽生。天理本清明真静，原于性命之正，所处皆仁义礼智信之本性。纯乎天理之公，故谓之道心。道心则有定见，有定力。因有定信也，人欲乃昏昧妄动，发于形气之偏，所处皆喜怒爱恶欲之自性，杂乎人欲之私，故谓之人心。人心则无定见，无定力，因无定信也。盖人有理气，气随乎理，则天理着而道心具焉。理随乎气，则人心着而人欲生焉。能使气与理均，刚与柔亦均，即率性之谓也。

凡我辈修身，必学乎礼，学礼务守其中。儒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之谓也。

经云：习学讨黑德尔林，穆斯林男女，皆缘天命。凡学道，君臣各诚其义，子各诚其亲，夫妇各诚其别，兄弟各诚其爱，朋友各诚其信，五者之人至，天下之常经也，顺天下常经，修当躬至道，皆务本之学也，是故男女老幼，学道务本，乃天命也。

经传第十五章：天方各国，老幼男女学道，皆缘于天命也，盖人分男女，而道则一也，若不各缘天命，习学讨嘿德尔林，其性命之道，无由而知，，夫性命之道，固尽人而有，亦尽人而当学，学之为父子，学之为君臣，学之为夫妇昆弟朋友，亦必待学而能，其不待学而能者，便是圣人，圣人，人伦之至，人道之极也，凡人道当行之事，皆由圣人而定，圣人奚学焉，亦未尝不学，凡人必由学而能，故天方老幼男女，学道务本者，皆曰我等遵天命也。儒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道。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疆也。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此之谓也。

经云：穆民有志于学，学而未明，忧其无闻也；闻而未行，忧其负师也；行而未成，忧其负道也。既闻弗行，未可有闻，有闻即行，循序渐进，日臻上境，穆民成矣。（穆民者忠信学道行道成道者）

经传第十六章：凡忠信之士，乃志于学道，学道者，期于明道也，学之而未能明之，其心戚戚，未免忧于不闻，儒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其不重与，有闻思行，若犹未也，无乃负师实甚，儒曾子诚身之学，于为谋交友外，以不习所传自省，有以乎？至于行必要其成，孔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盖行而未成，恐半途而废也，又恐道之本体有亏，若未闻未行，尚可望其行也。闻而不行者，并无望其闻也，惟有闻即行，循序渐进，由是而底于至诚，无难矣，讵犹不足称为穆民乎。

经云：罕格真机显然，包天地，贯古今。崇德广业，慎密弗出。

经传第十七章：罕格真机，天机也，显然于见在者，包罗天地之大，贯彻古今之微，凡一切机密关头，非圣贤不能慎密，非圣贤不能崇德。儒易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穆斯特珐曰：罕格真机，犹如一串宝珠，要挂在识者项颈上，俾知宝珠贵重，恐为人所盗也，亦不能语于人矣。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如愚。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盖以大道授予忠信至诚者，固不失言矣。惟

恐受知者，初乏慎独，或稍失于内，即转失于外矣。将天机作为儿戏，不获罪于天乎？承师授，慎语言，有若无，实若虚。儒礼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尔萨圣人曰：不生两次，不能包罗天地，贯彻古今。（生两次者谓父母生其身，明师生其知，而真知者包罗天地，道包天地人包道也，古今，儒邵子曰：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耶！自我而观之者，观之以道也，以道观之，则何古今之有焉？无古无今，则古今犹旦暮之间也，圣人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则能通万世，虽千古之前，万古之后，皆可以自我而观之也，煦曰：我虽为今，当躬所具，实千古以前之古，故曰：贯彻古今。）心如顽石，受知顷成玲珑，化愚至贤，岂小幸哉？然至道慎密，真机弗语，是故，人多疑惑，而谤言肆起，致君臣不相合着有之，致父子不相亲者有之，致夫妇不相和着有之，致兄弟不相睦者有之，致朋友不相信者有之，煦不忍不浅译也，而西经浅译，则异同得失，了如指掌，有志学者，各执是书，存为参考，不亦宜乎？

经谕穆民曰：尔事尔父母，语言顺承，敬谨柔嘉，尽心致其仁慈，修身致乎大孝，为父母散财济众，穆民之至孝也。

经传第十八章：经乃天方之经，谕乃罕格之谕也，语言顺承，敬谨柔嘉，事亲之道也，尽心致亲仁慈，善事亲也，盖事亲之要，顺承为第一，父母语言教训，不可违傲也，修身本穆民之事，尤修身能致乎大孝，则各自知所宜也。（若父母归真矣，恐其过愆致难，必诚意

为其出散财帛，粮食，饮茶，周济众难之苦，求真主百倍回赐其父母，除其过愆罪狱，得享受真荣也，知此而为之者，真穆民之至孝也，其次，爱其遗体，养性修身，俾功归父母，亦真正至孝也。）儒礼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父母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儒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皆此之谓也。

经谕穆民曰：尔认主，顺主，赞圣，顺圣，尔顺执掌事礼之人君，穆民以顺为忠，忠以事君也。

经传第十九章：穆民，认主者也，凡事皆顺主之定夺，穆民，赞圣者也，凡事皆顺圣之谕言，处世顺皇王之制度，凡天下穆民以顺为忠也，不忠有三等，为官不忠者五，事君不尽心，有负君望，是不忠也，听诉不尽心，有负民望，是不忠也，轻动王法，决断失当，是不忠也，不仁民爱物，有负王道，是不忠也，虚廉俸禄，不敬其事，是不忠也，为军不忠者五，不勤训练，有损军威，是不忠也，自受君恩，刻薄士卒，是不忠也，食粮用饷，不熟技艺，不敦品行，是不忠也，临事死于非义，有负教育，是不忠也，战阵无勇，有负君恩，是不忠也。为民不忠者五：学不立志，有负鼓舞，是不忠也，耕种不力，不明养兵卫农之义，延迟粮课，致劳催科，是不忠也，执艺怠惰，不安分业，博弈饮酒，游荡好闲，皆不忠也，贸易不公，私货私利，匿运匿售，有违制度，皆不忠也，男女私相狎亵，违政教，败风俗，此皆

大不忠也。穆民各尽其忠，其庶几矣，若能事君治国，必正朝廷以正天下，智之事也，忠以事君也。

经赞穆民曰：伊玛尼光明，明明灵抚民，思原物爱物，躬则守贫以修身，通则奋志以达道，心之富焉，万物备于我，心之躬焉，一德光辉。

经传二十章：穆民道学，浴净道心，所受真主真光，光明不昧也，人民皆受真主恩光，具有明灵，是明德本体，虚灵不昧也，明其明灵之可爱，而以抚育之，庶几可谓抚民矣，思及万物皆有原物，推以及之，能仁民爱物，不敢稍有轻物贱物之心，庶几可谓爱物矣，穆民穷通得失，不累于心，故伊玛尼光明，总不因穷通而或改也，心之所富者，明万物所有，，具己有之性分，知己有之性分，是万物之原也，儒孟子亦谓万物皆备于我，而心之所穷者，自处幽独之中，刻励久而意气平，意气平而恬静之真见，故伊玛尼清净光明，日新月盛，焕然光辉矣，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之谓也。

经云：阿德迷置调，罕格所与而格里，为半分过活，阿德迷不悟，讨黑德不明，不知不觉，称意称能，昧其大能负其恩。（译阿德迷，谓人也，罕格真主也，而格力谓才智也，讨黑德谓认主之道，过活，谓度光阴也。）

经传二十一章：盖阿德迷置调，乃而格力作为，罕格所与度光阴之能也，所谓半分者，非全是而格力，置调之能，尚有半分在罕格定夺，罕格造化人才，与人而格力，令人能参悟造化之机，明真主之道，讵阿德迷不知不觉，而以为称意。以为自己才能，昧其罕格大能，有

负造化之恩矣，大凡此等，似智非智，本原未澈，故于真主赋畀之道未明，是愚者不学而不知也。

经云：凡一切隐萨尼，负道不自知，触本不自觉，真一相同而远弃真一，讨嘿德不明，多灾海未远，必竟死后方醒，则罪业至矣。

经传二十二章：凡一切隐萨尼，各有原来之道，各当知其道，庶可以明造化之恩也，乃负恩而不自知，远弃之，浪费之，乃触本而不自觉，皆由讨嘿德不明，故也，凡人必死时方醒，死后则入于公道场，打算罪业，入多灾海，不可为也，儒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之谓也。

经云：清廉耳麦里，凭罕格一个嘱咐一个，凭忍耐一个嘱咐一个，清廉耳麦里，固守真一，护真归真。

经传二十三章：穆民受知，知罕格真一者也，历来凭着罕格真一传之，是以一个嘱咐一个，故受之而诚深切矣，俾受者，自知护守，凡守真修身，凭着忍耐一个嘱咐一个，谓清廉学者，自宜慎重，凡固守真一，归真一罕格，谓能以归真复命也。

经云：穆民清廉耳麦里，还原有本，返本归真，好结果，唯独清廉计较者。

经传第二十四章：固守真一，平安返本，得以归真复命，犹如源泉之归大海，无坠无失，不流于非所，是命之大幸。经赞曰：好结果，唯独清廉计较者，真正清者，清其当体浩然，如清其原泉。源源而行。

儒孟子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真正清廉者，无思无为，不动心耳，施儒孟施舍之守气，孟子四十不动心，曰告子先我不动心，程子曰：心有主，则不动矣。真正计较者，凡见一物，除物之浊体形色不计，惟计浊体中之清体，较之天道也。凡五事计较当行之实，而征之当躬，务为清廉计较也。儒孟子，殀寿不贰，修身立命，亦所叮咛也。（五事即念礼斋课朝，日之常行者也，虽常行之事，必当计较当行之实，而征之当躬，以行至道方为清廉计较者，方可谓修身立命也。）

经云：萨利克默知助补默知助补萨利克，均均萨利克，均均默知助补，不是默知助补，虽然萨利克，道亦不能成也。（萨利克谓道之有行，默知助补谓道之有得。）

经传二十五章：萨利克默知助补，谓先有行而后有得，默知助补萨利克，谓先有得而后有行，均均萨利克，谓均均有行而无得也，均均默知助补，谓均均有得而无行也，若不是有得，而虽然有行，则道无成耳。

典云：穆斯特珐命使者，艾布拜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以勒核格授武外斯格勒尼。（穆斯特珐谓西方至圣穆罕默德字号也，核勒格谓衲衣也，谓衲头，武外斯格勒尼，继统圣人。）

经传二十六章：穆斯特珐辞世时，将当体之衲衣，命四大贤，授武外斯格勒尼，四大贤佥问曰：武外斯格勒尼孰是？曰：访之必见，然后遵而访之，于昆仑山中，谒见而授之，武外斯格勒尼受之身着体合，四大贤佥曰：我圣人未曾晤，何如是相知相爱耶？曰：我虽一生

未晤尔圣人，究一息未离尔之圣人，尔等见圣人面貌须眉，竟未见尔圣人本来面目。四大贤俯伏服膺，佥曰：我等一时迷惑，忘却圣人素所指本来面目。今蒙尊者，复教我等之迷，俾不负圣人教育焉。今见尊者，有见圣人之本来面目，知尊者与圣人。不惟浊体如一，而清体一也，而品位一也，籍衲衣授受道统，而我辈尚有依赖焉。可见圣哲生而知，贤哲学而知，虽学焉，非重复指教，尚一时密码焉。

经云：天地其中有一位受坐老道，弗贪红尘，位于阿勒什，执掌天地人神一总。

经传二十七章：天地其中受坐老道，天尊也，尔林秉俩希，不享红尘之福，不偏不倚，主宰天下，普照万方，位于阿勒什，执掌天地人神一总。天地神祇莫不听命焉。

经云：安拉乎独一，执掌天地人神一总，寒温以序，风雨以时，如有二焉，虽风雨必有所不顺，虽寒暑必有所不及，不可征安拉乎独一主宰乎？

经传第二十八章：谓天地世界一总，所有万事万物，皆莫非真主安拉乎独一执掌，所以自古今后，时序不稍更易，风雨一定顺时，设以天地世界之大，而二其主宰，则一欲行风而不雨，或一欲雨而不行风，或欲寒而不显暑，或显暑而不欲寒。且时序参差，不能无异焉，足征安拉乎主宰是独一无二真主宰，各国各教所称不同，其实一也，岂二也哉，观大世界，足证小世界，小自大来，大从小至，这一场化工，其所以为人，凡人不学不修，则若微尘之在地，而何足以为用哉？既学能修，率性至于至善。儒中庸率性修道，以至致中和，天地位，

万物育，其此之谓也。

西经谓至道至善，尔林秉俩希，天地世界在掌握中。（译尔林秉俩希谓聪明睿知，大知者也。）聪明睿知，来自安拉乎，率性修道，复其安拉胡。（来者，譬如一大水银，分出一小珠也，小与大，其光圆照人面目，彼此完全无欠，小自大来也，复者，小复归其大中，仍合而为一，无几微尘污阻碍，人之来，其出，性本善也，俗习相沿，善渐远矣，其人落于不善，而焉可言复耶！则譬如水银，变物相投，断不容纳，亦不能相合矣，大道则能分能合也，此籍以水银譬之证之，以俟高明者，）是故性命之道，始终真主独一，道之至也，可不学乎？道之行也，可不成乎？（天方典礼真宰篇：维皇真宰，独一无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释义云：独一有二解，一超天地万物而为独一；即是执掌天地人神一总，一包天地万物为独一，则天地万物其众著者，皆真一气化而有者也。真一气纯粹精也，至灵至妙，不可名言，有能合古今色妙而归独一之中，体用无分，浑同大备，则独之外无二，而一之外无万，则包天地万物而为独一也，是故性命之道，始终真主独一，能明乎此，则道学之至真而道之至也。其可不学乎？斯道学循行，而道之行也，其可不成乎？非聪明睿智，率性修道以复其真则有所未能也，然聪明睿智本善之性，人人所具有者，惟在好学而自谦，则必能反愚为智耳。好学则渐习于正，自谦则高明者必益之，故谦必受益也。智者受益渐进深造而得也，虽凡愚非圣者，在好学自谦而勇于求道者，未可限量矣。典礼淑真篇广义云：淑真篇为求道者言也。一则纯，二则杂，求道者心乎一，则无杂矣，一乎其心则必一乎其趋，一

乎其趋，则必以真主为止宿。乃为究竟也，即止宿于真主，则其身心融化而浑同于真主之本然矣。如此则不得于真主之外，复添一枝赘而旁骛其心志矣。不得更求一所从出而于易其坚确矣。不得复存一毫私意参杂于其间，而溷乱其纯粹矣。典礼注云：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赋予者也，当我之生也，主宰以性命赋之于我，及其死也，我仍以性命归之主宰。始得以宁贴无恙也，若生之日不知认主宰，而死之时又安能归之于主宰乎？此认主宰一着，为人生所必不可忽者也。如此大事不急急讲求，而愿乃以有用精神虚度一生，岂不可深惜哉？如此大事不急急讲求，而且日听夫异端邪说，岂不更深惜哉？又附录云：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寄物，我之衣禄皆主宰之所赍予。我之父子兄弟妻子皆主宰之所团聚，我之自无至有，自少至老，一生阅历，千变万化，皆在主宰执掌保养之中，而一生聋聩不思其所自来，不知原于真主，反惑于异端邪说，敬之事之，是南辕而北辙矣，譬如领本贸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聋聋聩聩不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认行路者为付本之主，此必无之理也，如其知之，即宜趋向，夫趋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训是行也，经书之训，圣人之教，凡命人行者，即宜朝虔夕惕，体能根脚正定，不为异端邪说所摇，方为真实知主之日人，归根复命之人也。）

天方正学卷四

凭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真主尊名起，真主安拉胡，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最初无始，永远无终，乃主宰万物，为万物先天之原，自最初显穆罕默德灵光，隐于白哈领俩呼海中三千年，然后从灵光分

四大天仙，及阿丹好娲各鲁哈，是故穆罕默德鲁哈在一切鲁哈之先，而阿丹身体又在穆罕默德身体之先，若无穆罕默德灵光，焉有阿丹鲁哈，凡一切鲁哈，皆穆罕默德灵光所出也，然后穆罕默德出于克尔白，教及万国，为穆民之领袖，为万圣之至贵，为一切后天之根也。

右译之一，译鲁哈，灵光也，儒谓鬼魂，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即鲁哈，此明凡有之鲁哈，皆至圣灵光之所出也，阿丹，人祖之名也，哈娲人祖太之名也，穆民忠信之士也。

先天之原，后天之根，合为性命，造化阿丹，人身为小世界，天地为大世界。大世界克尔白，在满克城，穆罕默德至圣生于满克，正道教化万国咸服，小世界之格利布，亦谓满克城，穆民德性生于此，能行伊斯俩穆，尝与真主浑化，则一尘不染，小世界之德性，即大世界之至圣也，性即善，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经云：知性贵乎知其性之根也，知命贵乎知其命之原也。

右译之二：明性命根原，人身与世界，未有不同者，至圣之教化，未有不服者，避烦办功课，未有不成者，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儒孟子谓：知其性，则知其天矣，译曰克尔白天房也，格利布者心也，避烦办功者心中独存一主，时相亲切，不可有烦杂情事，若有一些烦杂扰累，功课不能成，岂能与真主浑合耶？能知性命根原，认识主圣者矣，经云：认主须认己，认己能认调养自己之主矣。

阿实格谓阳，属火，默尔孰格谓阴，属水，一阴一阳乃太极，半清半浊成性命，性命浑全则为伊玛尼。清胜浊则性善，而伊玛尼光辉，浊胜清则不善，而伊玛尼昏昧。伊玛尼昏昧，则性从命进多灾海，伊

玛尼光明，则命从性进天堂。

右译之三：译阿实格，命也，默尔孰格性也，性属水，故水清则伊玛尼光辉，水浊则伊玛尼昏昧，昏昧者昧良之谓也。多灾海，罪狱也。伊玛尼乃性命之本然，真主真光光辉也。儒孟子谓良贵，人人有良贵，贵于己者，弗思尔，如能思而明之，沐浴而修之，必自见之矣，沐浴而修，则先正其心，正心则先诚其意，诚意则先致其知，知己神明而主宰万事，推之至于无不知，则知所以修之之功矣。

耐夫私乃阿实格之火，伤害皆其所致也，未发动，宜炼宜镕，既发动，宜谨宜慎，恐惧乎其所害，明乎此，回头是岸，否则苦海无边矣。

右译之四：明耐夫私，即命火也，发必有害，动必有伤，血气盛者，须从四宜字用工夫，当行中庸之道。儒中庸曰：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译耐夫私，怒也，不存恐惧之心，必坠无边之海，如能回头相顾，则脱离罪狱，即登道岸矣。

罕格降命于白哈海中，凭格兰描画形容，凭呼吸吹嘘体窍，阿实格穆民之本然，出幼为领俩呼提也，头一个至美时景，所有大圣人，固图布，钦差至圣，及一切道者，皆从此栈道过来矣。

右译之五：首明造化之机，此明提拔之美，谓受提拔者，能为圣为贤，亦能为喜神，或不能为圣为贤为神，即为一道者，能成其母旺哈德，穆民抱本还原，复命归真，得永久真乐矣，经云：造化宇宙山川，普世人物，为陪伴穆民也，因独取讨嘿德，人不可知乎，译格兰，

写画之器，犹如笔也，阿实格，喜主之命也。出幼得道之时也。得提拔也，固图布执事天仙，喜神也，其栈道，谓所由也。

大世界阿勒世，库勒西，洛尔麦哈夫兹，真主格兰，至圣旗杆，公道场，人身皆同，属讨黑德也。

右译之六：阿勒世天梁也，库勒西亦天也，洛尔麦哈夫兹，及真主降命之格兰皆实物也，旗杆乃领穆民认识真主也，公道场，打算罪人，凡各名目，大小世界皆同，穆民所当知也，讨嘿德认主之道也。

遂拉特桥，最难上，得提拔，一点光亮，即认识真主，如梦而醒，若登山而观平地，一尘不染，与主圣能合而为一，到此时景，始知己非己，不受提拔，坠落层层多灾海，不识又须几千年。

右译之七：遂拉特桥，即伊斯俩穆端庄道路，即行斯正道也，得提拔者，若能行端庄正道，行伊斯俩穆也，不行伊斯俩穆，坠入多灾海，则不识又须几千年矣，若能再复穆斯林，始可再遇提拔。

古勒巴有二，曰浮情，曰就理，虔诚宰牲，俗谓籍牲灵赛白布，为遂拉特脚程（骑乘也），浮情之理，不发一朝之忿，观礼忘怒，犯而不效，以耐夫私为牲，忍而宰之，为伊斯俩穆行道，就理之礼，经谓古勒巴，当宰奈夫私，然后礼则务守其中。

右译之八：译古勒巴，会也，耐夫私，怒也，浮情以风俗所要，情也，就理，就主圣所行，礼也，此明古勒巴，谓约束耐夫私，始可行道办功，为伊斯俩穆行道，至性纯善，不发一朝之忿，欲怒即忍，犹如宰之，一息二会，安凝洗心，务守其中，礼也。

迪克尔有三，曰口念，曰意念，曰心念。舍勒尔提，念清真言，

口念也，妥勒格提，诚意而念，一呼八站，一吸九登，八站九登，字字升腾，意念也。哈给格提，契乎真主，浑然无我，心不纳物，惟独一主，则主念主，自然而念，心念也。

右译之九：译迪克尔，念无形真经，舍勒尔提，常道也，妥勒格提中道也，哈给格提，至道也，常道以口念清真言，中道诚其意，一字一部位，八站九登，按着部位，用意而念，至道得提拔，明自然之念，不以口，不用意，毫无勉强，惟坐静凝洗，以待自然之念也。

乃玛兹曰礼，沐浴聚礼，伊玛目为领袖，鞠躬叩拜，浮情之礼也，净心作中，清浊一聚，德性为领袖，一息二会，务守其中，就理之礼也，经谓乃玛兹须作中乃玛兹。

右译之十：纳玛兹，凝洗也，安宁洗心之谓也，伊玛目掌教也，领袖也，奈玛兹礼也，要得功行之实，须净心作中，须明清浊二气，知所聚之礼，行一息二会之功，则乃玛兹全美矣。

倮则曰斋，岁一月，日止食饮，百务皆息，省躬涤过，望主慈悯，浮情之斋也，穆斯特珐谓斋者。无为之功，无时不用，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不妄言，心不妄想，戒色护真，化己镕气，绝其尘物不纳于心，炼洗气质必归于主，本性契合真主，性乎主无间断者，持斋也，就理之斋也。主谕曰：斋属我，我自报之也。

右译之十一：译倮则，炼洗也，恋真洗心之谓也，明乎率性之道，化己私，镕气质，烦杂尘物不纳，火暴气质镕化，斯谓炼洗本性报乎真主，盖真主，本至清至净，持斋者，绝嗜欲思虑，内洁而清其心，外洁而清其视听言动，内外无染，通身放下，就是至清至净之体，主

云：斋属我，人能臻此境界，便属真主，故遂接云：我自报之也，属字作是字看，斋是七窍俱闭，七窍俱忘，无丝毫污染，便是本来清净，故云：持斋。持斋为遮火狱牌者，谓嗜欲之火，从七窍闭处而远矣。

经云：意勒罕，免勒罕，泽卡提尽乎能，以能济乎不能，以知教乎不知，以语言解乎争讼，分饮食救乎饥渴，皆天命之课也。

右译之十二：译泽卡提，天课也，意勒罕，主慈悯我，免勒罕，我慈悯人，凡人日用起居，皆有天命之课也。

罕旨曰朝，割爱离乡，崎岖跋涉，沐浴临克尔白，抚玄石，诚意契乎罕格，礼拜祈祝，宰驼牛羊以会食，有形之朝也。远私欲，去好恶，沐浴格利布，宰血气之牲，去尽己私，观几微玄石德性，契乎真主，无形之朝也。

右译之十三：译罕旨，朝也，克尔白，天房也，玄石，空悬于天房，罕格真主也，格利布心也，几微玄石，亦谓真心，血气之牲谓自性，克去自性，克尽己私，始可以朝真主。

念礼斋课朝，教也，教之浮情，犹树之花，教之就理，犹树之果，果乃树之实，就理者教之实也。教之实，日用起居不离乎道也。

右译之十四：明五功之实，皆就理也，就理不离乎道，故道不远人，而人自远也。

五功实行，慧眼能开，至诚修身，可以前知，可以见光辉也，少壮志坚，静坐四十昼夜，可见也。三十自幼保固，静坐三昼夜可见也，三四十放保护，年昼夜可见也，五十方保护，五百昼夜可见也，花甲方保护，两年可见也，古稀大耋，静坐潜修，千昼夜可见也，（人寿，

六十曰花甲，七十曰古稀，八十曰耋）

右译之十五：明坐静之功，保护其身也，保护修身，伊玛尼可见光辉矣。

避烦坐静，功行大道，炼修之功愈勤，真主真光愈光辉矣。

右译之十六：明大道功行，炼修其身也，愈炼修，伊玛尼愈光辉矣，迪克尔功课，海水潮阳，潮阳化为仙水，仙水化为神气，渐养渐修，能成其大矣，然则功课成矣。

右译之十七：五功就理，至道功行，至诚之道也，真而实，简而易，燮理功课，保守而已，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修养之至，必成其大，必大神大仙也。

尔朗命大阳，性大阴，阴阳光辉，尔朗之伊玛尼也，阴阳光合，日月合璧之谓。

右译之十八：明人身性命伊玛尼，无异于尔朗性命伊玛尼也。造化阿丹，岂异于造化尔朗，如尔朗初无日月，亦犹傀儡空尸，何能发育万物，既真光命之而为日月，为尔朗之伊玛尼，即普照天地，而生育万物，而万物籍其精光，发其华彩之质，滋养灵根，化浩然之气，又能运行日月，鼓动万物也，人之浊体小，而其清体伊玛尼可小亦可大矣，尔朗谓大天地，伊玛尼，真主真光光辉也。

《天方正学》卷五

真一分而两仪合，化生万物，唯人最灵，洞天地隐微，达圣人蕴奥，造化根源，无所不知，然而亦多不悟，故天方大圣努海，命其子

雅伏思，画卦治东土。（雅伏思天方努海圣人之子，伏羲氏之名，雅伏思乃奉其父命，率臣工阴康等二十四人来于东土立教，遂以雅为儒，曰儒者雅也，儒明斯道，本于真一之气，而气伏曰羲，升曰两仪，显曰四象，分曰八卦，荡而六十有四，本根于真一太极也。故以儒为教，以卦着易，称雅伏思为伏羲氏，以天方字母四分之一制六书，发天干地支，造甲历以定岁时，命人修身理性，以复天真而道行焉。）

后周文王得其道，演其易而系辞焉，曰干，元亨利贞。（干即伏羲氏所系之卦名，曰干为天，周文王得其道遂增其辞，曰元亨利贞，明真一之元气大而亨，造化万有而利而贞，而贞又复为元，见其干元之亨而利而贞，健而不已，曰干者健也。）曰干父坤母，曰震长男，巽长女，曰坎中男，离中女，曰艮少男，兑少女。明乾坤男女之相继，以续人伦之道也。（伏羲氏画八卦，以乾坤包涵六子，至周文王则列其图，曰干父坤母，曰震得干初爻为长男，巽得坤初爻为长女，曰坎得干中爻，为中男，离得坤中爻，为中女，曰艮得干上爻，为少男，兑得坤上爻为少女，如是列其图以明于世，使天下明男女相继以续人伦之道。）乾坤配而阴阳合，仁义礼智信具矣，仁为阴阳并而静也，动则生化之机继之，义为阴阳互相生育之诚，相辅而行，刚柔相恋也。礼为阴阳呼吸，并行不悖，并复从来气质。智为真一无妄，造化四体百骸，五脏六腑，体窍关节，脉络贯通，毛发形容，万全悉备，视德知为者智也，藏于心，体清而真，静则中，动而呼吸，是故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仁乃阴阳并立，主静，静极而动，真一灵机发动，故继言其发也，义即阴阳至诚之道，故诚者天之道也。

刚柔生变化，清浊生形骸，浩然存乎其中，是集义所生者也，礼则阴阳相继而呼吸，并行而不相悖，自孕三月为始，须臾不离也，阴从母来，复其母之气质，阳从父来，复从父之气质，此气质之始也。智则人与万物虽殊而真一之灵乃一清真知体也，化工频出，无更体窍，无易形容，无失其时，足征无妄，信乃万物各止其时，止于其时而成形者信也，万物各止其形，止于其形而不易者信也，三月成心而男女分，干道盛而成男，坤道盛而成女，四月呼吸行，体窍通，五月筋骨成，脉络通，六月毛发生，百骸定，七月四肢动，八月人欲生，九月产女，十月宜男，花开果熟，各止于其时而不逾者信也，天性善，处世善，终永止于福善，人欲恶，处世恶，终永止于祸淫。真一之信也，无妄也，诚也，仁义礼智信也。）真一造化庶类，胎卵湿化，皆乾坤配而阴阳合德，仁义礼智信具，而继善成性，成之缓速，类厥时焉，类以时成，征厥信焉，足征真一无妄，化工着信也。（凡胎卵湿化，皆阴阳合德，刚柔相恋，继善成性而呼吸行，脏腑形骸亦智为之也，成之缓速，缓速以异形，而异类焉，皆具二五之性也。）物有呼吸，两仪具焉。草木金石，水火尘土，或刚或柔，阴阳具焉，若乏阴阳，能生化乎？草木子中，非两仪乎？土生金，金与土微而渐长，尘化石，石与尘微而渐大，五行生化，非阴阳乎？及其显也，观乎离而阴丽于阳。火虽阳极而阴存焉，使乏厥阴，独阳能成火哉？及其隐也，察乎坎而阳陷于阴。水虽阴极而阳存焉，使乏厥阳，独阴能形水哉。

百姓日用，赖有草木，其子能着而化，能显而大，百姓虽多，知道者鲜。仁者默己之仁，见其全体曰仁。智者默己之智，见其全体曰

智。谓其仁曰，长吾呼吸之体，谓其智曰，赞吾呼吸之用，是故万物性命，归吾性命之道。格物致知者多，君子之道多矣。

天显太极，日月两仪，地藏太极，寒暖二气，人隐太极，呼吸两仪，三才之道，刚柔其体焉，进退其用焉。儒易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儒书亦曰：思安安。

人极呼吸，犹天地日月也。及其明而弗异焉，地极寒暖，犹人极呼吸也。及其行而弗异焉，然呼吸犹日月，昼夜之象也，君子所居而安，安呼安吸也，真经斯序，精微而广大，帝尧之所思，箪食瓢饮者得之矣。

二五之精，化之为气，气化为神，神生形而为人，形为神之宅，神过用则歇，精过用则竭。气过用则绝，气衰神耗而欲长生者，未之有也，不修身养气，生生不息之道，不免日渐而衰，譬之如烛，烛尽而火不居，譬之如堤，堤坏而水不存，形瘦则神衰，形劳则神散，气尽则命绝，安神养气以宝精，则修身之道得矣。

养生须爱身，爱身可以束身，束身可以制心，能制其心，可以养生矣，摄养之道，戒暴怒，禁嗜慾，安起居，少思虑，血气和平，百病不生，圣人治病，先治其心，老子曰：心为神主，动静从心，动而血气昏乱，静则心主泰然，故善养生者，正气理形容，安神理呼吸，理顺气和以养心，则修身之道得矣。

为人之道，温和必寿，慈良必寿，宽宏必寿，简默必寿，故猛属必不寿，残忍必不寿，轻薄必不寿，明人哲士，所以自爱也，吾之有

身，人同此身也，身正为大人，为君子，弗正为小人，为枉人，是故，人身不在大小，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天理行乃为君子，弗行乃为小人，故小人习于不善，而为恶作孽，不行孝，不行忠，不务礼仪，不顾廉耻，专务世俗习气，是为枉人也。

当躬之人，人同此心也，心正乃天理具在，弗在乃人欲忽生，天理清明真静，仁义礼智信也，纯乎天理之公，谓之道心，道心有定见，有定力，有定信也，人欲昏昧妄动，喜、怒、爱、恶、欲也，杂乎人欲之私，谓之人心，人心无定见，无定力，无定信也，宜克尽人欲，复完天理，始可以言道，而道则大焉。

人有理气，气随乎理，乃天理着而道心具焉，理随乎气，乃人心着而人欲生焉，能使气与理均，刚与柔亦均，即率性之谓也，修身必学乎礼，学礼务守其中，儒书亦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之道心，人所共有，皆为世事所污，沐浴道心，如治镜然，本体原足莹明，而为世之尘物所污染，具光遂微，力加磨洗，外面去一份障碍，内面即显一份精光，道心十分光明，被世事展转梏亡，世事多一份梏亡，道心即少一份光明，世事有十分梏亡，道心即全无光明。犹日月光辉照人，而为乌云障蔽，梏如被其禁械在那里，更不容其转动，亡如失去了一般，神气在身中，如清泉在井中，终日搅动，水便浑，稍歇一歇，水便清，避烦处静，神气如清泉，理性修身，道心即日月。

避烦坐静，理性修身，神气如玉之坚而润，道心如珠之圆而明，

坐静功课，沐浴而已，凝洗也，修身功课，保守而已，保精声神也，保精勿有所失，保气勿有所伤，保神勿有所耗，理性修身者，无失无伤无耗，而能修炼凝固，如能坚固久之，即能见性光辉，道心如明珠高悬，大见光辉，普照万方，斯道之光也，道之成也。

圣人守真之道，明乎仁义礼智信，守厥中而已矣，守之固，行之利，廊之配天地，岂不易简，曷为难行，弗守弗行弗廊，不亦愚乎？

凡人性善，有刚有柔，师教人为善，教之中而已矣，刚善则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柔善则为慈，为顺为巽，为宽容，为懦弱，惟中和守真，乃圣人之道也，圣人立教，俾人自守，各守厥中，故先觉觉后觉，递相传授而师道以立，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而天下无不治矣。

或谓十室之邑，人人耳提而教，尚有弗及，而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教难周徧何。曰：君子亦惟正己，以纯其中而已矣。无二无杂之谓纯，仁义礼智信动静无违，纯守厥中，则道自行焉。所谓正己物正，理固然也。

君子实胜善也，小人名胜耿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深自愧励，所以远耿也，小人作伪心劳，是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见人有善而弗及，弗及则学焉，人有弗善，则告之劝之，曰庶几速改乎。能改过迁善，则为君子矣，否则终于弗善，人皆恶之，故君子日上，小人日下。

廉士弗息于诚，必惩忿窒欲，改过迁善而后至，儒易云：吉凶悔

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凶悔吝三焉，可不慎乎？惟清廉之士，吉无不利，清廉之士，以道充为贵，以身安为富，故常泰而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厥重无加焉尔。

夫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至人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然则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厥中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物兮用兮，其无穷兮。

吾守仁义礼智信，不啻富与贵也，仁义礼智信，本先天贵圣穆罕默德灵光，乃为吾之知体，静为道之体，动为道之用，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之谓神，所以神妙万物，而万物备于我也，吾备万有，而富有奚恃焉，吾备天爵，而人爵奚恃焉？但知仁义礼智信之宝贵，故视富贵如浮云。

天地真主宰，儒教称上帝，道教称天尊，吾教称真主，西经称罕格，又尊称安拉胡，经云：罕格欲造化天地万物，先化穆罕默德灵光，为天地万物先天，是故主圣一大父母也。人为天地万物之秀，非真主所最爱者乎？父母爱子，真主爱人，饥予以食，寒予以衣，使之保暖安宁，冀其全天爵而行化育耳。

真主虽普慈，然一秉大公，大道权衡，福善祸淫，是故饥寒弗免危弗难免，夭折弗免，水旱瘟疫兵灾，亦所弗免焉，真主惜而弗宥，谓壹于宽宥。则不公矣，凡不忠不孝，阴谋险诈，倚势亏枉，人忍为之，主亦忍祸之。故作恶受祸，乃自招也，任意妄为，乃自危也，早自省悟，乃自幸也，速自回头，乃自宥也，是故圣人设教，劝登道岸，

明人哲士，莫不归之。

君臣为五伦之首，大臣事君，位高任重，祸福与君共，而与国同休戚者也，小臣供职，各敬其事，群策群力，其佐大化，心保社稷，身任政治之重，吉凶与民共，而与军同卫护者也，凡天下吏民一秉臣道，忘私忘家，不变所守，遏二心也，从古贰心之臣，终不凶者，未之有也，夫贰即不义矣，真主祸其不义，故终凶。

伊玛尼光明，为君必明，为父必慈，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夫必正，为妇必顺，为兄必爱，为弟必敬，为师必以道，为友必以信，士务德行，农工商贾务义焉，循理而行，祸何及哉，夫昧理则亡理，亡理则纵欲，纵欲者必败，苟能省悟改过，不第宥之，更能转祸为福，岂非全善之道哉。

凡人之学有五，曰行学，曰才学，曰文学，曰理学，曰道学，然行学主于仁，才学主于智，文学主以义，理学主以礼，道学主以信，盖仁义礼智信，凡人所共具者，惟学各有所得，亦各有所主持，故好学主于仁，则德行着焉，好学主于义，则文艺着焉，好学主于礼，则天理着焉，好学主于智，则才器着焉，好学主于信， 大道着焉，斯五者全备，而大道能分能合，能造能化，即真一大命，全体大用也。

《天方正学》卷六

真一第一

真一惟一，无有比似，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智慧觉悟，须知真一非数一，数一非独一，所谓数一，一本万殊，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也。万物种子，并是数一，然真一为数一主宰，是故吾教惟尊真一，道契于真，真一同于数一，数一同于万有，在万有而万有存，不在万有而万有亡，虽然同在，同而曰同，在而曰在，非若物我之同在也，真一与万物而同在，则有原有，有新生，譬诸顶上灵性，与心间觉性，同惟一体，或遭祸患，顶上灵性不安，而心间觉性亦乱，必不得一治一乱矣，心之觉性全于中天，顶上灵性始于先天，后临身地，继立乾坤，遂渐而显，全于念八之秋，历练老成之际。（凡人智慧全于念八，如大天地二十八宿之周天也，男之先天继立干道，女之先天继立坤道，均逐渐而显，全于二十八岁也，到此时候，为历练老成之际，然男女均须此际，始得完全中天也。）人之讹误无他，弗能辨所以然，物内多以然者，阴与阳，物外所以然者，柔与刚，在物中，若人之在室焉。在物外，若四肢之在身焉。清浊内外之说，浊而小，兼乎内外，清而大，无有表里，虽在而未尝同在，虽不在而未尝不在，理之至精，明之至诚，道为智者传，苟非至人，道弗至矣。理难明，义难尽，知之而难言，不可以不知也，有当躬之证也。

动静第二

经云：认得自己之真主，彼自能言矣。认得自己之真主，彼自无言矣，无言者不言本然之妙，能言者能言动静之机，与判断之妙也。动静本然，譬诸寒暑冬夏，以冬夏即是寒暑，谬矣，除斯冬夏，必无寒暑，未发之谓静，已发之谓动，静为本体，动为作用，言其静，已露其机，言其动未见其迹，故体用两赅，而兼称曰动静，动静有两端，其判断有三品，两端者，本然动静，维持动静也，本然动静原知原活，

本观本听，自能之类焉，真主原知弗以心，全体知，无所不知也，原活不以命，全用活，无所不活也。本观不以目，全体观，无所不观也，本听不以耳，全体听，无所不听也。自能不以手，全体能，无所不能也，维持动静，则能使人生死，能使人贵贱，能使见闻知觉之类焉，本然动静则隐，维持动静则显，用之则显，不用则隐，自有分别，岂同语哉！三品者，万物判断，当体判断，教道判断也，万物判断如火热水凉，风动土静，草木荣枯，金石变化，非大能其孰能乎？当体判断，则四肢百骸，五脏六腑，视听言动，知觉灵活，手之舞足之蹈，理合天地，贯通有无，非大能其孰能乎？教道判断则认己认圣认主归真，五伦百行，明其命，率其性，位天地，育万物，非大能其孰能乎？

原始第三

若夫不达造化之原始，而理气纷纭之论，与夫空无寂灭之谈，窅无实据，清真正教，真主明命，至圣真传，明其真，遏其惑，详译西经，未始有物之初，原有真一罕格，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乃其真一显数一，数一为万圣之原始，即先天贵圣穆罕默德也，是一切妙明之始初造化人神妙明完全端正，降于低中至低，自高至下，包含万有之极品也。（穆罕默德圣人人极也，虽有天地之大，万物之多，总括于人极，而人极为万物之根原，实为万物之灵根，故人极备具万有之极品也。）神天仙，莫不有始，然不能自创其始，惟真主能之，其能乃全能，无所不能也，人神天仙，悉因其能也，然而原始无终之妙，无不备具于人，参观至此，无极根，太极树，人极果也，果藏树里，树藏果中，包罗贯彻，无弗具焉，执文字，离当躬而言理者，心目何能开，

已私何能去，岂能达大化原始哉！

造化第四

真主显余光，贵圣灵光也，自贵圣灵光，造化列圣之本来，自列圣本来，遂为天仙本来，其次为一切人之本来，自一切人之本来，遂为水陆飞行之本来，（此大本之发动，万殊之源源也。）缘真主于独一光中，新生动静，（动静即阴阳，西方不曰阴阳而曰动静者，止认独一也。）静生光，光生火，火生土，静而生者也，静而动，动生风，气生水，动而生者也。风火水土，互相侵犯，混混沌沌，清浊备焉，混沌初分，缘夫朕日。（朕日者正在色妙之间，两不着位，不群之日也。）天形浑圆，极明极大，地形虽圆，其理则方，居天之中，始奠而定，日月流行，斯天地日月显然成于朕日也。（朕日又谓元日）其后第二日分山川，第三日生草木，第四日增恶为灾。（佛教四日为受死西方以四日，为当日不宜用事，恐遇灾害之意。）第五日显星辰，第六日化飞行之物，第七日造化人祖阿丹。

前定第五

真主造化人神事物，试人善恶也，成立善恶是前定，作用善恶乃自由，若无前定，亦无自由，非自由不显前定，前定若大海，人探之必溺，人之择度必不能也。先天分派，后天发露，虽种子无更易，然花果有增亏，自造化观之，无一物不公，无一物不全，自人物观之，无一物公，无一物全，天地中人为贵，人身中心为贵，设使造化惟人而无万物，人身有心而无诸窍百骸。何以谓至公至全者，然有万物，即有贵贱善恶，人之贵贱善恶，虽有分划，亦有富贵隐于贫贱，长生

寄予死亡，然后知损之为益，益之为损，几于道矣。人恶善恶之说，善本原来，恶自新生，善是天理自然，恶乃物欲情变，贪酷无厌，损人利己，岂非物欲情变者乎？前定自由之说，譬如鱼行水里，前定之外，无有自由，自由之志，囿于前定，前定之机，洪深莫测，孰能与语万一哉！

普慈第六

真主普慈今世，独慈后世，惟今世至宽至厚，以足万物所需所能，略无缺乏，恩惠广大，至公无私也，或谓贵贱贫富安危，何为普慈，况有苦极，自作自受者犹可，非自作而受之，可弗悯耶，及后世不能脱离罪狱，而两世受亏，何以服耶！及诸教仁明真正忠孝廉洁之士，与以正道或能遵行，彼即无天经启迪，又无正学直言，良善不获至道，岂不惜哉！曰福善祸淫，使其顺者顺，达者达，贵者贵，贱者贱，富者富，安者安，危者危，各得其报，各得其宜，斯亦谓之普慈也，非均平也。（所谓非自作而受之，特人未之见耳！有可见者，见形色声闻，岂知其诚意哉？儒周公恐惧流言之日，满怀忠意，王莽谦恭下士之时，包藏祸心，一善一恶，彼各当时，多不知其心意，惟真主判理至公，合其心意，善者福之，淫者祸之，然后知损之益，益之为损也，岂人之知见能窥其微隐哉！今世富贵之说，不足以论也。）诸品虽殊，本于造化自然而然者也，荣辱有二，曰真荣真辱，曰世荣世辱，真之荣辱，根于造化，兼正偏自取也，世之荣辱，始于气质，遭遇时节，乃贫富贵贱，安危得失者也，得行正道，有真荣，无真辱，有时而满，（正道忠信之士，或偶而有过，获罪，或有真辱，然过此栈道则有时

而满矣，真荣仍在，长久乐荣。）异端有真辱，无真荣，忠信乐善，增真荣，灭真辱，增世荣，正偏真伪，就此参详以行，未为晚也。苦极之说，虽圣贤不能达时，不怨天不尤人，守死善道，虽不增世荣，或不灭世辱，但能轻真辱，必知增世荣灭世辱之虚浮，不若轻真辱之实济也。悲夫，贵贱贫富之空茫，非醉梦也耶！有真得者，生死相偕，若能勘破生死关头，则眼前之富之贵，何足道哉！凡诸教之仁明正直忠孝廉洁者，或有聪明过人，行亏不自知，其罪尤重，因知识非人能及也，然平生德行，比较谗佞忤逆贪淫之徒，定增世荣而减真辱，不负其毫末也。其不得至道，总不外前定自由之理也，真主赏罚必不负人，无明证，弗加于人也，人之身成于父母，非父母之能，胞中饮血，生时啖乳，此至妙安排，毕竟是亲是己，是故穆民须认独一真主，分明认主之事，目视耳听，鼻嗅口尝，身包天地之理，舌传心德之明，种种至妙安排，尚不参悟造化此身之真主，则罪之，何足悯哉！

真赐第七

真赐，伊玛尼也，真主动静，赐之于人，凡人以真赐认得真主，真赐之兆有三：曰恐惧，曰仰望，曰真乐。恐惧则不违，不违能脱离罪狱，仰望则遵行，遵行能为天仙，真乐契于真主，契真主能觉万物。得此兆者，视金玉如泥沙，视富贵如浮云，生死得失不惊。乃有天然受用，非区区名利比也。盖万事万物，富贵功名，变迁不时，转眼成梦，岂真赐哉！经云：尘世一场戏局，推原经语：惟伊玛尼常在。无减无增，真富真贵，实真赐也，有真赐然后有真知，有真知然后有定理，真赐之义有三：顺一也，认一也，成一也。顺一乃受命之时，在

于先天，因为种子，认一乃忠信遵命之时，在于中天，因为培养，成一乃归真复命之时，在于今后，因为道成矣。天地万物因真赐而有也，人能认己之贵，识己之实，重至实于当躬，亦为大智大贤矣。（儒邵子曰：万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备有我，肯把天人别立根，天向一中安体用，人于心上起经论，天然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奈何弃至实不自受用，碌碌于身外图谋，可谓醉生梦死者也。经云：世人皆醉死而后觉，到彼时，悔何及焉。凡人说梦，定在醒时，先知梦误，必不肯睡，必迁于善，必遵循谨守，庶几不失矣。

似真第八

似真，相似清真之道也，清真教道，必遵明命以认真主，识贵圣人极大原，能知己也，受真传，得正道，能悟性命始于何有，到此当行何事。复命归于何所，然知己则能格物，格物则能穷理，穷理故能明性，明性故能知己，知己本来，即知至圣为人极大原，知人极大原之本来，即知真主显然之道也，一得皆得，岂塞源哉，儒经祖易，论易者如干元统天，为君为父，又谓帝出乎震，解以帝者，天之主宰也，似此至要关头，尚无断定之理，理无二是，设若二是，主宰二矣，清真正教，发源于天方，歷有真传，苟非明命真传，岂敢轻人轻文，而清真正教，传流各国，无以异也。

性命第九

大圣曰：认得化生己身之真主，始认得自己也，又曰：尔能见性可以见主矣，知此身，知真主之造化，见此性，见真主之真机，知真

主命以为性，故非命则无性矣，性本一于命也。清真正教，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为真知，世之论性命，贸然不分，知其为一，不知其为二，既知其为二，又当知其所以一也，故儒书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然性善则可，倘不尽善，何如？曰：欲知人性善恶，必知何为性命。何为善恶，性命乃本然，善恶乃发用，发用有二，善为本用，恶为作用。（视听言动不能受人之类本用也，如技艺各类，互相训习，人已兼赅者，作用也。）有性命必有本用，无本用则性命有亏，有性命不必有作用，无作用不为欠缺，究竟性命外，别无作用也，教为凡愚，不必为圣知，圣知体本用而正作用之偏，凡愚偏于作用，而昧本用之体，缘人之本来，同而不一，如水之清浊，同源而异流也，圣人醒而不昧者，贤人寤寐之间者，愚人酣睡不寤者，真主降经差圣，引迷归正，直达本原，贤者唤之即醒，愚者呼之不应，圣人教人，亦不能令死者醒，达此理者，动静两分，始可论性善不善矣，论性命本体与情用，均出真主之造化，本善而无恶也，论情用之际，有善恶之殊，情即性之发，无外感之私，自然听命于理，无不善也，倘执己私偏见，不肯听命于理，自不能以正，无非恶也，譬如瓮中水，久而变恶，岂其原乎，凡人之善有两端，性之善，本善也，行之善习善也，本善是真主化生性命之原德，习善乃自习功行之习德，心于原德，则忠信乐善也，心于习德，则见义施行也，凡至性出于命原，实先天之至理，倘能发露，是忠贞不二，智者闻此，警醒错误，悔何及焉。缘夫性命之理，微妙莫测，若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庶乎可以归真复命，然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何足异哉！

真心第十

经云：罕格曰：天地不能承载我，惟至人之心也，盖以至人之心能忍主，是真心也，自有生以来，诸家莫不论心，毕竟此心何物焉？若言性命，非性命也，若言智慧，非智慧也，凡心有三：曰真心，曰人心，曰兽心，三者七焉，欲也，智也，仁也，见也，喜也，元也，至也，众有欲智仁，惟至人能全其七焉，兽心欲也，人心仁智也，真心见喜元至也，凡人心性不同，故宜修之，能一本心之真也，清真正教，教人克己私，不自用，能不自用而真心始露，然则以不自用无己之真心遵明命，修道而教，缘自真心以率性焉。下愚恣好欲，常偏于兽心，无非损人利己，贪嗔而已，上智行仁义，常循于人心，莫过齐家治国忠孝而已。惟至人遵明命，能体无己之真心，总归正于真主而已，真心之见，见物而不在物，惟真主是见也。其喜非世人之喜，惟喜真主，是真喜也。元是认主知己，至是无己之妙，惟契独一真主宰，缘人有形神，心有色妙，吾身备天地万物形色之精微，吾性具天地万物本来之枢机，而心之色，又身之拔萃，而心之妙，又性之元机。灵性不能克己，真心岂能发露，到得发露，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故真心中备有万物，而万物中具有真心，至人则超人心，达无己之真心，然本灵之性，见贵圣大性，缘此真心，是贵圣大性，神明真体焉。

生死第十一

生死谓有无，有无之义三：无始无终，真主独一之有也，有始无终，天仙人神数一之有也，有始有终，水陆飞行金石草木，倚赖之有也。盖性命有生长之命，有知觉之命，有灵慧之命，三者惟人兼全，

故能长养，此身而死，其性长在，明理之性，不必倚证于身，其性自能用事，身体虽灭，其灵依然能用，凡欲明其物理，物虽形形色色，必脱然取其精粹，能纳入心，而心能受其神，则神而明之也。非神授受必不能也。倚身者生育之能，知觉之用，皆为形体所役，故生觉之性赖于形骸也，灵性之本用，不倚随于身，凡依此身者，为身所役矣。凡灵性本用，认主也，忠君也，孝亲也，齐家治国也。德泽万民，恩流万世，身未尝动，而神游宇宙而无所不用其极。岂为身所役哉？人之死，死其身形觉性而已，非死灵性也，灵性之在身，犹雀之在笼也，灵出身，身死焉，灵性归回原有之乡，或为罪业所紧，而仍受命。或冥显形神以为劝世，证其性灵常在耳。凡欲明事物之理，无他，以其表而推其理焉。因其已然而验其未然，为万世不朽之功德，证不朽不灭之灵神，生死真常，所以生死者，为立功德也。不立功德，而怕死偷生，眼前昏寐，醒知是梦，为善为恶，不离死生两途，人神皆经此两途也。欲穷理之至，必虚心神会，参悟独一，无始无终，能生而不死，化生化死焉。

人品第十二

人极包含万有，造化之希微，尽载此古册，原本真主运无极开众妙之门，为人极之性理，用太极化天地之妙。为人生之气质，天地譬如一株大树，人为斯树之果，树之本未精粗，合而言之谓人，人者仁也，浑一未分，是为人极，一化为二，是为夫妇，人极原一人，夫妇为二人，一人者人也，二人者仁也，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莫不由夫妇之仁而立也。仁也者，先天地为万物之根原，体真一为古今之定理，

后天地万法归原，超万品始归真一，真一之次，万物之尊，莫大乎人，若草木之盛，花果之繁，尽含于种子，若天地之大，万物之多，总括于人极，有天地而无人，何异妆台无镜，有人而无天地，即若宝镜无台，所以人不能无天地而立，天地万物亦不能无人而自有，万物以人之灵而有，人以万物之形而立，譬如鱼水，水无鱼必败，鱼无水莫存，故天地因人而设，万物因人而生。经云：真主显大能造化天地，显自己造化人极，自造化天地万物，或同宗异类，或同类异体，或同体异用，大都同一之理，若口能劝谕，使人行善改过，则通称仁者，此万物一体义焉，若谕万物之殊，且人之一类，品踰牛毛，鸟兽何止千种，草木悉啻万端，谓各类其类也，昧同异革是非，知者自知，愚者自愚，贪名利，迷归从，不知己为谁化，而本于何有，当行何事，复归何所？不知其所来，亦不知其所归，必预知人品，始知人理，不知人理，曷行人道，岂异禽兽哉？能证人品者，莫大乎本智，本智能辨是非，别真伪，知己而认主，且智具才人，若太阳之在世，普遍光明，无所不照，若夫背明命，弃本智之明，而徇异端之偏，何异乎舍日光，而以灯烛物也，当洗心涤思。弃露电浮云之计，勘己身之古册，拭磨本身明镜，照彻天地，贯通古今，以当体成正果，继立乾坤大义，始不负真主造化也。

夫妇十三

无极显性命，非性命则无神鬼，太极成两仪，非两仪则无乾坤，人极体无极之理，继太极之用，化而为夫妇，非夫妇则无父子，无父子岂有君臣，故三纲莫不由夫妇而立也，清真正教，结婚姻，乃真主

明命，违此者逆矣，（逆谓不顺真主命也）所以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惟寒热能生寒热，此阴阳之化机也。若孤阳寡阴之辈，上违主命，下背人伦，悉啻毁本塞源也。夫妇之道，乾坤生生之道也，所以正教之理，虽鳏寡不必独守，何也？可以明正改接，不可以外洁内淫，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此固不辨而明也，凡遵守清真，趋正避邪，从好去恶，所以乾坤交泰，万物咸亨，造化之根，发育之理，宏道兴伦，三纲五常，亘古不息，莫不由夫妇而立也。其理盖有不尽述焉。

仙神第十四

仙是天仙，神乃神鬼，天仙之本体，纯阳光明，其性灵常在不灭，而亦有复生焉，鬼崇纯阴，惟人则阴阳兼全，神则清浊各半，天仙乃万汇中无形之最灵，人极乃万汇中有形之最灵，但天仙惟得其清，人极色妙皆具，所以人能宏道，道责于人，因人乃天地万物中之至全至贵，虽天仙神鬼，莫不因而有也，天仙神鬼，分司执掌，皆遵真主明命，无自专，无升赏，因无好欲也，真主以天仙理天地，非为分其任，本为显其尊，非为助其力，特为显其全，此理不可不知也，神者，次于人极，天仙因其本体，乃清中之浊，浊中之清也，真主真机安排妙用焉。正教真传，凡至人之得正，为圣为贤，去世上升，亦为天仙，凡愚人之失正，为迷为逆，死后维系罪狱。若夫至圣之贵，超越万品，岂于仙神之列而已哉。

正教第十五

正教之道，惟忠诚而已，推其理，真久不偏谓之正，惟精独一谓之忠，纯洁无染谓之诚。正教之原，自开辟初，乃真主自立，敕降天

仙传命于阿丹，立极，阐扬至道，首立纲常，而后有教焉。命人笃信，莫非至理，命人力行者，莫非正务，禁止莫非异端僻行，或犯义之事，若背此而履他歧，不特不能寡过，且益增其谬，如面东而欲西，愈趋而愈远，凡有志修德躬行，不由正教，虽竭尽心力，亦不能克己归真。清真正教，论始则知自己从来，论终则悟此身归宿，论法皆成人之至理，虽前后所有之理，明若列眉。略无猜疑，岂据理而推测哉！正教经典所传，方域所以分，偏正所以判，盖有由来矣。

正学第十六

清真正教，男妇习学，乃天命也，学非徒学，必须有行，有行不可无学，有行无学，虽圣人至道之门，不得而入也，学者得而门而入，须知所习之学，而尚未遵行，不可更习未知之学，不独不得其未得，抑且有误其已有，乃非正学之义也。正学者不作聪明，不循自性，尊经为鼻祖，圣教为乳母，斯旨之外，无别学也。清真之道，至中至正，无增减，无更易，古今如一，无处不同，皆由于不自用耳。立身之本，无过于学，若涉海之指南，若大匠之绳准，无指南，何以辨南北东西，无准绳，何以定长短曲直，盖断断不可无学，是故教律，男女老少，俱宜学道，直此身同尽而已，不可间断，缘为善无有穷极，学道先识正偏，非徒有学，特为多闻，或诲人全其仁义，或治己可为大智，故学之志，惟认己之学，为正学也，正学之义，不独效先觉之行止，固有当体正行之学，正学有三：曰常，曰中，曰至，至乃归真，中乃明心，常乃修身，世人之通患，溺于财色声名，既已知学，尚迷色，将何以为勇，尚高而傲，将何以为谦，尚惑非义之财，将何以为廉，尚

溺于虚浮，将何以为道德，尚怨主尤人，将何以为听命，凡知己之恶，即见善之端，易于入德矣。乾坤昏晦，还须日月光辉，心地朦胧，必以正学启悟，真知正学，惟一点光明，照彻今古，拭磨明镜，自照之学也，凡人得兹一点之光，自然明之不已，知之不竭也。君子内明决，而外若无知，善教者，辟正学几微，开心胸茅塞，使善学者同归于大中至正，其庶几矣。

回回第十七

清真镜子，教道磋磨，能照天地万物原来，皆缘回镜之光，回光有二，曰身回大极之清，性回无极之真，故曰：回回清真镜子，圣人教道磋磨，自己磋磨自己，能照天地万物原来，即能照自己本原，能照自己本原，即照本来面目也，时照本来面目，克己复礼，预备归真，亦曰归回，归者回也，回者原有之乡也，所谓回大极之清，回无极之真也，今人多冒名而不务实，循礼亦略无所知，岂不愧斯义乎？

作证第十八

清真正教，入德之门也，认主之要，首言我作证，何也？缘认主必须认己，认己方能认主，因己之有，乃天然文之章，天机之古册，返观本身古册，而阅当体文章，是何等亲切，是何等简便，舍此别图，皆歧路也，故我作证一句，唤醒醉梦之人。且莫论先天何处，直言当下从来，乾坤交姤，父母姻缘，而体窍明灵，毕竟谁造谁化？是谁赋予？设使凭空而有，原无主宰则遍地可生胎卵，如兴造房舍，料木虽备，非大匠绳墨主持，何能自成房廊，昔一沙门，见天方国皇王，王询其知造化之主否？沙门曰：无始以来，静极而动，动极而静，一动

过发热爱情呢 一静，互为其根，即若空化起灭，皆自然而然者也。王不能诎，因召宰臣，久而方至，曰卿来何晏也？曰臣居河北，忽而桥崩，不堪步涉，见一空舟，无人撑驾，往来自渡，待卸载而返，臣始登舟得渡，故而来迟，沙门曰：此欺诳也，未闻舟无人驾，而能自渡者，王曰：舟无人驾，尚不能自渡，尔乃谓天地万物，无有造化之主而能自成，更何如乎？沙门愧不能答，盖不特天地之大，虽胎卵种子，必先有宗始，方能所以然，模范虽能成镜，必由匠作之能，谁言成镜者，即是模范，非匠作乎？即此证明，始悟化生己身之真主，故认主必从己身推求，悲夫，愚昧，抱当身之至理而弗穷，窃他人之糟粕以为宝，博览古今，与本体何干？粉饰虚文，与性命何益，这部古书，若非天经无旨，至圣真传，何能识得真一之妙，内明心性，礼分主圣，外修身政，复显原命也。所以可一分己，增一分真，若己有全镕，妙明顿露，不因正教之仙丹，何以点化其自性，然后因缘性解，大性光明，到此田地，始知天地万物为一人，方认得自己，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也。

五常第十九

正教五事，谓之五常，行仁义礼智信，事之常行也，五常之一曰念，其念有三，曰口念，曰意念，曰心念，口念意念，皆念无形真经，俩以俩海，应兰拉乎，穆罕默德勒办论纳习，心念乃感赞真主显贵圣，立人极而为我辈根源。立人道而为古今定理。我辈饮水思源，不忘大本，夫常行期念而念兹在兹者，仁也，五常之二曰礼，其礼有二，曰有形之礼，曰无形之理，有形之礼则鞠躬叩首，跪起礼拜，乃真主爱

人，恐人以外邪乱中正，特命圣人作此外仪，以启内德，常存而省之，故日月礼拜，咸之不忘，以此明人之本来。净人之过愆，指人归真之道，增人功德之行。能享受真赏也。无形之礼，则礼之理也，理存于心，而心持敬畏，礼行于中，克复归真也，夫常行斯礼，而天下归仁者，礼也。五常之三曰斋，其斋有二：曰心戒，曰心斋，心戒乃戒自性，心以相反之剑，降服自性，自性之助有二：曰饱暖，曰富贵，强悍生于饱暖，骄奢生于富贵，降服自性，须知饥渴之由，则强悍自消，体忍中行，定由节俭之礼，则骄奢自己，嗜欲之乐，其貌虽人，而行实异类，他病止害于身，欲之毒，彻人心骨，故宜戒绝嗜欲，而保重其身也。心斋乃道德之乐，可与天仙并列。道德令人心明，而润及其身也。人知此乐，百味可轻矣。正教真知者，更有至道行焉，真主清净本然，人能习主清净，则不知有身，浑然无我，主曰：斋属我，我报之，亲切至矣。夫常行斯斋，而心性归主者，智也，无常之四曰课。其课施有五，曰施财，曰施力，曰施言，曰施知，曰施尽，施财帛谷栗之类，施于穷困，济于饥寒，不分亲疏远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正教之人，无暴露，无乞丐，无秽形，吾人身命财物，皆真主赐予，以其所赐施之，上不负所赐之恩，下并爱其所爱，此施之义也。施力，随行方便。施言，排难解纷，施知，醒其无知。施尽，尽其所有，尽之之义，尽其所有，能净其心也，夫常行斯课，而周济于人者，义也。五常之五曰朝，其朝有三：曰小朝，曰大朝，曰中朝，小朝，各于其乡，七日一聚，朝拜真主也，大朝，朝觐天房，身临克尔白也，中朝，则作中乃玛兹，习主清净，豁然开悟，实朝主清净也。是时斩断万缘

牵扰，超越生死关头，心归无极之乡，身结先天之约，定性向主，复命归真也，夫常行斯朝，而能向主者，信也，正教五常，虽言表里，本自源流，直指身心，不论人我，所谓源清而流自清也。

真忠第二十

真者化灭诸邪，忠者中心体主，此为人之大本也。自生民以来，惟正教贵一，论一有三。曰独一，曰数一，曰习一。独一者真主，数一者人极，习一者真人，真主运无极开众妙之门，显大极成万物之体，超越无极大极，不落阴阳，其独一乎。人极乃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数一乎。真人，身虽处天地间，不被天地万物牵制，一心向主，是为不二，其习一乎。大本真忠，即此而明，诸邪自灭，如日中天。阴气尽敛，岂区区半涂稍末之忠，可同语哉！自斯以下，认己修身，忠君事亲，处夫妇交朋友，齐家治国，莫不由是本而发。舍此别图，则有歧路之辈矣，忠于真主，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其源清而无不清矣。须知大本真忠始自天子，盖君不能自君其国，真主能与其为君。所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与之也。故君父之忠如宝，臣子之忠如金，交友之忠如玉，忠名虽一，其实不同。凡人必认真主而后心能以正，心正而后忠能以真，忠真而后，万善自此真忠而发，须能中节，其礼方备，真忠之至礼三：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远斯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然事有轻重，义有差等，君亲岂能与之同等，斯至大之伦，至极之忠，不可不知也。

至孝第二十一

经曰：尔等认主，尔等孝亲，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道德所

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兼全，方成正人。又云：真主之喜，寄于父母所喜中，父母不悦，其子虽有万行，亦无论矣，或曰：侍亲疾苦，久而无怨，可谓孝乎？曰：亲恩子孝，远如天壤，亲之抚育，本乎心念，子之孝养，多守礼节，亲之思子，无有时度，子之慕亲，犹有限量，以此比较，百不及一，凡人惟养亲，所谓犬马亦皆有养，孝亲之心志，乃常孝也，亦非至孝，何也？因此时之寄寓，长寿者莫过百年，身死孝绝，乌足为孝，所谓至孝者，奉亲于无过，使不坠于有罪，则能脱离罪狱，更能永享无量福矣。施济贫难，意为祖考父母，皆为至孝也。（凡有祖产出息，分济贫难，功归祖考者，此孝子顺孙之至孝也，父母无常矣，无论有无财产，即宜设施济众，功归父母，代求脱离罪狱之苦，并乞长享恩荣，此乃孝子之至孝也，设施之法，有一分可尽之力，即尽一分孝子之心，有十分可尽之力，即尽十分孝子之心，然后不愧人子之职，可谓孝子，而心与力既尽，尚有未尽之意，复设施以尽人事，可谓至孝也。）正教谓不孝，乃失学也，一人有学，穷则善身，达则善世，有子失学，必不认主，不孝亲不体圣，不知法，轻犯宪章，归责父母，罪莫大焉。

听命第二十二

听命者，不循自性，乃克己去私心也，真主晓谕，仆人不能自专，此谕宣明。令人听命也。母明克已而不自用，不自用则能顺主命。所以世人之违犯。皆缘任性之偏私。如不听命焉。能克已而不克已，不有归真人道矣。听命为天道，克已为人道，互相表裹，发于一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亏损，即于天人之道不全，即不得谓之听命也，即此

详之。何有一事不听命于主，何有一毫有任已性为哉。大都克已则万无一失。有已则万无一得。是故恕人乃圣贤之事。恕已乃偏僻之心。克已恕人，万有进于正道，因无已所以恕人，因有已惟知自恕，有已而恕已。遂渐人于邪端，恕已之害，大端有七，不可不知也。曰恕已之心，必致堕志恕已之性，必致恣欲。恕已之身，必生怠慢，恕已之妄，必多枉屈，恕已之贫，必生卑谄，恕已之学，必安愚陋，恕已之财，必有隐匿，凡人欲全斯道，先务的已之学，以恕已者恕人，以责人者责已，其庶几矣。自知已过必体察其私心，而防守其偏心也，昔有一贤，杜绝交游，隐居独处，或问何故，曰一息主赐一恩，就此息中，感主此恩，孰有馀闲，而交接于人乎，人之生活皆寄于呼吸之间，气之呼吸一止，人之生意即绝，知慈一息可谓知已，即是而思，居位必公，处世必和，交友必让，即知生死莫测，转眼变迁，若不能听命克已，必须交接贤良，虽不尽善，必不至于恶矣。昔贤白色理曰，意有人不若羊也，羣羊当牧放之时，散于山野，若闻牧人呼唤，即刻无不归来，人灵超万品，且有天经凭据，至圣教言，呼唤迷途救渡苦海。乃有劝之不醒，呼之不应，惜乎迷人，自已不肯回头，以此观之人不若羊也。昔舍该格。问于贤圣阿德憨，何曰为至人，答曰，有则感恩，无则忍耐，有物则济人。(此贤人也，凡知此为贤而学之，亦贤人也。)无物则一心清净。(此圣人也，凡知此为圣而学之，亦圣人也。)但常人的是，有则贪嗔，无则惑乱矣。经云，公道场，了公之日，真主惟以畜养之颡，在诸顺违之间，足为尔等证也，当审违命者，谓真主曾命牛马诸物，受尔等降伏乎，皆曰然，曰牛马诸物，曾违犯尔等乎，

皆曰未也。曰尔等何独违主命耶，皆无能答矣。审于顺命者，曰尔等命诸牛马耕负可曾不行，或行亦曾不如尔等之命乎，皆曰未也，曰尔等能一一皆如主命乎，顺者亦无答矣，虽喜悦而又愧感，其违命者，畏罚而悲悔之，其顺命者，惟愧未能尽如主命也。是故母明不循自性，惟有听命而已。（译母明，忠信之士也。）

首领第二十三

大圣云：伊玛目领袖一方，犹如牧羊之人也，将来自尔之执掌一一皆有问焉。盖首领有一方之责任，家长有一家之责任，独处有一身之责任，当体民物，尤为根本，心如宫殿，主宰居焉，意虑记悟，其近侍乎，视听闻言，其百工乎，四肢百骸，其民物乎，通身一体，其邦国乎，故心偏通身皆偏，心正通身皆正，岂细务哉，即以皇王，任重而位尊，亦必正于当身之国土，所以身乱国必乱，身治国必治，未有身治而国乱者，知治乱之要，惟在公与不公，虽天下皆异端，亦无妨于治也，法枉行亏，必不可治也，大圣曰：人间公道，是真主之天平，凡人以公治世，将来公道场取公之日，自无不公之罚矣。不公不仁之报，永罚而不恕者一也，可以恕而不罚者一也，待罚满而方释者一也，不知认识真主，或知而疑惑不定，譬若居王之土，食王之禄，而犹私他国，或观望盛衰而持两端，此皆不宥之罚也，幼年无知，有违明命，及其壮时，忏悔前愆，此皆恕而不罚也，互相为对，强弱不敌，惟量其亏负而罚焉，若以势行亏枉，使之苦难忍辱，罚倍而益倍焉，至圣穆罕默德曰：尔等须体谅群下，皆是真主造化，彼之身命，与尔一同喜怒无异，凡己不能受者，勿加于人，不然，公道场取公之

日，真主与我，即其知证也。不独人也，畜养牛驼骡马，负重远行，耕犁患苦，亦皆体之，否则知证亦然。昔一居上者，性刚而多枉，访一医士，欲求其治，医士曰：愿君多病多眠，速死为愈，曰此何言也？曰良乐莫过于此，多病多眠，不及交接，亏枉自少，还报无由，若能速死，在臣民则亏枉止，在己身则愆尤止，孰有逾于此乐乎？曰苦乐良言，切吾心病，无以可酬，任尔所求，曰：臣之二仆，乃君之二主，又何足求，曰为何？曰臣能役使长虑贪图，君为二端之役也，王遂悲悔而泣焉。方知亏人即是亏己，恕己不若恕人，且知罚之不当为枉，不知恕之不当亦枉也，恕不当乃当罚而不罚又纵恶也。圣云：无太过，无不及，惟以公平治世者，去世升静天，登光明宝座，居于至上，其乐无逾焉，凡枉法者去世，坠下极，拘罪狱，陷于万苦之中，其难亦无逾焉，窃思任性不公者，称意于一时，不知犯真主之怒恼，极罚永久之难，自悲乎哉！经云：凡事以和缓则整齐，以强暴则破败，故至人以公为道，以和为美，不以怒加诸人，则真主之怒不加诸我也。圣人遥观一物，形大如山，其色元黑，即忍耐而就之，其物渐近渐小，及其相接，仅可一口，竟尔吞服。其味甘美，人不知其为何物，圣人谕曰：此即我之耐夫斯也，始初纳之极难，果忍耐而吞下，则味极美也。圣贤君己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其勇有二，曰智才之勇，曰血气之勇，智才之勇，能伏自性，则和气滂流，无不被其德泽，血气之勇，力伏万人，盖一时威势，不过惧其法度。经云：尔化己可以化人，不化己不自愧乎？尝有偶闻一言，便即力克自己，不待己言，而人自化焉，圣人啖怒，正于能罚而不罚焉，岂非君长宽容哉！圣贤之宽容，

犹如大地，凡诸秽物，莫不纳之，及其发露倾见，无非红翠磬香，非世俗微器可比论也。

友道第二十四

稽古人民，同宗一脉，并无彼此殊分，因有离渐万方，诸各异教，别户分门，惟我清真，不忘原始，阿丹是吾祖，正人皆兄弟，此同宗一脉之明谕，吾教纲常，昆弟朋友，亲族邻里之道，莫不修备，恶因一隙，善以全成，戒恶劝善，惟恐不具足也，友道至降，亦宜择交，昔贤鲁得格谓可交者一，不可交者六，凡尔忘却即加提醒，凡尔错误，即便指引，是可交者也。愚昧者不可近，鄙吝者不可近，忘义者不可近，无信者不可近，诳言者不可近，残忍者不可近，此六者宜远也。可交者，必使吾不失其时，不可交者，因致我有误其正，失时不能再得，至美无过见时，失误乃甚于死亡，死亡惟绝于人，失误独背于主，故交友善人，永为善道，交友恶人，永为恶流，善恶之事，各止一端，善恶之人，无所不备，可不慎乎。父母生身。师友生知。圣云：正人乃正人之镜子，此言师友同志者也。非高明镜子，不能使正人得见本来面目，凡愚非圣知指引。良友规则，岂能渐为德行哉。大都网常伦理，无过师友事大，因能改过日新，止于至善，至人以日月为友，谓效其高明也。廉士以山林为友，谓效其清静也。中人以江河为友，谓效其润泽也。常人以名利为友，谓效其周济也。能和悦家庭，敦睦宗教泛爱乡党，庶可以全成友道之隆矣。

取舍第二十五

经云，万物莫不有朽，惟真主原有而无朽也。又云，尔舍去自己，

来其大义，必须摆脱尘缘，始能契合原有也。真主原有常在，因原有造化万物，万物交错，出入生死。时时另有新生，莫认已前故物，高傲强梁，无谦无逊，不畏不服，不知谦为万善之源，傲乃诸恶之根，非谦何以克傲。谦则无已。无已而受害，如江海之纳众流，因此躯壳之身，成于精血之胞，出于产门，混混沌沌，然后衣禄其身，安危得失，概不能由已忆，静里叅详，良心发露，高傲自隳，舍除自己，始悟有化生自己之真主，是故能舍已则能认主。能认主则能顺命，顺命为万善之本也。为人吃紧关头，正在此中分晓，舍弃自己，取其大义，越生死之关，履清真之理，庶几不堕于错缪矣。然不克自性者，名虽在道，理入迷途。当舍而不舍，不当舍而舍之，当取而不取，不当取而取之，取舍不明，受弊多矣。昔贤，爸野赍德曰，清廉功行，予行三日而已，第一日舍除客寓之富贵。(客寓，即今世也。)第二日舍除将来之荣华。(将来，谓后世也。)第三日舍除自己，即无我也。贵得一真耳，真主之原有，无始亦终，此规实之据，惟验于人，舍之弗舍，取之弗取，得弗得焉。求世荣者，争名夺利，势如云电风雷，行人莫不畏避，煞时雨散云收，威烈尽消，所存泥涂而已。贵位权豪，忽然冷落，俨如是耳，岂非戏裹悲欢，醒时人梦乎。贫人独处最安，独乐独得也。乃成智之规和，舍取之正义也。

预备第二十六

经云，尔等未死时，须预备死也。无常临逼，手忙足乱，乃无预备故耳。光阴无常，预备本今世之要务也。若不预备功德，何能享受平安，时中栽种，始有秋收，当下偷安，饥寒自受，为善自有善酬，

为恶自有恶报，真主至公，当罚不易，到公道场，忏悔噬脐，何及也。故至道不论功业，只在修德，世人溺于名利，曰名之利害，曰财之利害，曰身之利害，曰势之利害。独不思有掌管性命之真利害。故正教孳孳恳恳，以其真利害，警醒世人，终归于主不背本忘原，独求真荣，诚为真利也。是以轻今荣今利，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世迷，闻言死后之事，必谓太迂，然孟子曰，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非忧及死后乎。且东西至圣立教，彼此虑及万世，曾不以为迂也。正人为已，惟及死后，可为迂处，人物之身有二体，曰清体，曰浊体，灵性者，清体也，长在也。腐朽者，浊体也。明人以长在者为真事。愚人以腐朽者为实事，明人以故乡为本，愚人以寄寓为家，谁迂乎，目今之利害，用利害样子，今世之事，或吉或凶，皆不足论了。即如俳优在戯场，妆扮帝王官宰士人仆役婢妾，俨然若真，皆一时之饰，所著衣物，本非自有，所经利害，不及其身。当场演毕，脱去妆饰，略无关切，此人生百岁，即一时戏剧也。所有财物，岂为真有，得喜失忧何必然也。及其死时，世之假事纔终，后之真事方始，然后真荣，真辱，各享，各受，享真荣者，乐何如之，受真辱者，愧而难也。其难受苦极之苦，则真主忍待之，以还其昔之忍了。故谓世人悭吝忍心者，死后财物尽成刑具。惟忠信之士，藉财物施仁，以易尽之生，而得无量之乐。愚昧者，以暂时取快，而受永远之苦。当下虽然混过，死时难以遮藏，明人及早醒悟。免后悔焉。生时备死，智者能之，若死期几至，身命将离，而欲行善，何能及焉。

体察第二十七

人之一身，有视听闻言之妙，总括于正心之理。若心理不明，凡眼耳鼻舌，通身百骸，皆不治矣，是故以目观物，不若以理察物，目之所见，或有差讹，理之所察自无失误。故不可独观其外，不以理察其中，始得矣一日十二时辰，包括百刻万息。闹中静裹，内外行为，家常日用，见闻若一，似是而非，几于莫辨者多矣，正当体察，不可不辨焉。且夫真一之与数一，真知之与习知，实行之与虚名，心安之与身安，虔诚之与惯习，清真之与清静，必须体察分明，岂可不辨也哉。

参悟第二十八

经云，尔等于已身，如何不叅悟，圣人谕曰，尔等叅悟真主内外恩赐，不可不叅悟真主本然，本然者，不干声色，不落有无，至真至妙，无始无终，凡人聪明智能，文字语言，惟施于始终声色，若超越诸品，虽叅悟所及，终觉渺茫，真主慈悯，特降是经，方有着落。故云，尔等于已身，如何不叅悟也。此旨分明换醒醉梦，与以下手工夫，譬如春本无形，红翠闹扬虽红翠非春，其徽自显，况造化天地能今春之主乎。果能悟彻内外之恩，自然能达真有，则有真恩，所谓外恩者，天地万物皆资吾用也。所谓内恩者，吾命才具，能推论事理也。所谓真恩者，清真正道指教迷人也。凡论内外之恩，必先知损益，而后可也。常人之益，在圣贤为损，圣贤之损，在常人为益，知损之为益，益之为损，然后可言真恩矣。果能悟真损益，再悟此三大恩，毕竟为何而设焉。究其设立之谊，总为成人而授托，果能如是，方为代政之全人，非真主无天地乾坤，与万物网常，非全人孰认真主大能，继清

真至道。天地为型范，人身为镜子，性命为光辉，教道为磨拭也。故教道乃成人之要务，治病之医方，病有本标，医有表里，生死关头，岂细务哉。为人紧要关头，正在此中参悟，然最要者，知已为本，知人次之。善根生于知已，恶本出自无知，德与谦共，高与傲同，虽功德称誉，而自居者。实自辱耳，凡德具于身者，心愈敬畏，惟见已之不足。道德乃人之至宝。世间宝物不藏，当必失之不守，况道德之至宝乎。然德行有真伪，圣贤之德，本来活泼，不待助而自生。故不愿誉增减，惟自德行耳，伪德者，必待赞誉而始行，譬如箫管，气吹则响，又若舟航，风鼓则行，气停风息，块然不动，是故真德本活德也。愚人不辨而自惑，欲感此授讬之恩，必先了彻真赝，而净洁身心，妙明显露，尽除凡伪，惟有一真，设若是非不辨，徇欲自行，不悟此大恩，则负此重讬矣。

利名第二十九

今夫利名者，殷勤俗事，不务德行，欲为贪焉，岂诚意哉，譬如博弈，谁无好胜之心，由此则高傲自生，因傲与德反，故真德不入傲心，所以诸罪有限，而傲罪无穷，妒只夺人，怒且夺己，因傲欲夺主也，傲践迹而上，不践迹而下，倏然堕落，疾如雷电，其可居乎？若傲与德处，其德必消，况与名处乎！若谦与罪处，其罪必减，况与德乎！凡未成之工，工人必不示人，凡未成之善，宜自愧而隐藏，尚可自伐乎？自恃者露，令人称羡，若路旁之果，行人摘取，不论生熟，摘取者多，虽有千百，竟无一成，，言及于是，名实两空，诚可惜矣。贪图者，各乐其利，如贪妾妓，不虑其害，惟取一时快乐，不图百岁

生死，夫生寄也，死归也，可叹世人，忘却长住家乡，贪爱客途幻景，不知目下贪图，即邪魔之戏具，譬若探蜂食蜜，虽得微甘，难逃其螫，尚有终日忙忙，垂涎其味，而略不得者，枉受辛苦，直至于死，道世交亡，苦之极矣。所以常人之奔忙，圣贤视为儿戏，常人之智巧，圣贤视为愚蒙，故明眼之人，不见实理，谓之瞽目，凡事不为主，不为道，不为生死，总世俗以为正事，在智者视之，不啻群优之与傀儡耳。及至临死之时，阻碍尤多，若己身之疾苦，妻子之恋爱，富贵之抛撇，亏枉之寒心，兼邪攻魔伐甚急，搅乱心胸，到在此时，生平之粉饰尽消，本来之面目露尽，善恶真伪终难欺隐，盖圣凡智愚之别，在于乐然无奈之分，乐然者，如探海寻珠，得者幸登彼岸，无奈者，若逃仆被擒，怕见家主，是时恐惧悲哀，何异牲畜被牵屠手，世之勤于俗事，怠于德业者，其故有四：一不知真主可事，一不知正道可行，一不知归宿可投，一不知考算可畏。飘飘然而不知所之也。

较量第三十

经云：穆民近主至贵，因其有计较也，较量诸事正直不偏，知当体六根为何而设，时常感恩，以真主所赐不敢施于违命之处，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修身功课无穷，行其真主之正也，然初入道德之门，总于三品十条，三品乃心之诚信，舌之定念，身之遵行。此所以为根本，有根本，则枝叶花果自然而然者也。（诚信是根本，心不诚信，即无道也，舌既定，而其所以念乃自然之念也，虽诚信自然之道，而不修身遵行，则道亦难成，至诚之道，万善之本也。）三品贯通一脉，吾道以一贯之，诚信真主，不容疑虑，此中发

念，而天仙不能赞助，鬼神不妬毁，是之谓诚，少有人欲相牵，邪即乘机而入，如果中受蠢，虽外而青翠，而内实腐烂，仁受害焉，定念非赞颂，仁受害焉，定念非赞诵，乃从心至舌自诚明也。遵行不论行住坐卧，力行不息，通身百骸，贯通圆满，非其时独善其身，得其时兼善天下，源清而流清也，十条其一节饮食，节之之义，清洁而中节也，饮食本立身修道之珍，非饮则胃火不清，过饮则肾水不固，非食则身不能立，饱食则神昏好睡，恐精气因神昏而莫保。其二节语言，节言之义，至道深奥，当言而言，不当言不言，皆中节也。当言不言，如人溺而不救，不当言而言，如醉人而共语。犹恐失之非也。经云，非言，乃折平生功行，愚人慎言，即其帷幔，智士慎言，即其妆饰，帷幔者，闭其愚陋，妆饰者，增其高雅，详是义焉。可易言哉，其三节眠睡，睡为纯阴之象。眠类死尸之形，眠睡一时，神昏心昧，自不保已，安能守身哉。(节者不可久睡，久睡好眠必失事，夫神不可劳，劳神必沉睡也。欲无沉睡，则昼夜百刻，按时分睡，每一时息眠一刻，心须明醒，不可稍怠，亦必有伴侣操持，以然香几许为一刻。)其四悔过，经云，人若自懊悔过愆，生平一次而已。(是谓悔过者，可岂再过耶。)凡进道之人，必先去恶，而后始能至善。故有所不为，方能有为，正此义也。其五避烦坐静，避诸情欲也。得道者，对景忘情，居尘不染，然初进者不能也。耳目乃声色之门，口舌乃是非之鑰，必须避绝万缘，幽闲静默，惟契独一真主，即成真人也。其六甘贫，贫乃习一之缘，修道之要也。贫则诸事倚讬于主，贫无田土，无差徭，无租税，无妄为，无高傲，无欺凌，贼盗不侵，忌妬不犯，真是无拘

人也。归回无惊恐，无牵繫，无仇敌，微考算，永享极乐也。其七安分，衣食之分，人各自安，自先天受恩时，衣禄之分，定在其中矣，故谓之前定也。前定之义，后无增减，不明此理，越分妄求，终是无增也。徒劳怨命，尤增过愆，正教守分安命，安其有，安其无，不安而安者也。其八忍耐，夫忍耐超凡人圣工夫，成人修道要术，有生以来，不经劳苦，便为圣贤，除斯忍耐，未之有也。盖忍有三品，曰修道之忍，曰见道之忍，曰得道之忍。如修道之忍，穷通得失，皆听命焉。斯进道法程，不由自性，不图苟安，必遵明命而历劳苦也。见道之忍，久历工夫，身心清净，见性出入，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履虚不坠，金石无阴，阴阳不拘，皆中天境界也。得道之忍，超越天地，旋转乾坤起死回生，造化若已，当时圣人知见，见天地悬无根。显妙明，普照万方，神通在焉，其九顺服，顺服之义，万事万物，得失安危，听命自然，略无拣择，何哉。凡遇事，已见为极美，中藏祸患而不知，或有甚恶事内含福利而莫测，方知真主隐机，超人意见之外，自虚心一讬真主，所以临事不惧，逆来顺受，盖得此机也。其十乐从，乐从之义，虽似顺服，其中分别，自有不同，顺服则顺而不怨，乐从则乐而且喜，不可不辨也。

宰牲第三十一

天房大会，俗谓小节，继往圣之遗迹，遵历来之古仪，众礼宰牲，最关切要，实为近主因由，藉渡业缘苦海，，夫告朔之羊，亦曰古礼尚然不弃儒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知名存而实去，愈

于名实两亡，况正教尽由明命，须知牲有内外，事有源流，宰外牲不弃旧典，遵圣法省已聪明，宰内牲降伏自性，体圣人不闲须臾，常人自外而内，以见闻而得也。至人自内而外，缘性地本明也。独行于内，则未尝省已私，内外兼持，不偏不倚，方为正道，正人之与真主，其有三大碍，财物障碍，恩爱障碍，自己障碍，而自性若伏，仁道明彰，常人割爱施财，至人尽忠舍已，若三障未超，怎得清真境界，如四性未降，终堕昏迷苦海，若谓以无过之牲，赎有过之人，名虽施济贫难，理括财物身体，俗子无知，反古道而不遵清真至理，非智人而莫悟，牲居身狱，有耕负之劳，冷热之苦，鞭挞之痛，苟用之正事，脱拘禁之囚，得逍遥之适，善莫大焉。古云，克尽心中魔，狮犴随驱役。宰了自家牛，天下皆宾服，到此田地，大会毕焉。天下一焉，生死之极，大相悬绝。有当利者反害之，有当灭者反纵之，盖取舍不胆故耳，若释氏之舍身喂虎，割肉啖鹰，直小慈悲耳，不知转增一纵虎教鹰之大过也。不如治其虎鹰，转救得许多害处，此大慈悲而不为，更缺弃小就大之方便，可谓取舍不明，轻得不辨，不独不能化人，亦且愈滋其惑矣。何其偏也，不慈悲父母妻孥，独慈悲虎鹰蛇蝎耶，夫天地万物，皆本人极而有，若非人极，万物皆无，设立诸有，原资人之用，世俗不明此理，因好生而恶杀，不知好生反害。故曰，好生者是偏生，好杀者是妄杀，若明造化之迁移，四时之消长，万物之盈虚，始可言生杀之至理也。

荤素第三十二

人为万物之灵，超有无之妙，宇宙间知已之从来者，能几人哉真主造化天地万物，为真人而设，即若心为身之宰，百骸皆心之用也。天地无弃物，人身无馀窍，盖已明矣。大都养生，莫大于饮食，天轮日月，大地由河，说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生之滋養，是真主为人而造也。人品大哉，认真主惟真人，当思滋養之宜，小人无忌惮分别，君子有当行可止，当食而食，宜也。当食而不食，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属已私之用，食之而不较量乎，正教荤素不拘者，必其所宜也，如君长之赐，必不敢辞，乃礼也，人之胞中饮血，生时啖乳无一非荤，尽由造化，不係人为。自古圣贤，宰牲食肉，不以为戒者，非明诸理乎，非顺命乎，盖虽肉食，亦莫非五行转化，而虽宰牲，犹明造化之迁移，正教之宜，不偏不倚，随处而安，值素即不思荤，非不食荤也。值荤亦不必素，非不食素也。听命自然，略无人欲而自专也。然有可食，不可食者，不可不知也。畜養，如驼牛羊鸡鹅鸭之类，为可食也，山野如麋鹿麞兔亦可食也。水潜有鳞之类，飞翔有翼之类，皆可食也。其不可食者七，惯于刁搶者不可食，鹰鹞之类是也，性之惨酷者不可食，豺狼虎豹之类，是也，形異于常者不可食，鼉鳝刺蝟之类，是也，秽汙不堪者不可食。犬豕之类，是也，乱羣而生者不可食，驢騾之类，是也，半途而化者不可食，異恶而怪者不可食，几可食之物。正教经宰，俾其灵归真主，庶乎可食其肉。非经宰之，未可食也。

博饮第三十三

博弈饮酒，正教所禁，吾人道履清真，心契真主，虽有他端，莫得而问，惟兹博饮，迷惑其心，此心一摇，恍然无主，魔乘而诱人，不特一局，随人的欲，妙有转旋，人趋善，即乘其善以饵之， 使必出其善人于不善，斯方已了。况人自趋邪僻乎，博戏乃魔诱人之巧具也。所以摴蒱弈博之属。皆分心荡魂之由，当其局中，或值迅雷疾雨，略无顾盼，虽祸福如山，不知趋避，有百年之身，竟忘百年之躯，有千金之产，即荡千金之业，忘身及亲。(致亲饥寒，苦无终养，不孝之罪，莫此为甚。)又况正心修身之功，一朝尽弃，不知光阴无价，难得易失，今日已逝明日不再，宝器当储美物，竟贮臭腐，惜哉。所圣以贤修道，贵及其时，一息怠迷，如失运城重宝，汲汲皇皇何敢稍懈，愚懵之人迷昏不醒，居尘海风波，立生死险地以逍遥散诞，认为真实受用，忘卻本原，以博戏逍遥而自弃原来真事庆为可惜可叹矣。好酒之误，尤甚于此，经云，为诸恶之鑰匙也。是锁一开，无恶不至，历来严禁，有不遵者，渐饮渐易其志，渐饮渐引其迷，浊人之神，败人之精，阻人之气，使智者惑，贤者愚，廉者贪，节者淫，迁顺者逆，世之至愚极恶者，至于干名犯分，必不乐为。使强为之，必因乎酒，缘酒昏知识耳，世之嗜酒，轻则足蹈手舞，歌詈并作，好之者以为超迈，谈之者以为高奇，多失体统，何益事为。又况食饕自纵，得无自愧乎。能行酒禁，天下无饥寒之患，已身无亡灭之忧，外全君臣之礼，朋友之交，内全父子之亲，夫妇之节，则伦礼灿然矣。教典毕遵矣。败常之辈，不畏主命，不遵圣言，欲贪一醉千愁释，不虑归真悔后迟。

利谷第三十四

月利生财，积谷侍价，正教切禁者，因其有违明命，背大恩也。认财物为已有，思剝人以自丰，不悟利从本生，本自何来，已从何有，惟取利已，不顧损人，人物之别正在于此，贪吝苛刻，非人道也，取舍中节，济困扶危，是人道也。因人身命财物，本非自有，皆真主恩赐了。仁者爱人，若不爱人，将何以驗其感恩也。仁者推已及人，生财有道，体阴阳变化，交易公平，倣时序盈虚，利害相均，得失同受，听其自然也，谚云，紧慢之行，前程直有那些路，顺逆之取，分内只有许多财，数本前定，招之不来，挥之不去，岂由人增减哉，惑人多聚财物，不论顺逆，一旦身死，遗与他人，而今世财物，多为后世刑具，可谓眼前劳苦，遗后世艰难，何其愚了。知其虚妄，自不认真，何敢剝人丰已，规定其利哉，至于积谷生财，情尤惨毒，然用意有三，曰赈济，曰防饥，曰生利。赈济，则贤者之事也。防饥，则常人之事也。生利，则贪人之事也。赈济者，以心济人，以身济人，以物济人，若圣人静默而雷鸣，意诚而感化，悯困悴纳诸沟中，哀烝黎置之衽席，此其心之济也，值灾变流行，通国凶荒，啾啾饥窘，民不聊生，贤者瘝痛切肤，祈以已代，此其身之济也。（意吾身有罪，无罪万方，万方有罪，祈罪吾身也。）义士出其所有，罄其所储，养老恤孤，及诸危困，岁莫被夫遐远，比思公诸里邻，此其物之济也。防饥者，力积半年一年之储，常备一时卒然之忧，高堂不乏奉，孝也。膝下不缺育，慈也。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濡其泽，义也。岂特保一身为仁哉！人有一日命，即有一日身，有一日身，即有一日养，人无寿夭，缘尽则

亡，有备无患，以待考终，防饥之义，亦云可也。贪人则心迷财息，意泯慈祥，冀其万众之生，以饱一家橐，众愈困，价愈昂，天下愈荒，己身愈富，故乐思荒旱，喜闻稼歉，是逆真主明命，反至圣仁慈。意善则为圣贤，意恶则为异类，况意恶而恶行哉！积谷名虽善，生利意惨虐，不知光阴迅速，转眼变迁，毫无己有，误虚妄为真，造无穷之孽，受无量之罪，其有何益哉？噫！贪财者为财之役，非财之主也。比人未能遣财出户，财能使人苦心冒险，而其人无不顺从，非财之仆役乎！悲哉！

风水第三十五

籍风水之惑人好欲者妄焉，愚人好自用，欲则不知善恶阴阳之本，心地风水之源，善念涵若和风时雨，万汇滋生，恶念发如冰雹阴霾，遭之殄灭，人死身命两分，善恶已定，痴心择地，欲荣子孙，妄莫甚焉。（谚云：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待痴人用智谋，又云：祖德昌麟趾，宗功起凤毛，用智行善，多积功德，不特能昌后人，且能免己罪愆，而孳孳于风水耶！愚惑之陋，莫此焉为甚。）清真正教，小阴阳之术者，缘彼有趋避之名，失趋避之实，反自招愆尤。故正人不取也，阴阳乃真主之造化，风水乃真主之执掌，小知何及大知，夏虫不知冰霜，矧愚昧小人，以款启之见，欲窃造化之机，妄诞甚矣。智者，心地光明，胸怀至道，不倚万物，不假人为，生不由人而生，死不由人而死，贵不由人而贵，贱不由人而贱，穷通得失，莫不皆然，择地妄移前定，孰敢谓能由人乎？弃造化人物恩赐衣禄之真主，转恃他人邪说，倚托一块浊土，本背忘原。迷陋甚矣。盖吾之性命系于天，为天之根本，

而吾之身体系于地，为地之精华，形神两合，受命成人，立于天地之间，不择于处所，去世，则性回原有之天，而身归大地之土，所以清真殡葬，不需棺椁，以身归土，因其清净也。（视棺椁如刑具，阻碍其身，难以归土也，且恃有其棺者，比待其臭腐，不速葬于土地，盖不明殡葬之义也，死必落土为安，其身归土，何忍待其腐臭而不速葬，岂非亲人之加济刑哉！）殡葬不需棺椁，庶得其清净，风水不在山川，因发于心田，谁得谁失，识者辨之。

正命第三十六

正教归回为正命，哀戚为人情，重在返本还原，次言仪礼，不特悲伤，兼之和顺，违者，正命人情，两相得矣，礼，孝服缟素，闻死莫不怯然，见制尽皆忌讳，此皆习气，岂远道哉！生死，乃客途两关，古今公事，归真复命，圣凡不免，何谓不详，缟素之衣，本然正色，何谓凶服，五色，惟白色是本色，惟本色最吉，因其本来洁净，并无造作因由，正非诸色可及也，天方色服，以白为正，圣人白冠白袍，大贤一体，而朝廷亦多白冠白袍。清真之道，临丧易服，在外仪则可，在本意则乖。（外仪如处常不易，谓不近人情，然天方俗尚青黔，谓死属地形，色易阴黑，亦风俗也。）如过悲哀，有违正命，善人归回，如良贾得利荣归，可谓不详乎？不善者，当别论矣。（愚者，不信善言，不行善道，不认主，不顺命，不遵圣谕教条，惟任自性，好欲贪图，损人利己，倚势欺人，枉意辱贤，不恤不矜，不顾贫苦，不济艰难，惟知有己，不知有主，凡此背恩忘义皆为不善者，在世则由其意念之所之，死后则入公道场，考算论罪，分别罪业之轻重，呜呼哀哉，

自为不详矣。）正人归回，乃谓正命，风俗丧仪，乃谓人情，在人情不得不哀，在正命不得不顺，哀而怨者，非忠孝之诚，况真主之正命乎！夫正教惟知生死皆由主命，自有至公之赏罚，概不得由人也。

今世第三十七

经云：尘世之活，一场戏剧。又云，惟正人有四敌焉。(敌者，正人之雠敌也。)自性也，魔首也，迷人也，尘世也，尘世古今一大戏场，功名富贵，万事万物，皆其中之傀儡也。魔道扮戏，使迷者得戏之趣，自性共席，正人戏场之过客也。经云，尘世为古今之桥，必由之径，尔等过客，必自慎行。又云，歌弄场中，同席者助也，得趣者罪也，正人过此，未尝戏焉。四敌之中，惟自性为最，彼可为戏场，可为扮戏，可为得趣，可为同席，可为行人，较之诸敌，实为亲切，是故能伏自性者，圣贤之大勇也。自性之与正性，虽有主仆之分，难于两体之别，若水中之水，善尝者能辨，若风中之味善闻者能知，故本体自身，非至人不能识，此理之微，纵书词汗马牛，亦不能悉也。正人身当此场，犹持重宝。深入危险，而卫护此宝，何等隄防，何等兢惕，少有差失，所关匪细。还可戏乎，况戏中戏乎，人知其为戏，自不认真，不知其为戏者，已亦成戏，不至散场，自不肯已，有聚毕竟有散，有生毕竟有死，有乐毕竟有苦，有客寓毕竟有家业，智人在此，有忧无乐，须寻一无忧之乐，得此真乐者，戏剧之悲欢曷有焉。悲夫以客寓为家乡，以真为假，以假为真，染名利之私，乱本心明体，终日忙忙，忘卻生死，诚可悯焉。（人莫患于心死，心若不死，必为此智周万物央生死之计，预备之行，委实不知来日是生是死，自古谁

无死，死时谁为伴侣，富与贵带之不去，善恶则贴已相随，论至此间，智者自然警醒，追思行为，拊心惭愧，此时哭且不暇，岂遑乐也，必功德为急务。)处行功德必要有五，充饥之食，解渴之饮，蔽体之衣，容身之屋，当行之学，此外皆馀事耳，智人必不以馀事误正学，得一良友，圣人之行止，足矣，得一伴侣，尊经之妙旨，足矣。依此行去，庶几不坠于错谬矣。(充饥解渴，饥则有食，渴则必饮，不可贪食，贪饮也。衣有蔽体，足矣。屋能容膝，足矣。学则学其当行者不当行之学，何必学焉。学其馀，有误其正，是不当学了，惟良友难道，伴侣尤难得 。)染习眼前微渺者，昧乎未见大观，譬如囚妇怀孕，生子暗狱，子及长成，意不知日月之光明，江山之秀丽，人事之繁华，大灯为日，小灯为月，狱中人物为至美，无可比伦，略不觉其罪秽，犹以为乐，故恋恋不憶出也，及与言其高明华美，始不欲为长住，若梦初寤，谋脱此秽场中也。歌曰，这班大戏笼今古，戏内犹藏扮戏人，梦中梦即人间梦，死后方知梦不真。噫!还看底是古今大红，是眼前小戏，还是行人，是长住，还是熬煎，是行趣，还是长生，是死去，话到此闲，太息，几人跳出此场中。

后世第三十八

尘世浮生，乃为过客，譬如探海寻珠，得者便登彼岸，正若忠臣受命，孝子事亲，政事完毕，岂敢延缓，侥不復命，岂忠孝哉。须知归回，必非荣辱兼有，因得者永得，失者永失，得乎正者，归真復命，神以神用，乐以神受，因明達天地之理，能认识真主之妙，此为神之

极乐也。其次善恶之人，善者升天堂，享全福，满形神之乐，恶者迷自降地狱，受折磨，虽復生而不死不活，虽欲长死，而不能自死，万苦千状，即世之牢狱，苦之有限，真主赏罚，止难尽，第无枉法焉，罪孽无倖免焉。（真主赏善罚恶，必量人之心志，不论岁月之多寡，今世顺者，活百年而百年顺至后世活千年而千年顺，活无已而无已顺，违命者，反是因其善恶不念，无止尽故赏罚亦无穷尽，是真主之至公也与。）

阿丹大圣墓志

天地初开，首出大圣，道号阿丹，为万世人民祖，号天皇人祖，天方人也。身长两丈，圣容雄目，上身无衣而多毛，发作两辫，分披左右，大圣生而知，知真主安拉乎，为万有先天之原，原显穆罕默德灵光，为万有中天之根，先天降命，中天成性，然后始有性命之道，大圣传众男女，百四十余人，皆命成配分发，各立国土而去，而大圣寿已八百有奇，修身理性，又五百余年，奉真主降敕天经，阿耶提十六道，得修真归真之道，乃于立春日归真，身发真香，享寿千五百岁，墓于昆仑大地，为古图布奥斯，立春执事天仙。

译曰：安拉乎，真主也，穆罕默德灵光，先天也，阿耶提，真主敕谕也，古图布，执事天仙，妙体也，奥斯，地钉也，凡地面墓有真人真体，始能奠定安稳，然后永无地震地动地陷之患，凡所谓节气，皆十五六日为一节，其后所出之大圣，及所谓真人，乃有十余万，皆有道行者，归真为妙体，为执事天仙，分执万国寒暖，二十四气，风霜雨雪，应时为古图布，是为大仙大道者也。

好娲太太墓志

人祖太，道号好娲，阿丹肋产所出者，为万世人民祖母也。身长丈九尺，奉真主明命，德配阿丹，始制衣裳，产男女，百四十四人，皆配合以成夫妇。分发各立国土而去，老祖太得以修身，乃于雨水日归真，身发真香，享寿千三百余岁，墓于天方大地，为古图布奥斯，墓前出一株铁旗，号曰不宜动旗，嗣后厥十世孙，大圣努哈，预告子孙臣工人等，曰老祖太墓前指铁旗，将必动矣，铁旗动，黑风起，世事人民红水洗，乃未出旬日，斯言应验矣。

施师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施师，阿丹之长子，身长丈八尺，圣容略似其父，而隆准圆额，额见圣光，举为地皇，心好道学，承继阿丹道统，教化穆斯林认主，得明穆罕默德先天之道，理性修身，千有余年，得努哈始授道统道遵阿耶提，得以修真归真，真体大发真香，享寿千三百岁，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惊蛰执事天仙。

译曰：穆斯林，西方学者，阿耶提，即阿丹奉敕之天经也。昔阿丹大圣奉真主之阿耶提，得修真归真之道，凡阿耶提皆命人遵行伊斯俩目，而万善可以同归一真也。

努哈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努哈，阿丹之十世孙也，奉命为人皇，圣容大头赤目，披发若号哭状，悲众生之不畏天命也，聪明睿智，承继道统，奉真主降敕天经，阿耶提五道，教化人民，预知将发洪水，造船只，渡人民，然后有弗信者，皆为水灾，大圣渡出三子，及诸大臣七十余人，得渡

于昆仑，既而洪濛渐消，命其子萨姆，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治守中土，即今之天方国也。昆仑之阳，命其子哈姆，率诸臣工二十四人，往治西土，西指欧罗巴，昆仑西去十二万里，顺流而下也。命其子伏羲，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来治东土，东指赤尼国，昆仑东来十二万里，亦顺流而下也。（昔努哈大圣命其子，指西而曰欧罗巴，十二万里，指东而曰赤尼，亦十二万里。）是故昆仑为万国之祖山，天方为万国之中也。大圣分诸子臣，派往治水以治世，渠独处昆仑岩穴，修真理性，大发光辉，于春分节气归真，身发真香，享寿八百十岁，墓于昆仑，为古图布奥斯，春分执事天仙。

伏羲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伏羲，西方人也，努哈之子。身长丈四，圣容儒雅，五偺长须，奉父命，自昆仑乘船，顺流而来，平治水土，都于陈，河出龙马负图之瑞，仰观俯察遂画八卦焉。审变化于阴阳，通神明之德，知吉凶于刚柔，类万物之情。教化天下人民，各顺人情，各正性命，各明乎性命之道焉。大圣聪明睿知，尝制六书以造书契，造甲历以定岁时，制嫁娶以重人伦，通媒妁以正婚姻，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因龙马之瑞，以龙纪官，号为龙师。命诸臣工，朱襄为飞龙，以司书契，昊英为潜龙，以司甲历，大庭为居龙，司治屋庐，混沌为降龙，司驱民害，阴康为土龙，司治田土，栗陆为水龙，疏导源泉。常居于北方。谓冬官曰黑龙，葛天为苍龙。常居于东方，谓春官曰青龙，赫胥为火龙。常居于南方，谓夏官曰赤龙，昆连为金龙。常居于西方，谓秋官曰白龙，众臣工奉大圣居中，为中官曰黄龙，上尊号曰太昊皇

帝，此大圣初立五官以效五行，以四时居四方，应四时运行也。皇帝居中，以四时运行应四方，共工为上相，栢皇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阴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治，作荒乐，歌扶徠，抚琴瑟，保合大和，修身理性，复其天真，而乐与焉。大圣修真归真，享寿三百八十余岁，在位百十五年，墓于陈都，城北三里，为古图布奥斯，清明执事天仙。

神农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阴康，受封神农，天方人也。身长丈四，两耳垂肩，两手过膝，隆准长须。初相天方国皇王努哈，乃命随侍少主伏羲，治水东徠，以职为土龙，司治田土，大圣遂因天之时，相地之宜，斲木为耒耜，握天方五谷，导民为农，而农事始兴。太昊封之为神农，遂号神农氏，躬明。尝草木金石之滋，分寒温平热之性，辨君臣佐使之义，作方书以疗民疾，学医之术于斯始焉。太昊诏禅厥位，因不肯居尊，而未入都，太昊既崩，几百臣工迎立，上尊号曰炎帝，然后始继统，以火德王天下，因有火瑞，以火纪官，号为火师。春官曰大火，夏官曰鹑火，秋官曰西火，冬官曰北火，中官曰炎帝。迁都曲阜，在位百四十年，夙沙氏叛，弗用帝命，其臣箕文谏而死。大圣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杀之而来，归其地，于是南之交址，北之幽都，东之阳谷，西之三危，皆莫不服从大圣矣。大圣修真归真，享寿四百余岁，墓于楚南长沙之茶乡，为古图布奥斯，谷雨执事天仙。

茶乡，即今之茶陵州，属于长沙府，昔因斯陵，遂名曰茶陵。

易卜拉欣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易卜拉欣，天方人也，圣容龙颜，隆准大耳，丹凤眼，一字眉，苍白髯，聪明睿知，定信，师事努哈，承继天方道统，奉真主降敕天经，阿耶提五道，教化穆斯林，得为忠信之士也。大圣修真归真，身发真香，享寿六百岁，墓于天方，为古图布奥斯，立夏执事天仙。

伊斯玛依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伊斯玛依，易卜拉欣之长子也，穆斯特发本枝嫡祖，身长一丈三尺，高鼻长材，额见圣光，面赤性谦，聪明睿知，承继道统，教化穆斯林成其穆民，大圣修真归真，身发真香，享寿五百岁，墓于昆仑之阳，为古图布奥斯，小满执事天仙。

伊斯哈格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伊斯哈格，伊斯玛伊之弟也，圣容色如苹果，笑貌风雅，俊逸谦和，师事其兄，定信，承继道统，教化穆斯林，成其穆民，尤聪明睿智，家学渊源，相继父兄道统千余年，得耶尔古柏而授之，修真归真，身发异香，墓于昆仑之阳，为古图布奥斯，芒种执事天仙

耶尔古柏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耶尔古柏，天方人也，圣容仿佛伊斯哈格，聪明睿智，承继天方道统，五百余年，得穆萨而授之，大圣修真理性，而大道光辉，乃于夏至日归真，身发真香，墓于昆仑之阳，为古图布奥斯，夏至执事天仙。

穆萨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穆萨，天方人也，圣容壮伟，团额撮口，络腮长须，圆

鼻厚唇，目光射人，身发真香，作威严貌，仁慈敏慧，好道学，师事耶尔古柏，承继天方道统，著讨拉特经，教化穆斯林，大圣常坐静，而道见光辉，归真后，真体发香更异于平日，墓于天方，为古图布奥斯，小暑执事天仙。

鲁特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鲁特，天方人也。圣容礼美，垂发怒貌，最仁慈，好道学，师事穆萨，修身理性，教化众生，归真时身发真香，墓于天方，为古图布奥斯，大暑执事天仙。

达伍德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达伍德。天方人也，身长丈余，圣容赤颜，项细腹大，聪明睿智，承继天方道统，五百余年，教化穆斯林，成为穆民，得尔萨而授道统，大圣修真理性，而性愈光辉，乃于立秋日归真，真体大发异香，墓于昆仑之阳，为古图布奥斯，立秋执事天仙。

优素福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优素福，天方人也，圣容丰美异常，面如皎月，身长一丈有奇，寿二百四十余岁，心性由由道，教化众生，身历数十国而归止于昆仑，修真归真，身发真香，墓于昆仑，为古图布奥斯，处暑执事天仙。

苏莱玛乃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苏莱玛乃，为天方米苏尔帝，圣容如达伍德之面貌，而手大足长，身长一丈，寿二百余岁，最好道学，师事其父达伍德，理性修身，劝化多国，厥归真，身发真香，墓于米苏尔国内，为古图布

奥斯，白露执事天仙。

圣父达伍德大圣人，所生十五子，其第十五子，即是苏莱玛乃也，达伍德年高，欲传国位，众子争禅不已，顷真主命哲伯拉伊勒天仙，赐雅勿戒指，贝册降二十问，谕达伍德曰：尔众子有能对答者，许授国位，令其束雅勿戒指，即能通鸟兽虫蚁及幽冥之语音也。于是达伍德即遵谕，宣天册第一问曰：万物中，人身上，至微末至疑难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微末至疑难者乃身内之真气，人凭此真气，巧语能言，争名夺利，若此气从心中断绝，人身即无用，万事皆虚假，惟此气是真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二问曰：万物中，人身上至多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这多者是心，人凭是心，千思万虑，任天上地下，无不想到，虽然同具是心，各人思虑不同，有思为善者，有思为恶者，岂不是至多者心。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三问曰：万物中，人所有至苦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苦者相交之友，平生难得相交一个好友，若得一个好友，尽无限心膂，只因不存心，或言语小事，将往日交情尽都勾抹，岂不是至苦者相交之友。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四问曰：万物中至甜美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甜美者水，真主造化天地山川，人身万物，都凭这水，方能生活，如若乏水，人与物尽皆枯死，岂不是至甜美者水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五问曰：无能为中至高强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

苏来玛乃对曰：至高强者有才智之富翁，真主慈了他富，一生享用不尽，又凭财帛行好事，买了后世天堂，岂不是至高强者哉。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六问曰：万物中至歹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歹者是歹心妇人，她以歹心助夫行恶，歹心酷算，违主禁令，岂不是至歹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七问曰：万物中至洁净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洁净者乃人身之命，从洁净而来，若是作罪沾染，便不能洁净而归，即向多灾海受罪而去，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八问曰：万物中我从他上愈喜，他从我上愈远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过去之光阴，圣父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九问曰：万物中我从他上愈怕，他从我上愈近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是将来之无常，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问曰：万物中比五百年世界至宽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是人心之公道，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一问曰：万物中比天至高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至高者甜美好言劝人行善，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二问曰：万物中，比海底珍宝尤至富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诚实安分之人心，身虽贫而心实富，

一受提拔，即比天地而尤为至富。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三问曰：万物中比石尤硬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异端左道叛主违命之心，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四问曰：万物中比火至热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贪世之眼，无有足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五问曰：万物中，比雪尤冷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悭吝人之心，以艰难告贷，虽言尽唇乾。佯若不知，其心冰冷，毫不热肠，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六问曰：万物中比山尤重者何？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不忿怀恨讥唆嫉妒人之心，任一己之私见，不忿怀恨，嫉妒害之。事小致大，情轻致重，致己罪恶重大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七问曰：万物中新鲜多朽坏多？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朽坏多，朽坏者本是朽坏，新鲜者不久亦朽坏，因世界从朽坏上造，不久还要朽坏，凡眼所见之新鲜，不久即是朽坏，故此总谓之朽坏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八问曰：世界中，男子多妇人多？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妇人多，妇人本是妇人，为男子者听妇言，必违天命，止行好，多干歹，后世入多灾海受罪，岂不是妇人引其入多灾海，凡眼所见知男子，知识如妇人，故此，总谓之妇人也。圣父达伍

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十九问曰：世界中活人多死人多？诸十四子皆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死人多，死人本是死人，活人不能认主，不遵明命，不识圣人之道，不知真主之恩，故此总谓之死人也。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

宣天册第二十问曰：世界中比万物最贵者何？诸十四子不能答，惟苏来玛乃对曰：乃圣人之心学也，人为万物之贵品，能得圣人之心学，则能大明于厥心，岂不是比万物之贵品而尤为最贵者哉。圣父达伍德与天仙皆曰是也。天仙捧雅勿戒指，赐苏来玛乃领受，复命而去，圣父达伍德授位苏来玛乃，履米苏尔帝位，复蒙真主赐风船，顷刻万理，走兽率舞，凤鸟来朝，苏来玛乃圣驾出游，人踴五十里，神踴五十里，凤凰罩顶，天神执械，有不遵圣命者，奉真主必诛之，千古帝王，未有及其富者。

伊德里斯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伊德里斯，天方人也，圣容壮伟，五络长须，两耳垂肩，两手过膝，聪明睿智，位居皇王，笃性爱道，奉真主降敕天经，阿耶提四道，始受命创制历法，造仪器，而历法始兴，万国来朝，归真墓于天方，为古图布奥斯，秋分执事天仙，其子墨土氏恐四远止其来朝，故捏土肖其相貌，俨然如生，置于帷幄之中，以待各国朝亲，各国亦塼其像，谓之西天佛像，是乃塑像之始也。

尤努斯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尤努斯，身长一丈，素性仁慈，聪明睿智，教化穆斯林，

多成穆民，亦多不信其真诚，而谤言肆起，致其皇王察询，乃以疯病狂言遂逐之，然大圣以教不行，遂乘桴浮于海，遇大鱼吞之入腹，几欲害之，而罕格未许其害，顷命尤大之鲸，吞其大鱼入腹，使其昏迷而不能害也，尤大之鲸，亦欲害其鱼，罕格乃命更大鱼王，将尤大之鲸，亦吞之入腹，四十日，腐烂其鲸，及其大鱼，吐而出之，始救出大圣，（鱼王亦鲸也，谓鱼之王也，鲸鱼，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亦有数十丈，眼如明珠。）但大圣在鱼腹中四十日，并未昏迷，尤心明见主，做作中乃玛兹四十日，既出鱼腹，礼叩四拜，谓迪格勒乃玛兹，谢罕格大恩也。然后复教化多国，得行伊斯俩目，而大圣仍回天方，修真归真，身发真香，墓于天方，为古图布奥斯，寒露执事天仙。

女青真人叶哈雅墓志

女青真人道号叶哈雅，天方人也，自幼好道而不字，尝坐静于暗室，明心见性。性道光辉，普照万方，归真时身发真香，异于平日，墓于昆仑，为古图布奥斯，霜降执事天仙。

尔萨大圣墓志

大圣道号尔萨，阿丹五十二世孙也，身长丈余，圣容白面乌发，修目长眉，尝居清净室，而身游各国，承继天方道统，奉真主降敕天经，阿耶提十道，教化穆斯林为忠信之士，劝及各国，进为穆斯林。以屠都斯之国，劝而不化，知其不能化矣，遂辞而行，举步而升，乘云旋回清净室，屠都斯国人，见大圣上天矣，遂称为天主，嗣后其国人始敬信，而自称为天主教，大圣并未以其国人为教生，是未得其传

也。故其所行，尚迷厥道，然天主教未得其传，而穆斯林亦未得其道，故道统不得其人而未传焉，大圣预曰：后六百年，有穆罕默德至圣出也，其至圣生而知不待传而继焉，大圣明心见性，而性道光辉正大，归真身发真香，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立冬执事天仙。

圣父尔布顿拉希墓志

天方至圣穆罕默德之父，道号尔布顿拉希，为阿丹大圣四十九世孙也，面光如日，颜如美玉，声若洪钟，心极仁慈，性极敏慧，笃性好道，光好义施，素称完人，甫传圣光两阅月，乃父尔卜杜命曰，汝知万年枣之益乎？曰未也，曰麦地那有枣，可鲜可干，可食可馔，食一枚数日不饥，能疗一切疾病，干者大如鸡子，名万年枣，他国所无，汝业已传光，盖往取之，以预将来伊母子之需，尔卜杜拉希遵父命而往，殂于中途而葬焉，为古图布奥斯，小雪执事天仙。

圣母阿米娜墓志

天方至圣穆罕默德之母，道号阿米娜。天方大将军窝合布之长女也。贤淑贞静，为通国女德之冠，凡求不允者，谓非真才实学，品德兼优者不字，乃于归尔卜顿拉希，而生圣人尔哈麦迪，即贵圣穆罕默德也。圣母心仁慈而性敏慧，自抚圣孀居，修身理性，携圣之麦地那省亲，居外家一载，命驾还麦加，行数日抵厄白洼，旅次归真，时圣人方七岁，痛哭举哀，治丧如成人，敬谨安葬于厄白洼地方，嗣于为圣六年省墓，哭泣甚哀，莹修墓志，迄于迁都八年，开满克后，圣人亲督石工重修，工竣伏塚良久不起，若与语者，起复哭之，盖忧地势洼，将必汩斯塚也，故哀哭不已，门弟子俱泣下，志曰：圣人生平未

有如今日之哭者，后果于迁都二百四年，江水泛涨汩之，当侯赛尼袭圣位，继道统，敕满克守牧，墨厄本尼，治理幸偏掘土，而见觅得石塚，尚在泥底，遂迁葬于满克，今圣母之墓在满克，为古图布奥斯，大雪执事天仙。

至圣穆罕默德墓志

天方至圣，讳艾哈麦德，字穆斯特发，道号穆罕默德，本先天贵圣穆罕默德也，先天贵圣穆罕默德，是真主显光，乃动静分合，而为穆罕默德灵光，是为大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气化风水火土，钟灵凝定，而天地成焉，万物生焉，首出阿丹大圣，为天皇，为人祖，阿丹之体成于朕日，显然而为风火水土精英，当其游戏于天庭，真主命之，于其左肋，造化其妻，出为好娲，生产七十二胎，得男女百四十余人，择而配之，分立七十二国，各守一方，螽斯衍庆，长子施师，传圣光者，世守天方，继道统，大圣人也，后七十二国会于满克，朝觐天皇，举施师大圣，配天为地皇，举努哈大圣，为人皇，努哈传圣光者，乃施师九世孙，继道统数百余年，一旦率臣工，预造船只，谓众曰：倾天下洪水将发，信吾言者，预渡水难，可免其灾，旬日间，果发洪水，汜滥于天下，努哈携三子，七十二大臣，载五谷，渡昆仑，六阅月而洪水渐消，大圣使其子，率诸臣工，分治天下，长子萨姆，传光继位，为天方皇帝，世守天房，仲子哈姆，治西，为欧罗巴皇帝，少子伏羲，治东，为赤尼皇帝，萨姆之十一世孙，易卜拉欣，传光继道统，大圣人也，道传长子，伊斯玛尼，川光继道统，为天方皇帝，光传廿七世，迄于圣父，尔卜顿拉希，即穆罕默德之父，娶阿米娜，

孕穆罕默德，而尔卜顿拉希卒，乃天方飞历元年，正月十二日，是夕穆罕默德生，（是夕，赤尼梁中，大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子时冬至，十二日之夕也。）异兆奇徵，年谱著述，穆罕默德八岁，祖父尔卜顿卒，治丧如成人，年三十一，商运于沙姆，息枯树下，特尔萨学人，海卜拉，见而异之，问从者曰：坐枯树下者孰是？曰穆罕默德，曰穆罕默德是至圣也，曰汝何以知之？曰枯树发芽矣，此树名喜得尔，乃尔萨大圣手植，尔萨尝坐此，讲经论道而告众曰：吾即世后，此树必枯，待至圣穆罕默德出，必坐此树下，而此树复活，乃今日验矣，观其树，闻其名，是以知之也。穆罕默德身长不逾众人，面如月满，圆顶方额，眉横一字，清东细分，怒则赤筋起，隆准丰颐，肌光莹莹射人，目如电光，口如海，体香袭人如兰，胸膛生有天印，苍质赤文，年三十有五，娶天方故君，胡偎勒之女，道号海迪彻，亦生有圣德，有仙品，年四十，始为圣配也，穆罕默德年四十，奉真主宰敕命为圣，作之圣，作之师，聪明睿智，继道统，伊斯俩目兴焉。制五功以行天道，制五典以行人道，定典礼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常之道，分晰以明，制婚姻，设媒妁，而嫁娶匹配，相当之宜。立言以劝，定丧葬之礼，分食饮之宜，衣服有等，人区九品，道宗一脉，奉真主降敕阿耶提，二万四千道，并删各大圣经，著《古兰经》一部，教化各国，进为穆斯林，能受提拔，即为穆民，当是时也，午初际会，万物全备，从古未有如斯盛焉，远近皇王，莫不亲诣受教，赤尼隋文帝遣使至，欲穆罕默德东，不可，亦遣使，塞尔德，宛嘎斯，率从者百余人东，越岁而还，天方亦有佛教，有两异端，一曰朱胡德，一曰忒尔萨，朱

胡德以穆萨之教而讹传之者，忒尔萨以尔萨之教而讹传之者，穆罕默德力排其非，其二氏人不服，谋攻穆罕默德，当是时，穆罕默德年五十有二，推测天象纬度，至为精密，定推测法，为术元，由满克迁都麦地那，以迁都之明年，改元建寅。（前飞历之年建子，今改元建寅）为迁都术元元年，永以立春为岁首，为正月一日，惊蛰为二月一日，岁岁齐尽，庶永无差忒，齐准太阴，太阴无定，惟开齐无定期，必见新月焉，圣人授时，远近皇王，皆来朝觐，称倍朗伯尔，天差圣人也。圣作帝王箴，及五诰八刑，以诰诸皇王，赤尼隋炀帝遣使至，圆会方域，圣问之日，汝国主，方荒于政，而暇及此耶，复命塞尔德、宛嘎斯之赤尼，仍越岁而还，后赤尼唐王遣使至，请圣教及东土，圣命宛嘎斯往教东土，此宛嘎斯三次奉圣命往东土也。天方至圣，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率性修真，于术元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午时，归回命宫，圣体墓于满德满克交界之壤，为大古图布奥斯，总领天仙尔林秉俩希，执掌天地人神一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昔至圣，自满克迁都满德，各国帝王源源而来，皆得受真经之道而去，凡请天经即命大贤往教，必道德兼备之大贤，能讲经义以明其道者，能教其国以化其民也。是故各国迄今，皆有穆罕默德伊斯俩目，舍勒尔提，托勒格提，哈格格提，至诚之道传流诸国也，圣人归回命宫，圣体大发清香，尤甚于平时也，安葬于满德与满克交界之壤，为古图布奥斯，大命归回命宫，总领二十四气执事天仙，尔林秉俩希，执掌天地人神一总，调养天地万物，致天地万物皆得其中和化育焉，满克大众，闻圣人伊斯俩目大行于天下，而万国来朝，始悟其教真而

道至，众皆懊悔前疑惑之心，屡集数万人，诣满德跪请圣人旋里，复满克之都，而圣人未允其请，厥后圣人，预知归真有期，预先行至满克交界之所，谕四大索哈伯曰：吾终于斯所，葬于斯所，遂沐浴而归真矣，满克大众，请归故土，欲葬梓里，四大索哈伯僉曰：否，吾圣遗言，终于斯所，葬于斯所，斯于满克交界之地，即是故土也，僉止其所请矣。乃以其房廊折去，四大索哈伯率大众，敬请圣体安墓于兹，大造围墙自此安墓之后，陵墓渐长渐高，围外壤变为江，渗渗天泉相通焉，为流入海，显然陵墓森森其土洁白，出珊瑚树六千余株，今已三尺余，树下出洁白珠如栗，亦有，渐长如豆者，近朝墓者，见其珊瑚林立，林下有珠而不敢得，有欲取之，神人罔聋赫赫，乃即懊悔而敬畏之，以膝行而退，传云：穆罕默德至圣，系先天贵圣也，其灵妙为一切灵妙之祖，十二万四千之圣，皆禀其余光者也，十二万四千之圣，不尽出在天方，而穆罕默德为万方群圣之总领，理定于一切群圣之先，身出于一切群圣之后，集众圣道法以归于中正，人与神皆气裁成焉。所著天经，以之自治，治人之理，悉法于兹，曾一夕游诸天宫，十二万四千之圣，群集阿勒世，群皆皈依之，其品盖如此，每夕与真主契合之间，尝聆妙谛，岂各圣可同语哉！迄今归真，一千三百数十余年，而陵墓豪光百丈，日夜侵虚而起，朝墓者见之，喟然叹曰：圣人其往耶，其未往耶，盖自降大圣人，曰阿丹，曰施师，曰努哈，曰易卜拉欣，曰伊斯玛尔莱，曰伊斯哈格，曰叶儿古柏，曰穆萨，曰达伍德，曰尔萨，六千一百余年，承继道统后六百余年，纲纪坠，异端起，然后穆罕默德圣光遞传而出，为至圣，继道统，著宝命天经，为

古勒阿尼，今虽辞世，一千二百七十余年矣，然自阿丹寅初，迄今七千四百余年，而念兹在兹也，不明道者，不能知焉，呜呼不明道，岂揣摩而能明哉！

前鲁密帝顺教，大行穆罕默德教，其归真后，其子袭鲁密帝位，而不行穆罕默德之教，旋闻穆罕默德墓上祖母绿宝石生出汤瓶显然，每日五番感应，遂驾銮亲诣圣墓，亲见其五时感应，（五时者五次礼拜之时也，凡到礼拜时，显然温水溢满，时过水竭，鲁密帝闻之，亲诣圣墓，亲目视之，果见五时感应，）始跪于墓前，悔疑惑之心，即沐浴进教，不敢懈怠矣。壕变为江者，朱胡德穴地，意欲盗圣墓，顷渗渗天泉涨发，通流于圣壕，冲刷壕岸，至壕泉宽深流急，而壕变为江矣。盗墓者未遂意焉。典云：穆罕默德圣陵，在满德去满克之间，彼此三百余里，陵地袤广二十里，围墙壕边，松柏柳树，交榦为荣，盘连不绝，飓风至此则息，飞鸟远空而度，走兽不敢践迹，无遗垢焉。

典云：穆罕默德圣墓，祖母绿宝石莹塚，塚上复生出宝石汤瓶，每日五时感应，时至瓶水溢，时过瓶水竭，墓顶豪光百丈，昼夜庆云起，可望于百里外，鲁密帝王，皆喜尔格子孙，因见圣墓感应，皆行圣教，凡罕志天房毕，必朝圣墓，虔祷视之，以目所睹者，斯续增以志焉。

宛嘎斯大人墓志

大人道号宛嘎斯，天方人也，西方至圣之母舅也，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六年行抵长安，唐太宗见其为人耿介，讲经论道，有实学也，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迎使率随从居之，大人著

各讲章经典，劝化各国，嗣后生齿日繁，太宗复敕江宁广州，亦建清真寺分驻，厥后大人期颐之年，由粤海，乘海船放洋西去，既抵青石，伏思奉圣命而往，未曾奉命而还，何可还厥梓里，是以复旋粤海，（青石在大西洋之西，西洋海岸，乃大镇，相去克尔白大道十八站。）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真体大发真香，墓于广州城外，为古图布奥斯，小寒节气喜神。其地龙脉，本自西来，而墓于龙首，地方俗称响坟，谓墓闻响声，可闻十里，墓中诵经之声，亦闻十里之远。厥美不可胜述，朝觐虔诚，见大人乘绿轿，一拥而出，或一拥而入，闪开中门，旋合门而闭，上入静室，寂无声色，昔尝有担粪者，多歇肩于墓院之外，乃见两金龙于门首，围护于围墙之外者数次，而担粪者，大都明其所恶，不敢过此矣。昔者，舍西德四十位，同时归真，皆墓于大人墓次，亦皆为古图布奥斯。

伍外斯格勒尼墓志

伍外斯格勒尼，天方人也，圣哲生而知，尝坐静于昆仑岩穴，明心见性，大道光辉，普照万方，穆斯塔发谓天地其中，有一位受坐老道，是也，穆斯塔发归真时，命四大贤授衲衣，为继统圣人，伍外斯格勒尼，身著体合，四大贤僉曰：我圣人未晤，何如是相知相爱耶!曰：我虽一生未晤尔圣人，究一息未离尔圣人，尔等见尔圣人面貌须眉，竟未见尔圣人本来面目。四大贤俯伏服膺，僉曰：我等一时迷惑，忘却圣人素所指认本来面目，蒙复教我等之迷，俾不负圣人素所教育焉。既见尊者，又见圣人本来面目，知尊者与我圣人，不惟浊体如一，而清体一也。品位一也，藉此衲衣相授道统也，我辈尚有依赖焉，厥

后三十余年，得哈桑而相授道统，圣者归真身发真香，墓于昆仑，为古图布奥斯，大寒执事天仙。

大贤艾卜拜克尔墓志

大贤道号艾卜拜克尔，天方大学士也，性善心明，敏而好学，师事穆罕默德穆斯塔法，为四配大贤，明心见性，理性修身，归真时，身发真香，墓于西方至圣穆罕默德墓前，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大贤欧麦尔墓志

大贤道号欧麦尔，天方大学士也，心慈性善，笃性修身，师事穆罕默德穆斯塔法，为四配大贤，优游学问，大道光辉，归真时身发真香，墓于西方至圣墓前，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大贤欧斯玛尼墓志

大贤道号欧斯玛尼，天方大学士也，心慈仁惠，性敏材明，敏而好学，师事穆罕默德穆斯塔法，为四配大贤，明心见性，理性修身，归真时身发真香，墓于西方至圣墓前，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大贤阿里墓志

大贤阿里道号阿里，穆斯塔法之婿，原人道祖，天方大学士也，真诚仁勇，至性慈祥，明于道学，师事穆斯塔法，为四配大贤，明心见性，修身归真，而真体大发真香，墓于西方至圣墓前，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法图麦太太墓志

阿里太太，道号法图麦，穆斯塔法之女，哈桑侯赛尼之母也，其

心仁慈，其性敏慧，敏而好道，师事其父，见瞽者亦避之，父问其故，对曰：彼虽不能见我，而我本不应见彼，况无亲男女，对面相视，可不耻哉，且教规会亲之条，自十岁为始，除父母伯叔舅父胞兄弟，外虽至戚亦不相见，正人远嫌疑也，乃父命曰：吾徒阿里，可谓贤者，吾欲汝许字，可乎？对曰：父命即是主命，敢不遵乎？唯命可从业，是以德配阿里大贤，复奉父命，师事夫君，尝坐静于暗室，明心见性，而大发光辉，普照万方，归真时身发真香，尤异于平日，墓于父墓之次，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哈桑真人墓志

真人道号哈桑，天方人也，原人道祖之长子，聪明睿智，师事伍外斯格勒尼，大道相承，授受天方道统，教化穆斯林，得为忠信之士者众矣，不远千里而来者，络绎不绝，真人尝坐静于克尔白，明心见性而光辉正大，普照万方，位天地，育万物，修真归真，身发真香，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侯赛尼真人墓志

真人道号侯赛尼，天方人也，哈桑之胞弟，聪明睿智，家学渊源，师事其兄，相承天方道统，授受讨黑德尔林，教化穆斯林，得为忠信之士者多矣，真人修真理性，大见光辉，归真时身发清香，异于平日，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冬至执事天仙。

大伊玛目沙菲尔墓志

伊玛目，掌教者，道号沙菲尔，天方学士也，自幼学于穆斯塔发，知识大开，悟道不懈，特夫希勒古勒阿尼，为四大伊玛目之一，尔林

比艾哈噶敏俩希，受圣业，掌经库，修身理性，归真，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译曰尔林比艾哈噶敏俩希正知者。

大伊玛目马立克墓志

伊玛目掌教者，道号马立克，天方学士也，自幼习学经典，教习穆斯林，学于穆斯塔法，理性修身，悟道不懈，注解《古兰经》，授受圣业，掌经库，为四大伊玛目之一，尔林比艾哈嘎敏俩希，修真归真，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

大伊玛目朱菲勒墓志

伊玛目掌教者，道号朱菲勒，尔罕麦德，乃习学天方经典，师事穆斯塔法，明心见性，理性修身，注解《古兰经》，受圣业，掌经库，为四大伊玛目之一，尔林比艾哈嘎敏俩希，修真归真，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

大伊玛目艾卜哈乃菲墓志

伊玛目掌教者，道号艾尔缵，艾卜哈乃菲，自幼学习经典，既长而又学于穆斯塔法，智识渐开，心明道悟，遂能注解《古兰经》，为四大伊玛目之一，尔林比艾哈嘎敏俩希，受圣业，掌经库，修身归真，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

真人伯色理墓志

真人道号伯色理，天方人也，为天方伊玛目，高穆有不遵教道者，良言苦口，劝化甚多，尚有一二未遵，尝悲泪恸哭而悔之，曰竟有人不若羊，而群羊当牧放时，散于山野，一闻牧人呼唤，即刻无不归来，人灵超万品，且有天经凭据，至圣教言，呼唤迷途，救渡苦海，乃有

劝之不醒，呼之不应，惜乎迷人自己不肯回头，以此观之，人不若羊也，其高穆闻此，亦垂泪而悟，遂相随行道，而真人修真归真，身发真香，墓于克尔白近地，为古图布奥斯。

圣裔赛真人墓志

真人赛典赤，名詹思丁，道号赛伊德伊玛目，天方人也，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十九世孙克玛伦丁，在赤尼宋至元时，以功德封为中郡公，所生一子，即真人也，系西方至圣廿世孙，为元丞相，平章国政，出将入相，多惠政，以功德封为咸阳王，真人躬修厥德，大道光辉，归真时，大发真香，墓于咸阳城东十里，为古图布奥斯，朝廷追谥忠惠，勅修坟墓，春秋祀焉。为善记载云：詹思丁，回辉人士，西天贝昂博尔之裔，詹斯丁用兵宽仁，有惠政，功德莫大，生五子，长名纳苏拉丁，相继平章政事，有谋有勇，以功德封为淮安王，元史称一代良将，谥曰忠武，从祀武庙，列于十哲，庐陵教授赵文，撰其谱曰：古之圣贤，皆出神明之胄，赛氏实出圣后，而赛氏者，原非本姓，成吉思汗皇帝，命其祖詹思丁，管领布哈拉人民，所以称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朝野遂称为氏，元大德间，其祖孙父子，世历将相之位，根本出自西天赛义德，习西天教法，历唐宋元，而远近传颂其名，其圣裔称赛义德，盖谓此也。

金陵赛氏家谱，元潘提举，譔序曰：赛氏者，先世天方国人，在唐贞观年，始祖贝昂拜尔，名赛义德，即今真教圣人穆罕默德也，乃西方大圣人，生而神德睿智不可言，能使草木禽兽来去行止，或问曰：君之神，月可破乎？曰：可。遂举手挥指，而月已分矣，人皆钦服，

尊之为圣人，其裔称赛典赤，犹称赛之贵族，詹思丁者，乃其圣裔也。

西来真人墓志

从古有正道，而后有正人，有正人而正道以行，夫行道之人品，真诚儒雅，至性慈祥，凡人有所弗能及焉，兹明际西来之真人也，盖闻真人道号克勒孟拉希，天方人也，真诚儒雅，至性慈祥，尝教化穆斯林，得为忠信之士者多矣，真人道学，明心见性，理性修身，寿臻期颐而道愈光辉正大，乃于冬至日归真，而真体大发真香，凡同教沐恩信士，皆秉诚敬之心，恪谨安墓于北京，西便门外，石道之西，为古图布奥斯。墓三百余年，国朝兴建大业之初，官人平此城外各地，惟斯墓既平而复起，再平而又起，如是三复而不可平矣，官人守之，欲视其故，一夕三鼓时，墓上显出苍白老人，持红纱灯，骑白骆驼，在墓上，或前进或后退，四顾左右，于是官人禀报王府，谓斯墓有神道，系长坟，是回回墓也，王府谕令回教敬奉之，准其莹墓修志，又经二百余年矣，墓前出一株神树，枝条铺盖四面，甚是威灵赫赫，以昭感应。碑文大清咸丰年所复修者，目迄于此五百余年矣，墓前神树迄此始二百余年，当后来再复修，即以此年分推算，以补其志可也，咸丰辛酉续志。

洒英祖师墓志

祖师道号洒英，明际西来真人也，真人修真理性，大道光辉，神而化之，知几其神乎，正统时，天子为北虏，真人往沙漠救焉，救天子旋于途次，而追者至其途，真人以头缠之戴斯达勒，挥去化为白蟒，惊退追者之众，天子遂得以还朝，百官逃遁殆尽，百姓鸡犬皆无，天

子嚎泣于寂廷，乃以宝 揖让，而真人却之曰：回辉无有天下之志，富有万国万物，而未尝以为富焉，贵友天地日月，而未尝以为贵焉，弗顾红尘之富贵也，天子曰：真人志大过天，若请暮阳转于中天，朕即复位可也，否则大宝无我矣，而敢复宝位乎？于是真人捧手作杜瓦，乃暮阳即转为中午，真人谓曰：今太阳即转，是天顺皇帝矣，可无疑焉，拣选吾人卫护，保无患也，遂昭吾人为臣工，乃卫护天子，复登大宝，改号天顺元年。封真人为祖师，勅宛平令，建祖师吉地于埠成门外，三里，大道之南，立山门三道，谓之黉门，建望月楼台，修大石桥，勅宛平县岁修为例，斯地畝，方四里，免粮免差，永为祖师吉地，厥后，师祖归真，真体大发真香，吾人皆秉至诚，敬谨安墓黉门，天子亲诣祭焉，为古图布奥斯，今山门无存，其墓地渐高，高坡红墙，即师祖墓是，墓外四里之地，乃为众姓所葬，呜呼。

岱舆真人墓志

真人姓王，名岱，字岱舆，明际金陵乡举贤士也，尝曾试旅于北京，于清真之道，积学有年，著《正教真诠》、《希真正答》、《清真大学》，其译西经，具见学正而理至明，其发明西经蕴奥，精纯博雅，亘古贯通，读之者必喟然叹曰：真人之学，不易得也，夫西经之学，精纯博雅，未尝乏人，曷希真人之学不易得，盖西经奥旨，诵闻之间，敏者闻之，声入神通，心然意愜，莫不忏悔前愆，直达本原，不敏者闻之，仍若未闻，通儒书而未通西经者，不知为何语，语何事，知儒有圣贤，不知西方圣贤，何以为圣贤，能诵不能讲者有之，能讲不能精通者有之，不能讲不能诵者多矣，通儒书不识西经者又多矣，真人

通儒书又通西经，精纯博雅，诚不易得，故喟然而叹也，真人修真理性，笃性归真，墓北京阜成门外三里河，为古图布奥斯。

武昌真人墓志

真人姓马，明际江夏人也，大学家，为武昌伊玛目，于西经道学，得有真传，为回教领袖，躬修厥德，性见光辉，尝坐静于窑中，而德望日隆，湖广总宪请入公室，开三道公门，见其独履白云三尺而入其中门，相见即曰：真人大功成矣，弗敢多言，请还云静坐，神明将达矣，于是冬月十二日归真。身发真香，遗言以第三十本天经，置于胸膛葬之，是以遵行修墓于武昌省，城东二十里马家庄，为古图布奥斯，吾人敬谨莹修八角鼎于墓，当是时也，真人于河南道上，迎其子由豫旋渚，其子途中见父，胸膛出其经，训曰：家中候此第三十本圆经，尔须赶紧回家，其子奉命，捧其经而还，正值头七圆经之时，众寻此第三十本，适值其子捧其经而抵家，始知父归真矣，众师获其第三十本而圆其经，然后谋曰：马真人尚在世，吾人愿寻见而求道业，十人分五路而寻访之，一至周口，闻去正阳关，赶至其关，访闻去扬州，赶赴扬州，未抵郡城，而路上一山，至山中清真寺，如见众人礼主麻，有净水二瓶，二人即洗小净赶上主麻两拜，见真人在上领拜，二人自谓得见真人矣，不意叩拜毕，乃荒山草野，无寺无人，并无水瓶，始知真人仙境，一聚而已，弗可寻访也，愚而自返，醒而自修，亦可得也。

黄真人墓志

真人名道，字吉士，楚南人也，心慈性善，攻诵西经，志于道学，

师事武昌马真人，得真传实学，教及宝庆张公，而张公立窑侍奉，适真人业已坐静数载，一旦辞曰：我有仙船来迎，子必他往矣，授汝道歌三则，汝宜办功，自行自得也，张公闻之，设席祖饯，行抵资江，见一扁舟飘然而来，近到岸边，真人相别登舟，见扁舟飘然而去矣，厥后闻真人归真于西安，真体大发真香，莹墓于西安省城，北门关外二里，为古图布奥斯，吾人敬谨莹修八角鼎于墓上。

真人道歌第一则：道道道，无巧妙，开关展窍也不难，筑基炼己采后天，虽然后天名渣滓，先服后天后先天，此要诀，求师傅，不得明师亦枉然，筑己功夫往前进，火候屯蒙要抽忝，见铅华，十三四五六相连。审察吾言知端底，亦要常悟用心看，如痴如醉更省言，牢关牢锁牢上圈，嗔定饮食莫太过，唯恐伤丹成霍乱，减咸酸，常咬淡，黄婆服侍用心看，一时饥饱失前功，，汞败铅枯而下恋，十月功夫要勤勤，勤勤之时防危险，识得采药明性歌，得之莫作容易玩，至人须要与至人传，万两黄金不可换。

真人道歌第二则：行持造化工，下手调元气，自从师傅授，独立守无为，津液常提起，元气归正位，透三关，过尾闾，推河车，上泥丸，撞昆仑，发震如雷，甘泉香，甜如蜜，入华池，化作津液，逍遥饮，甘露自降，高重楼，十二阶梯，牢封固，护守坚持，却原来，精气神归真复命，却原来，骨肉血归浊还土。元中元，有一个不死妙丹。妙中妙，有一个接命根基，谁不行，谁不会，谁不做，都只在采先天窍路上迷，蒙师傅，怎敢胡为。

真人道歌第三则：心如出水莲，意似云中电，昨宵因小事，偶入

丽春园，时时降意马，刻刻锁心猿，昼夜不眠，炼己功夫无间断，闭九窍，守宝库，安宁洗心，观玉院，鸣金钟，功行稳，妙香自得，挂起我娘生铁面，叫他无些儿动展，娆妖住态十指尖，引不动我意马心猿，昂视个试金石，高低便见，昂是个铁馒头，有口难食，昂视个清净海，一尘不染，昂是个夜明珠，空中高悬，自幼来，志坚道坚，常把身心炼，绝贪名利，衣食随缘，我心间，所学底造化无人见，人只愁功不成，名不就，空把光阴过，我只愁，日月如梭，逞少年，功课成，拨转机关出牢笼，腾空上九天，那时候，才把我冷淡家风，处处相传。

郑州真人墓志

真人道号默穆都知，天方人也，来于河南郑州城内清真寺，教化穆斯林，得为忠信之士者多矣，昔于七月七日归真，真体大发真香，敬谨墓于郑州城之西门外，大道之北，为古图布奥斯，建有墓亭，立有碑记，斯地自安墓之后，渐长为山，其道旁浊水小沟，遂变而为清泉大涧，迄今山渐长而高，水渐长而河矣，昔日平地，今则罔陵，昔有三尺之沟，今乃河水洋洋，须过桥东上，而上其山坡，至其穆亭，乃见碑记也，当日郑州城内，回汉愚民，结雠已深，约期打仗，期前暮时，西关有白帽回子进城者，如云涌而来，济济而入，时至三鼓，回子来有数十万，遂鸣锣喊曰：回汉宜和，不宜结怨，明日不打仗矣，明日不打仗矣，待旦寂无声色，安堵如常，明日刺史查城内，回子并无添人，西门外地方报曰：真人墓内，出白帽回子，约有数十万，是即奥斯所显，因化解其祸也。此即古图布感应，人可不敬乎？其可不

畏乎！当日刺史诣清真寺，劝化愚氓曰：回汉皆毋嫉妒，从来甚是相安，自此感慕真人，允宜保合大和，造尔生民之福，本州幸甚之至，尔等怜之慎之，凡属回汉百姓，均当敬谨毋违。

蔡姑太墓志

姑太陕西景阳人也。自幼诵西经，好道学，时有西来道者，在清真寺，讲经论道，有实学也，姑太乞明性命之道，拜认为师，昼夜相近，厥后道者离去，而谤言肆起，姑太坐静功夫，日有进益，每闻谤言，加纸糊于腹，人见其腹大矣，则谤者益肆，致其父不能忍，万不得已而送官究之，县主升堂传案，见姑太履白云三尺，飘然而至，县主即曰请回，当申饬其父，姑太旋阁，于三月三日归真，其父始知其腹大，是纸糊千层也，次日出殡，大发异香，通邑皆知是真人也。为古图布奥斯。

顾真人墓志

真人名光旭，字明道，甘肃西宁人也。曾任四川观察，遇真人提拔，授道引退，游于西域八里昆，避烦坐静，理性修身，昔于二月五日归真，身发真香，墓于八里昆，为古图布奥斯。真人遗训曰：

来在中天名利场，目空一切本然亡，终身由道不知道，

克己当忙未见忙，冷脸贫穷良何在，奉承富贵理焉藏，

兽心人面常八九，行恕存忠实少双，天命遵循如诳语，

圣行是傚似寒霜，浮生宇宙浑同梦，徒具灵魂失典常，

原物怎能归原物，真光难以复真光，若能体用时相合，

不枉人生走一场。（效，法也，谓圣行是则是法，君子上昭下教。）

神谷真人墓志

真人姓罗，名存理，道号神谷，粤西人也，自幼读儒书，诵西经，好道学，得真传，有实学也。明心见性，理性修身，至诚前知，绘写十一代真迹，后百余年，具应而验也，真人笃性归真，身发清香，墓于粤西，为古图布奥斯。

李真人墓志

真人名本显，字真乐，道号阿里优素福，陕西邠州人也，生于乾隆乙亥遂，冬月十三日，自幼攻诵西经，志于道学，理性数十年，游历大经学，师事邠州安道祖，讲经论道，学问渊源，知负道在躬，而躬修厥德，大道光辉，常教化穆斯林为忠信之士也。寿虽大耋，由西安之襄樊，之豫，之武汉，之成都，之松磐，抵梓潼，行年八十有四，知乃归真之期，道光庚子岁，十月廿八日，自沐浴真体，身著衲衣，遂即归真矣。该县吾人，敬谨修墓城北，彼各处吾人，得闻者，既蒙其教而戴其德，各群赴梓潼请迁，惟土桥吾人，虔诚祈风襄助，幸真人乐从，成其众志，乐其美事，顷发烈风，顿使人畏户闭，无窥其移墓也。既迁移而去，烈风息矣，潼人多群赶而追之，真人显圣，于峡道阻之，其各追者，迷失其路，各至其家之门矣。各始悟峡道所显，虽是关帝，乃即真人也，阻其赶追也。迁移真体，复墓于成部，十有五里之土桥，吾人同志踊跃恪谨修墓，立碑以铭墓志，为古图布奥斯。

神宗真人墓志

真人姓马，名吉安，道号神宗，西安人也，自幼读儒书，诵西经，好道，理学真诚，于西经至道，得有真传，明心见性，著性命论，教

化穆斯林为忠信之士也。真人躬修厥德，归真时身发清香，墓于西安，为古图布奥斯。

郑真人墓志

真人名鏊，字明德，河南祥符人也，自幼读儒书，诵西经，好道，师事襄阳傅真人，明心见性，理性修身，时年八十有四，避烦坐静，功课大成。吟诗以志幸，诗曰：寻道寻师授秘方，无穷妙义个中藏，层层导引真滋味，一朵芙蓉暗美香。精微奥妙隐天机，不遇师傅枉费思，顽石成金只一点，清真奥妙少人知，静坐昏迷妙世香，神灵出舍探真光。天人合德浑无间，无我无他无影藏，见妙境，已全忘，欢风唤醒喜无疆。功行圆满逍遥去，不了真荣极乐乡。明年正月既望，归真身发异香，墓于汴梁城南，为古图布奥斯。

北钦真人墓志

吾业师蓝真人，讳辰，字北钦，一字伯卿，又字寅初，号斗亭，道号尔卜顿拉希，楚南长沙人也。生于乾隆壬寅，八月廿八日，素性好学，读儒书而诵西经。康疆行道，理性修身，岐黄通称神明，官山西按察使经历司，曾署浑源州石楼县蒲县芮城县夏县荥河县事，卓异，升任云南姚州知州，宦游所至，茂著循声，著化民四字箴。（百址感诵，咸称刺史箴）著天方实录，真人容貌严厉，心极慈祥，好义施，帝捐廉济众，行诸方便，虽宦橐肃然，而道心惟一，明心见性，笃实光辉，恭遇覃思勅授儒林郎，复蒙诰授奉直大夫，旋引退修真，行年七十有八，于咸丰已未二月十四日归真，身发异香，乃郎子义率孙男景遵制成服，敬谨安墓于山西太原府，狄村东二里。墎台迤南，为古

图布奥斯。（门生孙儒谨识续增。）

蓝母真人墓志

蓝母真人者，吾师子义夫子之母也。楚南邵阳县，蔡劬园公之淑女，生于乾隆乙亥，十二月廿一日，邵陵世族，资江名媛，于归北钦太夫子，协德含章，令仪淑慎，每逢其先之生忌，洁尔粢盛，诚敬捧经，祈真主恩佑其先，自奉俭约，周瞻贫戚，凡族邻所需必给，无吝色，亦无德色，起居之间，无不虑远思深，而教子有道，吾师尝述所训曰：人立天地间，要忍耐，要尽善，为君子，为善人，才谓之人，方谓才子，否则不才，即不肖，云云，吾师之善，盖亦有自矣，太夫子官晋，循声卓著，亦以内助得人，而家政秩然有理，太师母既蒙覃恩封为安人，复蒙诰封为宜人，其心明性敏，内严肃而外慈惠，和易于人，大抵忍字之益居多，御媵妾之宽，抚婢仆之恩，尤难尽述焉，太夫子迁升云南姚州，诰授奉直大夫，引退修真归真，墓于晋阳，而太师母即挈眷回京，避烦坐静，理性修真，其自幼诵西经，读儒书，乃于花甲之时，得道修真，道号妠毕尔，于咸丰庚申，闰三月廿三日归真，身发真香，享寿八十二岁，吾师率其孙男景遵制成服，敬谨安墓于北京，阜成门外六道口，钓鱼台迤东，蓝氏佳城为莹。（门下晚生马廉士谨续增。）

祈求真主以整理此书的回赐赏赐给我的奶奶和我的父亲，求真主恩赐他们纯恩的天堂。期望读者能恭诵开端章，将回赐赐于他们，你们的祈祷将是他们最大的收获。求主慈悯大家！求主使大家两世平安吉庆！真主卑贱的奴仆启明星谨识！